
ダンガンロンパ霧切
DANGANRONPA KIRIGIRI
7
北山猛邦
Kitayama Takekuni
Illustration
小松崎類
Komatsuzaki Rui
星海社FICTIONS

录入信息

弹丸论破雾切-7

北山猛邦

译/SAYA

第一章 最后之敌

1

天上下着雪，给公交车站的顶棚镶上了一道白边。我和雾切在顶棚下躲雪，望着灰幕之外透出的远处城市的灯光。

返程公交还没来。

公交车站的名字是"侦探图书馆前"——

二月底，我和雾切响子来到了侦探图书馆。

侦探图书馆是一个收藏了六万五千五百多名侦探情报档案的地方。侦探图书馆按照DSC（Detective Shelf Classification，侦探图书馆分类）这种独特的分类法将每个侦探分列在书架上，方便那些向他们寻求帮助的人找到自己想找的侦探。

DSC是用三位数字表示的，前两位数字表示侦探擅长的范围，而最后一位数字则是等级，表示该名侦探至今为止为多少案件的侦破作出了贡献等等。

我跟雾切初次见面的时候，我的DSC编号是"888"——等级是"8"。这个数字从"9"开始，随着等级的提升，数字会逐渐减少。

那之后过了两个半月，我请工作人员帮我更新了等级卡片，数字变成了“885”。

“快、快看，雾切妹妹！又升了一级啊！”

“嘘——，图书馆内请保持肃静。”

工作人员一如往常地提醒我。图书馆内静悄悄的，除了我们之外没别人了。

“太好了，结姐姐大人。”

雾切响子表情冷淡地说。

顺带一提，这个时候她的DSC编号已经变成“912”了。才初一就拿到了“2”，可以说已经是足以代表世界的水准了吧。拥有这等才华的少女在这两个半月期间一直和我在一起，我们一起破案，一起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我的等级之所以能够提升，几乎也都是她的功劳。我与她的邂逅让我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然而……我之所以会遇到她，难道仅仅是偶然吗？还是说一切从最开始都已早有安排？

到了现在我已经说不清了。

无论如何，对我来说她的存在都一样是无可替代的。命运这种东西，不管中间经过什么样的道路，最终也一定会归结到应有的位置上。

我又一次盯着印有“885”字样的卡片瞧。

随着数字的减少，我正在一步一步向着我理想中那个追寻真相、救人于危难的侦探形象接近。最重要的是，这个数字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东西，而是我和雾切一路走来的记录，这一点让它显得尤为珍贵。

在等待返程公交的时候我还在一遍又一遍地看着卡片，雾切以眼角余光瞥了我一眼，说了句“你很开心的样子”。她仍然把侧脸对着我，白色的气息悄然融入飘雪之中。

“那是当然，这可是等级‘5’呢。我一直觉得这一辈子再怎么努力顶多也就这样啦。”

“你恐怕太小瞧自己了吧。有结姐姐大人这样的实力，应该还有进步空间的。”

“哎呀，怎么了，居然这么夸我，真是少见。今天又不是我的生日。”

“我只会陈述事实。”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还真是一点都不了解我呢，我脑袋没那么灵光，也不懂什么窍门。”

“要想在侦探这一行做下去，不需要头脑多聪明，也不需要懂什么窍门。不过……结姐姐大人你说对了一半呢。”

“一半？”

“我看似很了解结姐姐大人的样子，其实一点都不了解你。”

她眼望远方，像是在对着一个不在这里的人说话。

“不过也有很多事情只有你才知道啊。也只有你跟我一起洗过澡……”

我打圆场说道，雾切的注意力却几乎完全不在我身上。

有没有那么一天，我们能够把什么案件、什么侦探的身份统统抛开，只是像两个普通的女孩子那样相处呢。我怎么也想象不出那样的未来。

“雾切妹妹你不开心吗？这可是等级‘2’呢，距离你的目标零级就剩一点了吧。”

“这只是其中一个阶段啊。”

“你果然厉害，”我耸了耸肩说。“既然说是其中一个阶段，之后呢？你打算继续让零增加，变成三零级吗？”

“0”是最高等级的证明，在此之后继续累积功绩，三位数字都变成“0”的时候，就会得到三零级的称号。

过往三零级只有寥寥数人，他们每一位都是远远超出常规的超规格侦探。

“安乐椅伯爵”——龙造寺月下。

“法律执行官”——乔尼·亚普。

“身分不明（GHOST IN THE MIRROR）”——御镜灵。

他们都曾经从我们面前经过，以快得可怕的速度远去。和他们之间的战斗实在太过脱离现实，现在回想起来甚至还让人怀疑那是不是一场梦。

……不知道利科现在是不是在美国过得很开心。

“‘0’有一个就够了，再多也没用。”

“为什么？因为太引人注目了吗？说起来，雾切家的侦探好像是不能引人注目的吧。”

“不是这个原因，在侦探图书馆登记就已经不是雾切家的侦探该做的事了，但是有件事情我无论如何也要去完成。”

“无论如何也要去完成？”

我问道，她似乎在斟酌言辞，沉默了一会儿之后继续说道：

“诀别。”她这样说道，垂下眼帘。“为此我需要进入希望之峰学院。那所学校是推荐制的，没有实际成绩的人他们甚至看都不会看一眼。从这个意义上说，侦探图书馆的数字会是一个简单有效的指标。”

“原来，你……打算去希望之峰学院啊。”

我感觉自己终于知道了她对未来的展望是什么样的，以及她所承担的问题又是什么——

对此我并非毫无头绪。不久之前我偶然见过雾切响子的父亲，据说他离开雾切家之后正在希望之峰学院执教。我现在还记得，对于自己的女儿，他表示“我没脸见她”，当时他脸上的表情颇有几分落寞。

他将家人和侦探的自尊全都抛下一走了之——至少雾切是这样认为的。对于这样的父亲，她心中理应怀有怨恨；然而，她却偏偏要去希望之峰学院，这一点仅仅用仇恨或是怨怼这一类的感情是解释不通的。尽管如此，说是出于扭曲的爱也不对。

她是个聪明人，而且是非同一般的聪明。因此，她一定能够对自己进行冷静的分析，发觉自己一直被过去所束缚。并且就像平时解密的时候那样，她也想到了破解这个诅咒的方

法，那就是向父亲宣告诀别，她认为如此一来就能了结这个问题。

然而事情真能那么简单就解决吗？这是关乎心灵的问题，跟破解密室或者暗号那样的解密不一样。

从一开始，她的父亲就绝对没有抛弃她。然而就算我这么告诉她，她也不会相信，再说他已经严令禁止我泄露跟他见过面的事，我不能这么轻易说出口。

但愿有一天他们父女俩能和好……

我注视着雾切的侧脸。在那稚气未脱的脸颊上落下了一片雪花，很快融化了，这是她现在就存在于此，活在这里的证据，这个事实让我心中充满爱怜之情。

但愿我能为她派上用场，哪怕是一点点也好。

雾切突然抬起头，注视着道路前方。

从飘雪形成的纱幕之外，公交车向这边驶来。

最后车在我们眼前停下了。我和雾切上了车，并排在座位上坐下。

又经过了好几站之后，一位身穿西装、把头上的毡帽压得低低的老人上了公交车。他从我们身边经过的时候问了一句“请问这路车能到目由良车站吗”，我点头回答说“可以的”。

“谢谢。”

他这样说道，在我们后面的座位上坐下。他右边唇角处有一道很大的伤痕，让我印象很深。

2

三月起是期末考试。

由于之前一直忙着破案，我基本没怎么顾得上功课，考试的结果不出所料相当惨不忍睹。

“以你这个分数，关于工作那边的事情，是不是该重新考虑一下了呢？”

负责我所在的班级的女老师话里带刺地这么说。我经常为了侦探工作向学校请假，这令班主任不太高兴。

“你这是自食其果。”

雾切就这么一句话把我顶了回去。

说起她的考试，自然几乎都是满分。对于她这样当助手时面对的都是世界级案件的人来说，初中生的考试题大概完全不值一提吧。

上个月开始，雾切借住在了跟我同一栋宿舍的另一间寝室里。在此之前她都跟我两个人挤在一间小寝室里，宿管看不过去，借了一间空寝室给我们，因为这栋宿舍本来是供高中学

生住宿的，这只是特别破例。宿管似乎看出了她的情况比较复杂。

尽管不住一间寝室，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其中一个人都会待在另一个人的寝室里，跟以前没什么区别，两个人还是经常在一起。

因为谁都说不清什么时候突发事件就会不期而至。

然而，目前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仍然保持着沉默。

以前三零级侦探新仙帝为首的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挑唆那些原本是一般人的犯罪受害者去报复，驱使他们参与“黑之挑战”这一披着游戏外皮的残忍罪行。龙造寺月下和乔尼·亚普也是这个组织的高层智囊。

然而现在龙造寺和乔尼都已经不在了。失去龙造寺之后，这个组织应该已经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就像他本人说的那样，“无异于失去了一只手臂”。而且，负责处理游戏违规者的乔尼也离开了，可想而知游戏本身已经陷入了难以为继的状态。

剩下的只有组织的头号首脑新仙帝了——

我们并不清楚现在这个组织弱化的程度，搞不好也有可能它根本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个组织是新仙帝的灵魂凝结形成的实体，乔尼曾经说过类似这个意思的话，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不管我们再怎么扫除外围的障碍，只要不打倒新仙帝本人，这个组织就不会死去。

擅长伪装和化装、神出鬼没的“变奏侦探（Variationist）”——新仙帝。不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正在做什么，接下来又有什么企图。

考试结束后，直到毕业典礼举行前的大概一周时间，学校会放考试假。三年级学生在此期间要排练毕业典礼，不过这跟一年级的我没什么关系。

考试假期间，我和雾切时而一起学习，时而一起试做新菜，享受着短暂的平静时光。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再平凡不过的日常生活——而对我们来说，这一切却是那么特别，那么灿烂，如同玻璃一般……单薄、脆弱又缥缈。

这份平静瞬间化为乌有的日子很快就会来到，这一点我非常清楚，因为一张黑黢黢的纸片正静静躺在我教室的柜子里，就如同横亘在我们未来面前的一道阴影。

那是一张纯黑色的名片。

是乔尼留给我的。他应该没有恶意，但也很难断定他是出于好心。他把这张名片交给了我，还附上一句留言：“Life is what you make it（人生全靠你自己）！”

“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

第12区代表

圆藤藤吉郎 TEL XX-XXXX-XXXX”

按照表面意思理解，这张名片就是一个属于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的人的名片。

然而犯罪组织人真的会用名片这种东西吗，而且还光明正大地把组织的名字都挂在上面？这是为了什么？

要是这东西是落在地上的，我可能会有所留意，但肯定不会当真。然而把它交给我的不是别人，恰好正是组织的高层乔尼在一场搏命之战之后给我的。这不可能属于什么玩笑。

这想必就是用来接近新仙帝的单程票。

这么一想，一张小纸片立刻就让人感觉充满了不祥的气息，简直像是一张诅咒符。

关于这张名片，我至今仍瞒着雾切，没有向她吐露过半个字。直觉告诉我，这东西不能让她看到。

我有种预感，如果让她看到了这东西，有些事情也就到头了。

那也许是战斗的终结。

也或许是我与雾切关系的终结。

还是说——是世界的终结呢。

至少有一点不会错，那就是一定会让她再次暴露在危险之中。一想到这里，我就没办法打出这张牌。对我来说……当然也对雾切来说，我们有权利享受日常生活，现在却要自己亲手去破坏这短暂的平静，让我怎么下得了手。又有谁能下得了这个手呢？

正因为如此，我心里一直有种负疚感。

一起学习的时候，一起做菜的时候，那个黑色的长方形也时常在我头脑的某个角落里时隐时现。

这下真成了诅咒符了。

也不能就这么放着不管，搞不好组织现在已经弱化，正是一举击溃他们的好机会，一想到这里我就心急火燎地恨不得立刻去做点什么。

于是，在考试假的最后一天，我终于采取了行动。

话是这么说，其实也不过打个电话罢了。

只是试探一下对方的反应，如此而已，就像骚扰电话一样，这种程度应该也掀不起什么风浪，更用不着特地把雾切叫出来。

当天，我独自一人离开宿舍，去往附近的商业区。尽管三月已经过半，但寒冷的天气仍然持续，路上的行人都围着围巾、戴着手套，裹着厚厚的外套。

我走进一家生意很好的快餐店，点了汉堡和冰红茶。端着餐盘找到餐桌之后，我在手机上输入了之前记下的名片上的电话号码。

没事的，手机当然已经设定成隐藏号码模式了，对方不可能会知道电话这头的人是谁。话说回来，有谁会去留心一个骚扰电话呢。

我用颤抖的指尖按下通话键。

电话打出去了。

扬声器内传出一如既往的通话提示音。

一声……

两声……

就在这时，快餐店内不知是谁的手机来电提示音响了起来。

我吓了一跳，环视店内。

无精打采的情侣，对着堆成山的薯条两眼放光的孩子，关系融洽的一家人，戴着耳机操作笔记本电脑的外国人……

就在这样一派平凡无奇的景象之中，一个周身笼罩着格外深沉的黑暗的人坐在餐桌旁。

一位把头上的毡帽压得低低的老人——

是他的手机在响。

手机在桌上闪烁着来电提示灯。

老人缓缓拿起了手机。

然后按下通话键。

与此同时，我的手机接通了。

店内孩子们彼此嬉笑的声音稍迟一步从扬声器内传了出来。

再无怀疑余地。

就是那个老人。

由于恐惧过度，我几乎动弹不得，甚至没办法把手机从耳边拿开。

“……请问您是？”

我战战兢兢地问道。

老人随即扯了扯带伤的嘴角，咧嘴一笑。

“善意第三方。”

他这样说。

那嘴角边令人印象深刻的伤痕——正是几天前在公交车上向我问路的老人，我在回想的同时感到一阵寒意。我一直在看着你们——柔和笑容的边缘，那道歪斜的伤口似乎正在这样低语。

“不用对我这么警惕。如果我真的想要加害您的话早就已经这么做了，这一点您应该很清楚。”

我没有应声，只是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老人，以便在他作出任何可疑动作的时候随时能够拔腿就跑。

“我本来还在想那位不正经的美国人到底会留下什么多余的纪念品，没想到居然是这个。多亏了他，钟表的指针不得不往前推进了呢……”

“您的目的是？”

我抛出疑问打断老人的话。

“我们的目的从来只有一个，那就是给予那些人生遭到蛮横掠夺的人们以救济——我们将帮助您夺回自己的人生。“

“嗯，这我很清楚，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顶着善良面孔接近你的恶魔。”

“这一点我不否认。以我们所拥有的力量，在世人眼里确实足以被称为恶魔。”

“到上个月之前的确是啊。不过现在呢？”

“看来您果然对我们的情况很了解。不过请您放心，无论情况如何，对于您的救济，我们绝无敷衍了事的打算，我们是您的同伴。”

“我的同伴？不知道你在说……”

“您难道不想复仇吗？”

老人的低语传进我耳朵里。

“难道说……”我终于察觉到了老人的来历。“你是想让我当’黑之挑战’的作案者？”

“哎呀，我还以为您已经知道了。”

黑色的名片，呢喃着救济的声音，以及复仇的劝诱……这老人不是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的普通工作人员，而是业务窗口，“黑之挑战”的作案者都是通过他这样的猎头加入游戏的，以前我从被捕的作案者那里听说过这个。

“倒是你不可能对我的立场一无所知吧？我恨不得你们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是不是看走眼了？你觉得我会答应你的邀请吗？”

“做判断的不是我们，而是您自己。”

——人生全靠你自己。

乔尼的话从我脑海中一掠而过。

老人从始至终都没有转向我这边，仍然用帽子遮挡着视线，目不斜视盯住对面。跟那位老人通过电话交谈的人真的是我吗？奇妙的距离感令我迷失了现实的界限。

“事到如今，我想也不用再详细解释规则了。跟之前一样，复仇所必需的凶器、手法以及舞台都由我们准备。当然，根据您手中持有的牌的开销，我们会召唤一名侦探。只要您能够成功避开侦探的阻挠，将目标人物尽数杀害，到时您就能够获得全新的人生，挥别血淋淋的悲惨过去。”

“够了。”

我抛出一句，打算从椅子上站起来。

然而又突然改变了主意。

我是为什么到这里来的？

好不容易才拿到手的单程票，应该有效利用才对。

如果顺水推舟装作接受他说的话，难道不能挖掘出一些跟组织有关的情报吗。

自从和乔尼那一战过后，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一直偃旗息鼓。对于我和雾切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平静时光，但对新仙帝一直放任不管，教人怎么放得下心呢。

而且，要是就这样让新仙销声匿迹的话，就会给他喘息的机会卷土重来。

我重新坐下，喝了一口冰红茶，再次把手机贴到耳边。

“……复仇是什么意思？我又没有什么想要报复的人。”

我这样一说，老人咧嘴笑起来。

“说谎可不好，有一个人您是不得不杀的。”

“什么人？”

“绑架了令妹之后将她杀害的真凶啊。”

这句话让我一瞬间头脑里一片空白，心脏好像被刺穿了一样，胸口掠过一阵剧痛。血腥味在嘴里扩散开来，握着手机的手在发抖。

“你知道……杀我妹妹的真凶是谁？”

“您应该很清楚，我们的事前调查是天衣无缝的。“

他说得没错。至今为止我遇到过的所有“黑之挑战”的作案者，都是从组织那里得到真凶的情报之后之后去直面复仇的，这成了驱使他们鼓起勇气去面对这场不符常理的游戏的动力。

组织的首脑是曾经的三零级侦探，揭穿过去悬而未决的案件真相，找到真凶，对他来说轻而易举。判定作为复仇对象的真凶是”黑之挑战“的根本所在，在这个前提下，这个情报不会有任何虚伪和谎言的成分，并且理所当然的，也不会有错。

他们知道杀我妹妹的真凶是谁。

这个事实让我在一种难以形容的情绪中感到煎熬。那不是愤怒，也不是悲伤，而是类似于嫉妒的情绪。就连我都不知道她离世之际的情况，组织的人却知道……

为什么不是我，而是他们？

知道这个真相的人不能是别人，必须是我才对。

“如果我不表示会参加游戏，你们是不是不会告诉我真凶的名字？”

“是的，规则如此。”

“是吗……”

“我们曾邀请过许多犯罪受害者参加‘黑之挑战’，但还是第一次选择您这样有经验的人扮演作案者角色。之前扮演作案者的可以说都是外行人，就算提供给他们众多出色的犯案手法，犯罪的新手想要胜过专业侦探还是相当难的。然而您不但是侦探，而且还是一位经过各种”黑之挑战“洗礼的能手，想必也相当能调动观众们的情绪。”

“我能不能跟那些观众见面？”

“一般来说，这类要求我们不会考虑，但既然是您的愿望，我们会接受的，倒不如说希望跟您见面的顾客可能也不在少数。当然，条件是您同意参加游戏。“

“那新仙帝呢？我能见到他吗？”

”……我们会尝试联系的。我们会以您能够接受的形式为您提供支持，以便您能够享受救济的过程。“

救济……是吗。

找到杀害妹妹的凶手是我长年以来的夙愿，甚至可以说，这就是现在我这个人存在于此的理由。

如果答应他们，这个愿望很容易就能实现，而且与此同时，与新仙帝之间的恩怨也能做个了结。一定要让他不能再次露面，否则我和雾切响子都不会有未来。

这是个机会。

从这层意思上说，他们所带来的是毋庸置疑的救济。

然而这样……真的能让我们得救吗？

“好了，您想好答案了吗？”

对于默默无言陷入沉思的我，老人开口说。

他的声音让我一下子回过神来。

快餐店的嘈杂声再次在周围复苏。

“不用急着得出结论，我们会等上一晚，请您找到对自己最合适的答案。不用管别人，对您来说救济是什么，请您为您的人生考虑，找到答案。”

老人缓缓从椅子上站起来，从西装内侧取出一张小纸片，不着痕迹地放在桌上。

“明天下午三点，请您到指定地点来，地址写在这里。当然，我想您也明白，此事不可外传。不仅是警方，哪怕只是认识的人，只要您说了出去，我们就不会再次出现在您的眼前了。”

老人这样说道，第一次正面转向我。

他稍稍把帽子向上抬起，微微鞠个躬，不过直到最后我都没能看到他的眼睛。

“那么下次再见。”

手机的通话挂断了。

我回过神的时候，老人的身影已从店内消失。

我走近老人之前坐的位置，拾起放在桌上的纸片，上等品质的和纸上画着地图。我迅速把它塞进口袋，离开了快餐店。

3

第二天，寒冷的夜晚过去，学校笼罩在庄严的气氛之中。

毕业典礼。

在裹挟着雪花的风的吹拂下，高年级学生一个个涨红了脸，带着紧张的表情依次进入教堂。我们这些低年级学生在目送她们离开之后回到教室，听完关于明天结业仪式的注意事项后，很快就放学了。

走回宿舍的途中，我看到一位少女背靠榉树而立。

是雾切响子。

她正远远望着教堂那个方向，双手插在外套口袋里，口中呼出白色的气息。从云缝间漏出的几缕阳光投下的树荫里，她的侧脸几乎与细柔的雪花难以区分开来，看起来似乎很快就会消失于无形。

她不经意间发觉了我的存在，转向我这边。我冲她挥手，她好像不好意思起来，将视线移开，逃也似地从树旁离去。

“你在这种地方做什么？”我一路小跑到她身边。“初中部的毕业典礼是所有人都要参加的吧？难道你偷溜出来了？”

她则摇摇头。

“因为跟我没关系。”

“又说得像是别人的事一样，再过个两年你也要毕业了啊。”

“很难说呢。我想至少在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在这里了。“

“……因为工作关系吗？”

她仍然凝望着远方，点了点头。

“是吗，我本来还以为直到毕业都可以跟你在一起的。”

沉默之中，教堂的钟声响起。

“……我也是啊。”

“算了，翘掉吧！”我一把抓住雾切的手腕说。“有个地方想带你去一下，可以吧？”

“什、什么？”

雾切少见地乱了方寸，瞪大眼睛。我不由分说地拉着她的手从校区里出来了。

我们就这样到了商业区。时兴的衣服，可爱的文具，这里差不多全都有，对于住校的学生来说，这里是唯一的娱乐场所。

我把雾切带进了杂货店，这家商店我前段时间就看好了。我们来到靠内侧的货架前，这里陈列着橡皮筋、发夹等发饰。

“上次的案子不是把你的缎带弄坏了吗，我想你应该需要换新的，一直在给你找。你看这

些怎么样？”

我指着陈列在货架上五颜六色的缎带。雾切看着它们，一直顽固地眯起的眼睛变得柔和了。

“选个喜欢的，我给你买。”

“呃，可是……”

“行啦行啦，只能给你买这么便宜的东西，我反倒觉得不好意思呢。好了，想要哪个？”

我这样说道，于是雾切有所顾虑地望了一会儿货架，回头看我。

“我想要结姐姐大人替我选的。”

“是吗，那我来选！”我一眼瞧见一条红色缎带，拿在手里贴在她头发上看效果。“这个吧……不，还是这边这个………”

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一条一条把缎带拿起来看，仔细推敲适合她的颜色和尺寸。最后，因为她说不喜欢太张扬的，我选择了微微带点紫色的黑色缎带。店员把缎带装进纸袋子里的时候，雾切一直眼睛亮晶晶地盯着店员手上的动作看。

纸袋由我拿着，我们从店里出来。

“那我们回学校吧。”

“……学校？”

“毕业典礼应该还没结束吧。”

“要去看吗？”

“是啊，我跟你一起去。”

我们穿过校门，脚步径直向着教学楼而去。

“教堂在那边啊。”

“特等座在这边。”

教学楼里只能偶尔见到几个还没放学的学生，到处静悄悄的。我和雾切沿着楼梯往上爬，去往比顶楼更高的楼层。

道路尽头是一扇门，我用特殊的方法打开了门锁，打开的门后是天台。

积了薄薄一层的雪上没有足迹，就像崭新的笔记本一样一尘不染。我们稍微加快了脚步，向着能看到教堂的地方而去。

脚下教堂的门恰好在这个时候打开了，参加完毕业典礼的高年级学生伴随着钟声被送了出来。

“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呀，三年级学生看起来好像都比进去的时候成熟了一点。”

“一个人度过了多长的时间就成熟了多少，我觉得这就是事实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啦，”我苦笑一下说。“你也要长成一个稍微懂点浪漫的大人才行

啊。”

“什么意思？”

雾切眯起眼睛说，我把刚才买的纸袋推到她胸前。

“给你。”

“……谢、谢谢。”

她好像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似的说。

“今天是白色情人节呢，这是之前的回礼。”

“是吗……”

下面传来毕业生们的欢声笑语。教堂周围，关系好的学生三五成群，有的彼此说笑，有的在拍照。在稍远一些的地方，还有学生在独自一人哭泣。在今天这个日子里，此前的生活宣告结束，全新的人生即将开始。

“事不宜迟，我这就给你系上吧。”

我从雾切手上接过缎带，让她把后背转向我。我看了看她的头发，注意到她右边的三股辫松了，马上就要散开。

“你还是老样子，不擅长编这边的辫子呢。”

我把三股辫解开又重新编好，然后郑重其事地将缎带系在两边的辫子上。

这下才终于有了“雾切响子回来了”的感觉。大侦探总是离不开标志性特征的，按照她的情况，也许可以说就是缎带和三股辫了吧。

“不知道为什么，让结姐姐大人帮忙编辫子，有种非常恰到好处的感觉。”

雾切抚摸着自己的三股辫说。

“那还用说，因为我很熟练了啊。”

“下次还能请你帮忙吗？”

“当然。”

我点头，于是雾切开心地露出了微笑。

看到她的表情，妹妹的笑容从我脑海中一掠而过。

那是我已经永远失去的笑容。

我曾经发过誓，要向夺走那个笑容的人复仇。

然而，我直到现在——仍然无法得出答案。

“结姐姐大人……”雾切脸上蒙上了冰冷的阴云。“难道你又收到’黑之挑战’了？”

“咦……？”她肯定是从我的表情中察觉到了什么。“没有，没收到啊。”

“是吗，那就好。”

“这么重要的事我怎么会瞒着你呢，而且我也觉得要是没有你肯定破不了案。要是真的收到了，我第一个就会拿来给你看的。”

雾切没有再说什么了。

我没有撒谎，反而说的都是真心话。只不过，有一件事我没有说出来而已——

毕业生的声音渐渐远去，再也听不到了。

不知什么时候，头顶的云已经散去，阳光普照，尽管如此，在我们周围仍然不断有雪花飘落。寒冷的风抚弄着雾切的缎带，我和雾切成了仅剩的两个被留在纯白世界里的黑点。

“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在那之后一直保持沉默，这一点令人放心不下，”雾切垂下视线说。“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应该也在养精蓄锐，现在可能还在某个地方谋划着什么新的犯罪计划。这样一想……就有种坐立不安的感觉。”

很少见到雾切像这样毫不掩饰地表现出焦躁情绪，大概是因为新仙帝给她留下的阴影就有这么大吧。

这也难怪，她的祖父被新仙所杀，此外在她眼前失去的生命也不在少数。对于一个初中生来说，她所要面对的现实未免太过残酷了。

“我也一样心里很不安啊。“

我把身体紧靠着雾切说。身体的接触让她的体温传递过来，与此同时，我有种内心仿佛也随时会被她看穿的感觉。

“不过着急也不会有什么好事的，他们一定会利用这一点趁虚而入。虽然现在是在装死，但搞不好他们其实正在等着我们上钩。”

上钩——

我想起那个戴帽子的老人。

他所甩出的究竟是钓鱼线，还是生命绳呢……

“明明是结姐姐大人，居然这么冷静呢。”

“你怎么说话呢，”我半开玩笑地笑着说。“不是所有案件都跟委员会有关系，而且还有很多其他的人也需要侦探的帮助。为了这些人，我们不是也有些事情必须要去做吗？”

“是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案子都必须有能力去破解，那样作为侦探才能获得认可……”

她凛然说道。

希望你永远不要忘记那个表情。

还有……

希望你不要用那个表情看着我。

那会让我得不出答案。

告诉我，雾切妹妹。

我该怎么办才好？

要是我能够把这句话说出口。

事情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呢。

她白皙的指尖沿着与风嬉戏的崭新缎带摩挲，在那注视着这一切的天真眼眸中，我寻找着自己应该选择的答案。

不，答案从一开始就已经明了。

她就是当初我没能挽救的一切。

以及现在我必须去挽救的一切。

不经意间我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钟，正午已经过去，快要到下午一点了。

“雾切妹妹，我们去吃午饭吧。”

她微微点头，我们离开了天台。

4

在我九岁那年的冬天，妹妹茧被杀了。

我总是跟妹妹一起放学回家的，但那一天我们碰巧分开了。因为手工作业交晚了，放学后我不得不留下。

妹妹说她跟同学一起回家，先放学走了。我想既然是跟朋友在一起应该没什么关系，所以并没有挽留她。

现在想起来，那就是我犯的第一个错误。

父母都要上班，白天没人在家，想来绑架犯自然也掌握了这个情况。绑架犯胆大包天地把车停在家门口，把独自在家的妹妹带了出来。对方应该是装作家里的亲戚之类，通过对讲门铃把她骗出来的。

我回家的时候，一辆黑色的面包车就紧挨在家门口停着。尽管我觉得可疑，但没有想到当时妹妹居然会被关在车里，跟往常一样打开玄关大门进去了。

当时大门的门锁是打开的。然而那个时间点，我还对身边发生的悲剧毫无知觉，甚至还在想着妹妹太不小心了，要好好说她几句。

我脱了鞋子准备进屋的时候，背后传来了大门打开的声音。

我吓了一跳，回头去看的瞬间，视野中突然金星乱冒，回过神来才发现我已经双手撑在地板上了。

后脑勺火烧一般发热。

眼泪不自觉地扑簌簌往下掉。

我被人打了。

随即出现了一个如同巨大柱子一般的影子，就矗立在我旁边。

当时我觉得自己会被杀掉。

头一次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

关于之后的事情记忆有些模糊。我紧紧抓住绑架犯的双腿，使出全身力气反抗，然后跟绑架犯扭打起来，直到这里我都还记得。

最后，绑架犯放弃了对我的攻击，从家里出去了。尽管我已经神志不清，但还是把电话打到了母亲工作的地方求救。

随后，在逐渐模糊的意识之中，我听到了汽车远去的声音……

醒来的时候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头上绑着绷带。当时母亲和护士都松了一口气，而在离得稍远的地方，父亲则表情凝重，这一幕我记得非常清楚。

在这个时间点，关于发生的事件，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一个字。我第二天早上才知道妹妹被绑架了。

我在病床上把早餐吃完的时候，母亲在几名陌生男子的陪伴下出现在了病房里。他们说自己是警方的人，想问一下关于袭击我的那个人的情况。

然而对于那个袭击犯，我一无所知。我几乎没有看到对方的脸，连声音都没有听到。我只能给出这样的证词：根据身材的高矮和力气的大小来考虑，对方应该是一个大块头男人。

母亲显得非常失望，警方的人也都跟父亲一样表情凝重。

“结，你好好听着，”母亲温柔地对我说。“那个打伤了结的坏人，不知道把茧带到哪里去了。你还能不能想起什么其他的事情？”

在这个时候，绑架犯已经给家里打了两次电话要求赎金，警方也已经开始侦查。绑架犯似乎并没有说“要是报警就撕票”这种惯用台词，也许是因为在对方把我这个目击者留在家里离开的时候，这件事会惊动警方就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

事件在两天后划上了句号。

父亲准备好了赎金，到了绑架犯指定的地方，那是附近山顶瞭望台周边的公共厕所。父亲按照绑架犯的指示，打开男厕的隔间门，茧就在里面。

她的身体已经冰冷了——

此后，绑架犯音讯全无，侦查工作也停滞不前。作为事件的唯一目击者，我的证词曾经备受瞩目，但很遗憾的是，我没能回应人们的期待。

我怎么也想不起来绑架犯的容貌，这令我懊恼不已。

绑架犯原本是只打算带走妹妹，还是说我也是对方下手的目标，这一点并不清楚。如果第一个到家的不是妹妹而是我，也有可能会是我遭到绑架。

根据警方的说法，妹妹似乎是在遭到绑架后不久就被杀害了。绑架犯一开始就把人质杀

害了，之后却还在要求赎金，不知道这是对方一开始就计划好的，还是一时冲动的犯罪。

不清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当然，直至今日，绑架犯仍然逍遥法外。

这起事件就是我立志当侦探的契机。没能救下妹妹的自己是如此无能，没能给出目击证词的自己是如此没出息，想要尽可能弥补自己的错误，我因而成为了侦探。

而且，说心里话——我想向那个绑架犯复仇。

失去妹妹之后，我的人生简直一团糟。这件事也毁掉了我的家庭，父母的精神状态出现问题，性情大变，甚至还为了究竟谁该为妹妹的死负责而激烈争吵。每当这个时候，我都感觉很不自在，就好像受到谴责的人是我一样。干脆死了算了，我也越来越经常有这种想法。

对我来说唯一的救赎，就是那些负责侦查案件的侦探。在警方逐渐缩小侦查规模的时候，他们仍然锲而不舍地追查着绑架犯。

最后，我终于开始向往成为他们。要想为死去的妹妹报仇，我就只能自己成为侦探去破案，没过多久我就开始有了这种想法。

借着升高中的机会，我离开了家。虽然父母表示反对，但从结果来看，我觉得这是对的，至少我的人生找到了目标。

我要成为侦探，成为救人于危难的英雄。

并且有一天，一定要让杀害妹妹的绑架犯偿还他的罪过——

如果没有把当侦探作为目标，也许我也就不会遇到雾切响子了。与她相遇之后，当了这么久侦探以来，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得到了回报。

所以对于自己的命运我并不后悔。

我应该没有做错什么。

没错吧？雾切妹妹。

然而——直到现在，偶尔精神一松懈的瞬间，我还是能听到不知从哪里传来的那个声音。

那是汽车远去的声音。

我在逐渐模糊的意识之中听到的那个声音，真的是汽车的声音吗？其中难道没有掺杂着妹妹的声音？又或许……那难道不就是妹妹的惨叫？

只要我还没有完成对杀害妹妹的绑架犯的复仇，那惨叫声也许就不会停止。

所以我必须作出决断。

现在时间是下午两点——

距离跟老人约定的时间还剩一个小时。

我和雾切在咖啡馆吃过午餐的意大利面后，回到宿舍然后分手，各自去往各自的寝室。一路上，有好多次我几乎就要把秘密脱口而出，但都拼命克制住了。

之后我立刻离开了宿舍。

去往对方指定的公园。

我还没有得出答案。

我不可能决定得了答案。

虽说如此，我总不能白白放过这么珍贵的情报来源，然而时限正在一分一秒逼近。

于是我赶在老人之前到达了指定地点，决定先躲起来观察情况。

话说回来，真的有必要对他们言听计从吗。从远处监视那个老人，说不定就能搞清楚他是从哪里来，又是往哪里去的。

积雪的公园里，随处可见被孩子们踩乱的痕迹。在午后阳光的照射下，雪面看起来闪闪发光，几乎有些晃眼。一个年幼的孩子独自玩着滑梯，母亲面带微笑守在旁边，一派十分平和的景象。没有看到那个老人。

我发现公园附近有一栋公寓，于是沿着逃生楼梯爬了上去。处在居高临下的位置，应该就能在不被他们发现的情况下监视了。

这是一栋老旧的建筑物，混凝土表面的裂痕非常醒目。里面静悄悄的，几乎让人怀疑这里是不是真的有人住。

我转过从二楼上到三楼的楼梯平台，那里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

一位身穿西装身材纤瘦的男子正坐在最高一级的楼梯上。

一瞬间我的心脏剧烈跳动起来，但想到对方可能只是公寓的住户在吸烟，我向他稍微点头致意之后就打算从他身边经过。

男子随即开口说道。

“你好像还没拿定主意呢。”

这句话让我的心脏颤抖起来。

全身起了鸡皮疙瘩。

我两腿僵硬，甚至不敢正眼看男子。

这是一名陌生男子。

然而我却对他非常熟悉。

“在约定的时间到来之前，要不要跟我谈一谈？”

男子缓缓站起身，做了一个像是掸去西装上灰尘的动作。

“您是……”

“好久不见，还有——初次见面，我是新仙帝。”

5

在男子的带领下，我来到了附近的公园。

逃跑的机会本来有很多，一路上他一次都没有回过头来看我，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对我留心的迹象。是不是因为他十分确信我不会有任何行动呢。

事实上，我的确不敢有任何行动。面前就是他那毫无防备的后背，我却只能乖乖跟在他后面走。

反正对方肯定已经把我看透了，面对反派首脑出乎意料的出场，我还能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呢，光是绷紧神经不让自己惊慌失措就已经竭尽全力了。

我们在凉亭檐下的长椅上并排坐下。对面可以看到滑梯，刚才的那对母子还在那里玩耍。

“跟你再见……自从诺曼兹酒店分别以来还是第一次呢，”男子面带笑容说。“侦探拍卖会啊，那可是我甚为欣赏的创意之一呢。虽然犯案手法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但能够与游戏设定有机结合之处正是其魅力所在。”

他这样愉快地说道。他的容貌并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特征，是一张年龄三十过半左右、随处可见的男性的脸，身材也看不出什么醒目的特点，举止有如空气，声音则有如林间的簌簌作响一般柔和。

这也是一种化装术吗。

还是说，这就是新仙帝的本来面目呢。

而这难道就是——与我们为敌的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的最顶端吗。

“您找我有什么事？”

我尽量保持冷静针锋相对地说。

我现在跟新仙帝并排坐在长椅上。

在这奇异而恶劣、如履薄冰的状况之中，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真意呢。

然而他却用沉稳的笑容缓和了这种紧张的气氛。

“你的语气简直跟雾切响子一模一样呢，是不是因为长时间待在一起所以越来越像了？”

“您的目标是她吗？”

“——这个嘛，不算错，不过你应该有所误会。”

“误会……？您对她做了这么多过分的事，现在居然还说是误会？”

“我无意为自己开脱。对于雾切响子，我的确对她作出了过分的要求，这是事实。然而，正是因为她拥有足以改变世界的力量才会如此。关于这一点，你应该也不会否认吧？”

足以改变世界的力量——

虽然我也不知道这样断定对不对，但她的能力的确与众不同。她的力量能够让受到不可能犯罪歪曲的真相回归本来面目，也许这的确可以说是足以改变世界的力量。

“就算真是这样……您又为什么要对她这么执着？”

“这一部分就是你误会了的地方。我对雾切响子并没有任何执着。”

“咦……”

“你的表情看起来很出乎意料啊，看来你果然对我有所误解。”

“说什么误解……事到如今难道您还打算声称自己是正义的？还是说准备开始讲述自己悲惨的过去？不管您过去经历过什么，您对她做过的事情都是不可饶恕的！“

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失声大喊起来。

“你终于找回自己了啊。身为侦探，应该要诚实面对自己才行。”

“……我可不想听您讲解侦探理论。”

“不要这么说，”新仙把双手插进口袋，换了一下交叉叠放的腿。“总之你是认为，我是想要争夺‘雾切’这块金字招牌对吧？”

“难道不是吗？”

“很遗憾不是，真实情况与你所想的相去甚远。多半是不比等先生的儿子给你灌输的想法吧，实在是非常一板一眼的思维方式。“

“您的目的并不是继承雾切的名号……？”

”没想到在你看来我只有这种程度，真是令人遗憾，“新仙装腔作势地叹了口气。”这种程度的事情轻而易举，并不需要我倾注全部心力。“

“那样的话……您究竟想要做什么？您已经站在侦探的顶点了，像您这样的人不惜堕天也要达到的目的，究竟会是什么？”

“跟你一样啊，“新仙仍然注视着正前方，低声说。”我想要拯救所有被命运折磨的人。”

“请不要把我和您说的像是同类一样。”

“不，就是同类。你只是还没有下定决心而已。”

这句话把我吓了一跳。

龙造寺月下也曾经对我说过这句话。龙造寺想要邀请我加入组织，我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但是——

“从本质上来说，你是我们这边的人。你会为了那些向你求救的人，不惜弄脏自己的手。”

“我才不是呢。”

现在我能够清清楚楚地说出口了。

新仙嘴角边浮现出一丝笑容，缓缓摇了摇头。

“反面的反面不一定是正面——人心尤甚。”

“……什么意思？”

“我们言归正传吧，”他这样说着，把双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手指交叉放在膝上。“我是来当说客的。”

“说客——？”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是黑还是白。

是侦探还是罪犯。

“在下次‘黑之挑战’中，希望你务必扮演作案者的角色。”

“这是威胁吗？”

我尽可能装出强势的样子问道。

然而我的膝盖却因为恐惧而颤抖不已。

“绝无此事，”新仙面无表情地回答。“按照既往的经验，强迫别人去扮演作案者的角色是无济于事的，这一点我很清楚。作案者必不可少的是完全封闭的密室一般坚实的决心——也就是动机。”

为此他们惯用的手段就是去煽动那些复仇者。

“您是想让我为了给妹妹报仇心甘情愿做你们的棋子？这种事……您觉得我会答应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您的计划可就失败了，”我强迫自己振奋起来，滔滔不绝地说着。“要是杀害妹妹的凶手就在我眼前，我的确会恨不得杀了他，不久之前，可能我已经实际这样行动了。但是现在，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诉您，我不会这样做，我是不会当作案者的。真是讽刺啊，经过你们的‘黑之挑战’之后我已经成长了。“

“原来如此，也就是说你已经不是从前的你了。”

“是的。”

我下定了决心，点头回答。

要是拒绝他的要求，我可能会当场被杀。

即使如此，我也不愿意被逼着去扮演作案者。

我绝对不会成为作案者。

“不过，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

“您想说什么？”

我问道，新仙直直凝视着我，像是看进了我的眼睛深处。

“对你来说，那个不可替代的人从妹妹变成了雾切响子，如此而已。”

他的低语就仿佛在温和地劝诫一个不听话的孩子。

一瞬间我头脑中一片空白。

仿佛透明的利刃刺入胸口一般疼痛不已。

“如果雾切响子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你——”

新仙的这句话让我下意识地站了起来，狠狠瞪着他。他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了，因为我已经愚蠢地用自己的行动作出了表示。

“不用这么慌张，还有时间。”

新仙微微一笑。

那是恶魔的笑容。

直到现在，我终于开始后悔到这里来了。完全是不知天高地厚，我不该以为自己能杀他个出其不意的。

“难道您想绑架她……绑架雾切响子吗？”

“我不会做那种拐弯抹角的事情，看来你还是什么都不明白啊。”新仙指着自己旁边，示意我重新坐下。“我把话说得再明白一点吧。”

我把千言万语都吞回了肚子里，按照他的指示在长椅上坐下。

“还记不记得我在诺曼兹酒店跟你说过什么？我能够看见人的死亡，这并不是什么超常的能力，而是观察与推理造就的。”

“原来……那是认真的吗？”

“没错，我从小时候开始就是这样。只要看到别人，就能够预测出那个人的死状；只要走在街上，就能够想象出将会发生在那个地方的事件。对你来说听起来可能很奇妙……打比方来说，就类似于天气预报。现代的天气预报，由于过往的数据积累以及观测技术的提高，能够相当准确地预测未来的天气。然而在过去，观测原本就是很有限的，所以不能预知未来。也就是说，这就是你和我的区别。”

“是啊，您跟我是完全不一样的人，这一点我还是明白的。”

“那么，你不妨想象一下这种情况：你眼前有一个人，你明知他会死，并且你救不了他。”他这样说道，然后沉默了十秒钟左右，像是让我想象。“并且，这样的人，充满了城市的大街小巷。”

“……您是想让我表示同情吗？您救不了该救的人，那又怎么样？您就是因为这样的理由，创立了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开始玩那些荒唐的游戏？”

“呵呵……真是尖刻啊。简要来说，的确如此。”

“是吗，我想我有一点明白犯罪组织的首领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了。”

“那么，接下来谈一谈雾切响子吧。”

他这样说着，像是在观察我的反应，向我这边瞟了一眼。我装作没看见，远远望着滑梯

那个方向。本来在那里的那对母子此时已经不见了。

“你如果认为我是打算从雾切响子那里夺走什么，那可是大错特错。正好相反，我是打算把一切都交给她。”

“……啊？”

我难以理解，不由得叫出了声表示疑惑。

“那就是——侦探的一切。她拥有与终极侦探相称的器量。”

“终极侦探……？”

“很遗憾，我并不具备成为终极侦探的能力。但是她不同，她才能够成为足以改变世界的侦探。”

新仙用平淡的语气编织着语言。

这个瞬间，我跟他之间勉强架起的理解之桥完全崩塌了。

他果然就是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的首脑，新仙帝。

“我是无法拯救世界的——从我领会到这一点的时候开始，我就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寻找能够超越我的终极侦探上。雾切响子原本只是无数候补人选的其中之一，不过缘分真是奇妙，因为她正好就是我师父的孙女，我们的命运本来就是有所交会的。虽说如此，我也并不会因此就对她另眼相待。”

“至今为止的一切都是为了寻找终极侦探而进行的类似于实验的行为……是这个意思吗？”

“如果说有哪个词语能够形容得更加准确——那就是’通过仪式’吧。”

说到底不就是类似于邪教仪式一样的东西吗，为了这个仪式，也不知道到底牺牲了多少人。

“如果她……就是那个终极侦探，对您来说又有什么意义？”

“我做不到的事情，她却做得到，”新仙的言语中开始含有了热情。“那就是这个世界的救济。”

“救济到底是指什么？”

“就是字面意思，拯救人类啊。对于你这样无法预测未来的人大概难以理解，也许你甚至会觉得我看起来不正常。客观上说，我的确杀了太多人，但总有一天，我的行为会被证明是正确的。”

当然，我是完全不明白他到底在说什么。世界终有一天会迎来末日，到那时雾切响子将会成为拯救全人类的救世主吗。

如果这是真的……她会愿意事情变成这样吗？

“如今雾切响子正在向着具备成为救世主资格的侦探蜕变。然而——还不够，有的时候她还不能把逻辑贯彻到底。”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她还只是个十三岁的孩子啊？”

“才能与年龄无关。再这样下去，到了关键时刻，她会错过作出决断的机会。为了破解案件，就必须舍弃一切情感。”

新仙说的这句话让我想起了雾切家的家训。

“先去完成侦探工作，再送家人最后一程。”

归根到底，要想作为侦探活下去，就必须放弃自己作为人类的那部分吗。

如果是这样——侦探到底是要帮谁？

侦探是为什么而存在？

“好了，你差不多也能够理解目前的情况了吧。对于雾切响子来说，她所缺少的最后一块碎片——那就是你。由雾切响子来指证沦为杀人犯的你，到那时，终极侦探即宣告诞生。”

我就是最后一块碎片。

她究竟能否舍弃一切情感，遵循逻辑，指证我的罪行……

“这是我对你的请求，请你让她变得完美吧，再这样下去，在拯救未来之前，她就会先迎来自己的毁灭。这也是为了不让事情发展到那一步，她需要你的帮助。”

“你以为我会听信你这些胡说八道的话吗？”

“嗯，你会听的，只要是为了她好。”

“——为了她好？”

“如果你拒绝参加‘黑之挑战’，我们的组织将除掉雾切响子。”

“那怎么行……”

“一切已经安排妥当，除掉她之后计划将从头再来，只不过，时间想必已所剩不多……结果可能会导致世界毁灭。”

世界毁不毁灭无所谓。

我的选择将决定雾切响子是否会遭到杀害——

我想得太简单了，就算不去实施什么绑架，他们也一样能挟持雾切当人质。

没错，她现在就是人质。

所以他们才会选择我吗？

选择我这样一个过去没能成功救出人质的人……

脑海深处响起了求救的声音。

我左右环顾空无一人的公园，寻找着不可能出现在这里的她。

“你好像还没拿定主意呢。”

新仙将表情沉稳的脸转向我说。

“那是当然。”

我低下头寻找答案。

再怎么为雾切好，我也不能跟他们同流合污。

但要是不听他们的话，雾切就会被杀。

复仇的确是我的人生目标。我绝对不会放过杀害妹妹的凶手，总有一天我要亲手替她报仇——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

他们会帮我把一切准备妥当，会帮我把恨不得杀之而后快的仇人送到面前。并且在完成复仇的同时，雾切响子也能得救，对我来说，这就跟救出了从前没能救下的妹妹是一回事。

这是个无可指摘的计划。

在我旁边露出沉稳笑容的这名男子，正是他构想出了至今为止的全盘布局，一想到这里我就不寒而栗。曾经有人把他比喻成黑洞，也许事实正是如此，与其说他是一个人，倒不如说他是一片深不见底的黑暗。

是同意参与他们的计划，还是拒绝他们。

让我拿不定主意的并不是这道选择题。

第三个选项。

只要我现在在这里杀掉新仙帝，不就全部结束了吗？

曾经遥不可及的暗星，现在就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为了这个瞬间的到来，我们一直与他们的组织奋战到现在。我循着乔尼留下的线索专程来到这里，难道不就是为了这个？

消灭掉最后的敌人。

但是……我做得到吗？

要怎么做？

“你的眼神变了啊。”

新仙的话让我心里咯噔一下。

与此同时，新仙的脸上也蒙上了阴影。

“很遗憾，即使除掉我，计划也不会中止。刚才我不是说过吗？一切已经安排妥当。”他像是看透了我心中所想似的说。“顺带一提，我可以摊牌讲，在你们的努力下，我们的组织规模的确缩小了，现在剩余的人都是只会盲目听令的棋子。然而，这同时也意味着组织化作了一个效率至上的装置，装置内的程序将源源不断地提供复仇作为游戏。当然，即使我不在了，组织也仍然会按照程序继续运行，‘黑之挑战’也会跟从前一样照常举行。”

“怎么会呢……”

“所以就算你在这里杀了我也没有意义。”

“真的吗？至少不会有人会对雾切妹妹动手了不是吗？”

“——要不要试试看呢？”

新仙摊开双手说。

紧张的空气在寒风中凝固了。

停滞的时间化作结晶，如棘刺一般将我们包围，令人丝毫动弹不得。我哑口无言，在静谧之中与新仙互相对峙。

新仙随即轻轻一笑。

“真是不能小看你啊，你是真的想着要杀我。”

因为我只剩这唯一一个选项了。

如果这样能消灭敌人。

那我甘愿主动去杀人。

“果然只能这样了吗。”

新仙这样说着，从西装内侧取出手帕，铺在膝盖上开始把它展开。

手帕里面藏着一样奇妙的物体。最开始看起来像是个小盒子，从折叠状态逐渐展开之后，不知不觉就变成了一把匕首。

这把匕首的形状非常奇妙。刀刃异常细长，与其说是把匕首，倒不如说是把大号冰锥——看起来也有点像是指挥棒。

面对突如其来的强烈杀气，我恨不得马上拔腿就跑，但我的身体却没有动，我的视线无法从那洁白如雪的刀刃上移开。

“这把匕首很适合用来刺穿硬物。”

新仙一边用指尖拈着刃尖一边说。

他打算拿那把匕首对我做什么——

“当然我还准备了枪，不过我不忍心让你身上染血。”

他这样说着，用刀刃的尖端抵住了自己的太阳穴。

“咦……？”

“没错，这就是我曾经目睹的景象，”新仙的表情充满了安详。“在伟大的故事之中，我也不过是配角之一。”

“什、什么——”

“最后的敌人，指的并不是我。对于雾切响子来说，最后的敌人——五月雨结，是你。”

新仙这样说着，用手掌抵住匕首柄的底部开始用力，雪白的刀刃没有遇到任何阻力，一寸寸被推进他的太阳穴。

我甚至发不出任何声音，一直定定看着他，直到最后那个瞬间，他脸上沉稳的表情就这样凝固了。刀刃大约还剩下三分之一左右的时候，推动匕首的那只手颓然垂下了。

“住手，新仙！”

不知从哪里传来的响亮声音让我回过神。

一位陌生老人向着我们坐的长椅跑来。

“迟了一步啊……”

新仙已倒在长椅上，老人把手放在他脖子上说。

“您、您是……”

我用干涩嘶哑的声音问道。

“我是雾切不比等——响子的祖父。”

6

我从长椅上站起来，僵立在原地，呆呆地注视着突然出现的老人。

身为雾切家家主，同时也是一位仍活跃在一线的侦探的雾切不比等——由于他的工作需要跟各国要人打交道的关系，常年不在国内。不过我听说他最近刚刚回国了……

“你就是五月雨君吧，以前我们在电话里交谈过。”

雾切不比等一边神经质地抚摸着下巴上的白胡须一边说。我用不成声的声音回答“是的”。

“回国之后我就一直在监视他的动向……”他俯视着新仙说。“结果他这么简单就逃过了我的眼睛，又这么干脆就离世了。”

听说雾切不比等与新仙帝曾经是一对侦探师徒，虽然不知道他们是出于什么原因分道扬镳，不过要是他们没有断绝师生关系的话，也许结局就不会是这样了。

确认新仙已死，雾切不比等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充满了悲哀。

“这、这个人……他突然自己用匕首，把自己的头……”

“放心吧，我知道不是你干的。”

“好的……”我勉强挪动颤抖的膝盖，尽量远离新仙。“这个人……新仙……他死了吗？”

“已经没有呼吸了。应该也已经救不回来了吧。”

“为什么会这样……我完全不明白。他为什么会突然……”

正在我惊慌失措的时候，背后突然响起什么东西咚的一声落下的声音。我回头看去，一个脸色大变的阿姨正站在公园入口处望着这边发抖，一个塑料购物袋落在她脚边。

“呀——！”

阿姨发出惨叫声，把塑料袋留在原地跑掉了。

“这下事情麻烦了，“雾切不比等看了一下手表。”警察应该会在十分钟之内赶到。五月雨君，你最好马上离开这里，剩下的交给我来处理。”

“但、但是……”我用混乱不堪的头脑拼命思考着。“这样下去雾切妹妹她……”

“响子的事情不用你担心。不管他有什么企图，响子都不可能会输给他。他们两个人我都非常了解，所以我可以很自信地这么说。”

“我也……这么觉得。”

——即使扮演敌人的是我也一样吗？

这句话我吞回了肚子里，因为”不可外传”这句话从我脑海中一掠而过。

不知道雾切不比等到底了解多少呢。他想必已经知晓孙女成为了组织的目标，不过对于雾切家的侦探来说，也许这也只是一桩平常小事而已。

“有一件事我想向您确认。这个人……是新仙帝没错吧？”

“嗯，没错，这张脸就是我所认识的新仙帝。今天早上，他给我发送了暗号告知自己的所在之处，我本来以为还是平时的游戏……看样子我被叫来的任务就是向你证明‘新仙帝之死’啊。”

新仙帝的死亡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新仙帝死了——

也就是说，我失去了第三个选项。

他为了堵住我的退路，甚至连自己的生命都能够轻易抛却。

剩下只有两条路了。

是参加，还是退出。

“五月雨君，侦探就是一种生存方式。你要活出你自己的‘侦探’样。“

这样的话，至少让自己不要后悔——

我点点头。

“可以的话我也很想立刻给你们提供帮助，但他留下的纪念品稍稍有些不好处理呢，”雾切不比等指着仍然刺在新仙头上的匕首说。“这是我以前送给他的东西，想必我的指纹也原封不动保留在上面。”

“可能会被警方怀疑……”

“这就是他用来绊住我的手段吧。不过不必担心，我有成千上百证明自己清白的方法。更大的问题在于你在这里，要是警方知道了你的存在，事情就复杂了。你快走吧。“

“好的……”

我快步离开凉亭。出了公园大门，我回头看去，雾切不比等正带着悲哀的表情俯视着学

生的遗体。

远远传来了警笛声。

我跑了起来，却不知道该去往何方。

呼吸困难。

眼泪不自觉地滑过脸颊。

7

我漫无目的地徘徊了好一会儿之后来到了车站。

我一路上被那些急着回家的乘客推搡着上了电车。我已经精疲力尽，看到一个正好空着的座位便坐下了。

一个老人突然站在了我的眼前，我下意识地站起身打算给他让座。

“不用不用，算了，我下站就下车了。”

我被他拦了回去，又重新坐下。

这个老人的声音似曾相识。

嘴角边的伤痕随着咧嘴一笑扭曲了形状——

“好了，请问您得出答案了吗？”

敬告侦探

倾听黑之呐喊

地点 天狼星天文台 15亿

凶器 匕首 5000万

凶器 北非蝎毒素 3000万

凶器 昏迷药物 1000万

手法 密室 4亿

其他 现金 1亿

其他 锁链 5000万

总开销 21亿4000万

以上述开销，召唤以下侦探

雾切响子

第二章 透き通る黒（深不见底的黑）

1

第二天早上，从镜子里看到一双肿得通红的眼睛。

在洗面台洗了脸，冰凉的水打在脸上让人清爽了许多。接着整理了一下睡乱的头发，刚换好学校制服，寝室的门就被敲响了。

打开门，门外站着已经整理好着装的雾切响子。

“早上好。怎么了吗？要去学校的话还太早了吧？”

不经意地问道，但很快就注意到了她脸上严肃的表情，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邮筒里，放着这个。”

她从提包里拿出一个漆黑的信封，鲜红的蜡封像血一样粘在上面。

“假的吧…”

希望这是假的。

但是，这毫无疑问是宣告『黑之挑战』开始的挑战状。

为了避开视线，我看向了时钟。

离上学的时间还太早了一点。

“要不要过一会再拆开信封？”

“为什么？”

雾切像是感到些许可疑地问道。

“因为今天是毕业典礼啊。上午就能结束了吧，在那之后再拆开信封也……”

“是想出席毕业典礼什么的吗？”

“也、也不是这个意思。”

“这样的话就更不是犹豫的时候了，我觉得应当尽快确认里面的内容。”

她一脸急迫的表情说道。

“有必须要这么急的理由吗？”

“倒不如说想听听能在这种情况下从容不迫的理由呢。结姐姐大人不会有疑问吗？为什么这次的信不是寄给结姐姐大人，而是送到了我这里来？这种事还是第一次，肯定和以往有什么不同。”

“确实……”

她察觉到了情况的异常。

再反驳下去的话，可能会不经意间让她察觉到违和感。

“我明白了，那就在七点整时打开信封吧。在那之前得先吃完早饭。”

雾切似乎是过于焦急，眉间皱起了小小的皱纹，终于还是接受地点了点头。

来到了宿舍的食堂，从架子上取下了长面包。用烤面包器烤过之后，和雾切一起默默地啃着。我假装在看电视上的新闻，故意什么话也没说。即使是在这种紧张的空气中，能和她一起度过随意的早餐时间，就让我感受到想要哭出来的幸福感。

『黑之挑战』在挑战状被拆开之后算起，168小时内犯人能将目标全员杀死，就相当于游戏结束了。把拆封时间定在七点整是为了能容易计算时间。

然后新闻的整点报时，作出了七点整的通知。

雾切毫不犹豫地，打开了黑色的信封，拿出并展开了里面叠放着的信纸。

『敬告侦探

倾听黑之呐喊

地点 天狼星天文台 15亿

凶器 匕首 5000万

凶器 卡律布德蝎毒素 3000万

凶器 昏迷药物 1000万

手法 密室 4亿

其他 现金 1亿

其他 锁链 5000万

总开销 21亿4000万

以上述开销，召唤以下侦探

雾切响子』

“果然这回扮演侦探角色的是我呢。”

“终究还是盯上雾切妹妹了吗？”

我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读着被写在那的她的名字。如果可以的话希望是搞错了，但是不管读再多次上面写的毫无疑问就是『雾切响子』。

“说到『天狼星天文台』的话，就是我们之前去过的那个地方吧。”她始终冷静地接受着信息。“虽然地点相同，但案件的情况似乎完全不同，上次也没有出现密室之类的。”

“话说回来二十一亿……还真是不像话的开销啊。啊，这个『卡律布德蝎毒素』有之前见过的印象。”

“是在龙造寺月下准备的事件里，作为凶器使用的毒药呢。不止是这个，其他的项目也尽是些至今为止见到过的东西。”

“该不会诡计的使用也是相同的？”

“这样的话解决起来倒是轻松了……”雾切沉思着，用手托着脸颊。“如果这次的犯人是参考了我们的过去，有目的地制定了计划，那么这背后很大概率是有新仙帝的企图混在其中。”

还真是敏锐。仅凭一张犯罪预告状，就看清了事件的全貌。

“新仙到底有什么企图……”

她陷入了沉思呢喃道。

“选了雾切妹妹来扮演侦探的角色，会不会纯粹是因为总开销的原因？”

在『黑之挑战』里，在诡计上使用的金额越高，就会有DSC等级更高的侦探被召唤。

“说到底被召唤的侦探的标准也是他们擅自决定的，那么肯定会选择对他们来说合适的侦探。”

雾切表情冷淡地说道。

“这个挑战状，要接受吗？”

“当然。”与雾切的话语相反，她忧虑地垂下了眼帘。“还差一点就能触碰到新仙帝了，我有这样的预感。”

“太危险了，可能会回不了头也说不定。”

“没有回头的打算哦，我从一开始就没有可以回去的地方。”

我的归宿不是还有这里吗——

如果是这么说的话，该有多好呢。

从只有十三岁的女孩子口中说出的话，实在是太过于悲伤，而我只能默默地听着。

因为，游戏已经开始了。

2

在那之后我造访了教师办公室，传达了要缺席毕业典礼这件事。班主任什么也没有问二话不说就给出了许可。反正是觉得这是常有的事了吧。

折返回宿舍房间去拿行李。

以前也有和雾切一起生活过，在这狭小的房间里。将房间收拾到了即使父母突然来拜访也不会感到羞耻的程度，现在看起来，甚至会给人一种没有生活感的寂寞的印象。日记和照片之类的也全都扔掉了。

没有可以回去的地方——这对我来说也是一样的。

大概，再也回不到这里了。

我披上挂在衣架上的外套，背上背包走出房间。

雾切在食堂里将面包和瓶装饮用水塞进提包里，看起来对其他起床了的住宿生的视线毫不在意。

“在做什么呢，雾切妹妹？”

“犯人在食物或饮料里下药的可能性很大，这是从上次得到的教训。所以这些是预防的措施。”

“原来如此……”

我也效仿着她的做法，将架子上放着的零食放进背包里。当然紧急用的巧克力和糖果已经放进去了。也准备了装着仿照雾切做法沏的红茶的水壶和矿泉水。

抱起稍微有点鼓起来的背包，我们离开了宿舍。

与前往校舍的学生们擦肩而过，穿过校门。

这样一来日常就结束了。

我们头也不回的往前走。

走出学校没多久，就从马路对面驶来一辆吉普车，在我们眼前一个急刹车。

在注意着发生了什么事时，驾驶座的窗户降下了，一名三十岁左右的女性一边把手肘搭在窗框上，一边探出身子。

“要去现场吧？上车吗？”

她用爽快的语气和我们打招呼。

我立刻摆出警戒的架势。

“你……是谁？”

“和你们一样，是侦探哦。”

她不知道从哪里抽出一张侦探图书馆的登记卡给我们看。

雪村白狐（ゆきむらしろこ）DSC编号『880』

“我叫做雪村白狐，请多指教了。”

“编号零……”

我不由得漏出了声。零级是作为侦探如果没有超越他人的才能和实绩的话，就无法到达的领域。而且和我相同，是擅长解决诱拐事件的『88』编号。憧憬的存在。

“啊，等级就不要在意了。这几年放下了工作所以有一段空白期——”

“没有乘坐陌生人的车的打算哦。我们走吧，结姐姐大人。”

雾切没有把对方的话听到最后就准备走开了。

然后雪村她，向着雾切的背影抛出一句话。

“是要去天狼星天文台吧？”

雾切停下了脚步。

“为什么会知道这个？”

代替雾切，我向她问道。

“我可是比任何人都要擅长情报收集的。你别看我长着一张小脸，面子可大着了呢。”雪村开玩笑似的笑着。“嗯，你是五月雨结妹妹，然后那边的是雾切响子妹妹吧。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再是陌生人了。那么，准备怎么办？正好我也是往天狼星天文台的方向，如果可以的话，一起？”

“谢谢你的邀请。”

雾切依旧是毫无兴趣。

我慌忙拉住了准备继续向前走的雾切。

“机会难得，我们就上车吧？”

“认真的吗？太危险了。”

“我也这么觉得但是……”我小声说道。“趁现在打探清楚那个人的意图不是更好吗？目的地看起来一样，反正到了现场之后还是要碰面的。而且你想，你是这回扮演侦探的人，从规则上，不需要担心会受到伤害。”

“在监视着那条规则的乔尼·亚普不在的当下，不能保证规则会被严密地遵守。”

“话是这么说……”

“嗯？起了争执吗？”

雪村伸出脖子窥视着我们。

“不，什么事也没有。车，可以载我们一程吗？”

“我会不会多管闲事了？”

“怎么会。那么，承蒙您的好意……那就上车吧。”我把雾切推向车的方向。“说到底没有车也去不了那个地方，这么做才是正确的。”

“要是那样就好了。”

雾切一脸不情愿地坐到后座上，考虑到她过去的经历，不愿意坐别人开的车也是情有可原。但是，我们没有前往现场的移动手段，这也是事实。

在我也坐上后座之后，雪村启动了吉普车。映照在后视镜上校舍转眼间就远去了。

“真的谢谢您的好意，帮了大忙了。”

我从背后向驾驶座上的雪村搭话。

“别放在心上，我也是想要说话的对象而已。”她笑着说道。“……话虽如此，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好意就是了。啊，不用警戒，我没有打算对你们做什么。”

“你对情况了解到什么程度了。”

坦率地问道。

“嗯……几乎，全部？我知道你们在和犯罪被害者救济委员会较量。至今为止解决了怎样的事件，和委员会的干部们发生了什么……嘛，也就这么多。”

车因为红灯停下了。隔着镜子与雪村目光交汇，她是个皮肤白皙，眼睛水灵的美人，长长的头发在脖颈旁用发圈扎在一起。

在等到绿灯启动车的同时，她再次开口说道。

“不是收到了新的挑战状吗？”

“……是”

我诚实地点了点头。

“那个挑战状，真的是委员会送来的吗？”

“诶”

因为这个从来没有考虑过的问题，我一时语塞。

“信封和信件都和以往一样，蜡封也是他们特有的东西。”雾切回答道。

“虽然不觉得是假的，但是为什么会怀疑这个？”

“如果是真的那倒是无所谓。”

“回答我，你到底知道些什么。”

雾切追问道。

“呼呼，不愧是把他们逼到近乎毁灭的侦探少女，和传闻一样的严厉啊。”

“够了快回答我。”

“新仙帝已经死了，这件事……你有听说过吗？”

“新仙他——死了？”

雾切睁大了双眼。

在那同时，我也是和她同样的表情僵住了。

那并不是演技，而是发自心底的。当然让我震惊的，不是新仙的死，而是这个事实已经广为人知这件事。

“说到底只是听人说的，没有确切的证据。只是，从情报的出处来看，是谣言的可能性很低就是了……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就不能说是确定的。也有想过说不定是你们做的，看起来并不是这样呢。”

“死了是……什么时候？怎么死的？”

雾切问道。

“至少看起来不是普通的死法，警方也已经在行动了哦。嘛，说实话，消息的源头就是那个意思。”

是从警察相关人员那里听到的吗，看起来似乎是没有被告知详细的情况……

“实在是难以相信。”

雾切铁青着脸把身体埋在座位里。

关于这件事，祖父好像没有和她联系过。如果说在那之后警察立刻就赶到了的话，实在不像是能取得联络的状况。

“新仙肯定还活着，这就是那个的证据哦。”

雾切把黑色的挑战状展示给雪村看。

“就算那个是真的，也无法当成证据呢。如果是像新仙这样有先见之明的人的话，为了在自己死后也能让组织运转，应该是建成了万全的系统才对。”

“也就是……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已经化为了新仙帝的亡灵这个意思吗……”

新仙帝的亡灵——

也许是那样。本来就是看不出实体的组织，现在更是化成了伴随着新仙身影的亡灵，静静地站在我们的身后。

代替愕然沉默的雾切，我向雪村提出了问题。

“雪村小姐为什么会知道，我们收到了挑战状这件事？”

“从某个渠道入手的消息哦，消息源是秘密。顺便也让我调查了一下你们的事，还是学生而已，真厉害啊。不是以犯罪组织为对手展开了一场死斗吗？我啊，本来不是很喜欢插手别人的事情的，也不由得想要帮助你们了。”

“所以特地来接我们……？”

“就是这样。”

“不止这样吧？”雾切语气尖锐地插话道。“你，有什么企图？你的目的是什么？”

“果然很严厉呢。”雪村笑着说。“当然并没有做慈善的打算。因为你们看起来并不感兴趣才悄悄告诉你们的……我瞄准的是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的隐藏财产——也就是新仙帝的遗产哦。”

“新仙帝的遗产？”

不由得提高了声调。

“你们也知道他得到了大量支持活动用的资金吧？是叫做『Closed Circuit（闭合电路）』吗？据说是让有钱人支付入场券的钱，开展游戏的放映会……然后将得到的资金用在下一次的游戏的开销上的样子。只是那些多出来的钱就已经是莫大的数字了，更有全部资金里的几成，会因为犯人GAME OVER而回到他的手中。也就是从结果说，有天文数字般金额的钱流入了新仙的那里。”

“新仙帝死了的现在，那份隐藏财产变成了所属不明的状态……是这个意思吗？”

“That’s right！然后我得到的情报是，在天狼星天文台里有提示隐藏财产所在之处的线索，亦或是那份财产本身就沉睡在那儿。”

雪村兴奋地说。

和她的气势相反，车外的景色，不知不觉间不再是喧闹的街道，而是延续着的寂寥的雪中林间小道。道路边缘的细雪在风中飞舞。

“那个……可能会是失礼的说法，这不是毫无根据的消息吗？”

“比大海捞针要好，就算错了也只是去找下一处。不过在同与他有因缘的你们一起以同一栋馆为目标的节点，我就确信这是『中奖了』呢。你看，我的耳朵在轻微颤动吧，这是状态绝佳的信号哦。”

“没有考虑是陷阱的可能性吗？”

雾切说道，她的语气中流露出些许轻蔑。

“当然，宝物总是伴随着陷阱的，我也没觉得这是一份能简单完成的工作。”

“以前有去到过天狼星天文台……但是并没有看到像是你说的那样的东西哦？”

“那是几个月前的事情了吧？组织的状况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新仙预测到了事态的变化，预先将财产转移了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吧？”

“嗯……”

不着边际的话语。

新仙帝的隐藏财产这种东西，真的存在吗？

“——就是这样，帮忙一起寻找宝物的话，就分你们几成，怎么样？”

“没有兴趣。”

雾切立刻给出了答复。

“是吗，那样也好。正因为如此，我才会帮助你们。顺带一提宝物全部都是我一个人的，不会有怨言吧。啊，千万不要妨碍我哦。”

雪村打开了车用收音机，边微动着耳朵边开始配合着播放的曲子哼着调子。在她身上完全看不到，接下来要赶赴战地的紧张感。这也是零级的从容吗。

话虽如此——新仙的隐藏财产什么的。

想都没有想到过的要素，加入到了这次的挑战中来。如果有那样的东西的话，就真的会变成巨大的金额了吧。会出现即使犯罪也想夺走遗产的人也不奇怪。

雾切像往常一样，用深泉般眼眸眺望着窗外穿流过的白色风景。她到底在想些什么，无法从她的侧颜推测出来。

广播新闻里播放着暴风雨来临的消息。打在窗户上的雪渐渐变成了更有质量感的东西。

“明明已经是三月半了，这个雪量是……嘛，不是我的吉普酱的对手就是了。”

和雪村说的一样，车很有力地跑着，穿越重重障碍驶向山的深处。

然后过了一个小时左右的时候，突然，雪村在路中停下了车。

向正面看看是怎么回事，眼前是杂乱生长着的杉木和白桦树，看不到路。

“从这里开始只能用走的了呢。”

雪村叹了口气说。

我们下了车，瞬间冰冷的空气刺痛了脸颊。就像玻璃的碎片撒在空中一样，雪给天空覆盖上了一层浅银色。

“能拜托你们带路吗？”

雪村把脸埋在围巾里说道。

“诶……那是不可能的啦，我连这里是哪都不是很清楚。”

我回答道。

“哈？骗人的吧？你不说之前有去过吗？”

“上回是因为有人带路……虽然那个时候也是像这样在中途下了车，走了山路……”

“是这条路吗？”

“不知道”我回头看向雾切。“怎么样？雾切妹妹还记得吗？”

“说到底到这里为止的路线就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

“哈？真的吗？真奇怪啊，明明已经好好调查过了……”

雪村开始惊惶失措。

这个样子真的没有问题吗？我们前途多难的冒险真的能进行到最后吗？

“等等。冷静一点，白狐。对了，还有地图哦，地图！先确认一下地图吧！”

雪村回到车上，在驾驶座上展开地图，我和雾切站在远处望着她。

这事，从我们身后传来了奇怪的声响。

那是在历史剧里经常听到的，马在奔跑时马蹄敲击地面所发出的声音……

回头看去，真的有一匹白马在跑向这边。

一瞬间，觉得是不是自己看错了。但是那毫无疑问是马，仔细一看，有谁正跨坐在马背上。高个子的男人骑着马，绣着不知道哪个国家的国旗的外套的下摆在飘动着。在刮着雪烟的风里，白色的马的鼻息，像是足迹一般残留在空中……

他在我们的旁边勒停了马，从高处俯视着我们。西方人的长相，细长的眼睛。稍带红色的长发，如字面那样的马尾扎在脑后。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将手中拿着的画框——没有画布的框——举到眼前，重新透过那个框俯视我们。

“……『没有』呢。”

他一脸失望地说。

“在说什么『没有』啊，真是失礼！”

雪村用尖锐的声音说。

马背上的男子无视了她，把画框对向雾切的方向。然后像是在鉴赏画作一般开始打量起来。

“只有你勉强算是『有』吧。”

“等一下啊，你这个人真的是……”雪村插话进去。“不要高高在上地随便评价女孩子啊！”

“关于俯视的视线是我失礼了，毕竟骑着马。”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们也是冲着宝物来的吗？这样的话，还是放弃，在这里回头比较好。”

男人眯着眼睛说道。

这句话让空气瞬间紧张起来。

这个男人也，盯上了新仙帝的遗产吗。

“有价值的东西，只配有品格的人拥有。因此，新仙帝的遗产全部，都由我夕霸院收下了。”（原文夕霸院是片假名，这里还没有给出汉字）

他留下这句话，精神抖擞地骑着马，穿过树木间离开了。与他西方贵族般的装扮相结合，简直就像是在看以中世纪为背景的电影中的一个场景一样。

“我，讨厌那家伙……”

雪村一脸苦涩地看着森林的方向。

“难道说是熟人吗？”

“别开玩笑了，只是一起工作过几次的程度而已。”雪村做出了踢向脚边的雪的动作。“DSC编号『880』——夕霸院完二（ゆうはいん かんじ）。令人不舒服的说辞在披着同样令人不舒服的衣服走动着，说的就是这样的男人吧。如果想保持精神的稳定的话，就不要去接近他，知道了吗。”

“那个人也是零级？而且和我们一样是擅长解决诱拐事件的侦探吗？”

“很遗憾是这样的。”

“他看起来也是要去天狼星天文台呢。”雾切用和往常一样的表情，注视着男子消失的方向。“只要沿着马的足迹的话，一定能抵达建筑物。”

“啊，有道理。”

我赞叹道。

“要步那家伙的后尘还真是令人不舒服。快点吧，让我们反超他！”

雪村随手将地图塞进了口袋里，大声地关上了车门。然后一个人先行进入了森林当中。

我慌慌张张地想要追上她，雾切却没有马上离开站着的地方。

“怎么了吗？”

我回过头，向她问道。

“结姐姐大人怎么想？真的觉得新仙死了吗？”

“还是半信半疑吧。”这是真实的想法。“虽然不觉得那家伙会这么轻易的死掉，但是……作为零级侦探的两人，都是得到那个情报而来到这里的话，这个情报的可信度应该是很高的。”

“意见相同呢。其实——从追寻着新仙足迹的爷爷那里来的联络，自三天前起就断绝了。从这点上考虑，新仙的身上肯定有什么陷阱。”

“原来如此……”

“如果新仙死了的话，我要为了什么，而前进呢？我到底，该和谁战斗呢？”

雾切不知所措地游移着视线。

这是自出生就被赋予了与罪犯们战斗宿命的她的悲叹。

“『黑之挑战』还在继续着也是事实，应该与之战斗的对手除此之外不是还有很多吗？”

“该与之战斗的对手——”

“就是犯人啊！这次也会抓到犯人的吧？”

“当然。”

雾切抬起头，用凛然的目光看向我。

“这才是雾切妹妹嘛。”

我拂去了附着在她刘海上的雪。这让她有点害羞，为了隐藏自己的表情，她背过身开始向前走去。

我小跑着追上她，并排着前进。

“和那时比起来，你的表情也真的是丰富了很多呢。”

“那时？”

雾切歪着头。

“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那个时候不也是像现在这样，一起在雪地里走着吗？你完全没有摆出可以称之为表情的表情，让人觉得你的脸是不是因为寒冷而冻住了。”

“也许实际上就是被冻住了。”雾切冷淡地说道。“因为非常的冷。”

“那个时候你虽然说着‘对我来说，当侦探就跟活着是一回事’……现在也还是这么想的吗？”

“当然。”雾切立刻回答道。“我不知道除了这以外的生活方式。”

“有没有想过放弃做侦探？”

“我曾经想象过不是侦探的自己，但是只能隐约描绘出一个虚无的模样。当我意识到那和想象死后的世界是一样的之后，就没有再思考这件事了。”

“是这样啊……真有你的风格。但是太好了。”

“太好了？”

“啊，嗯，我在想会不会有一天你会说出‘要放弃做侦探’这种话……”

“多余的担心呢。我会放弃做侦探只有在我死的时候哦，比起我，还是担心一下自己怎么样？不是要成为『正义的伙伴』吗？”

“——也许吧。”

我低着头回答。

“即使这样我也是期待着的。”

雾切若无其事地说着，快步向前走去。我怀抱着复杂的心情，脚步沉重地跟在她后面。

沿着雪地上的足迹继续前进，不久就见到了雪村的背影。周围是没有道路的针叶林，她在树木间站立着，手指着某个地方。

看向她手指的地方，那里立着一块巨大的牌子，牌子表面的涂装因为生锈剥落了，无法判断上面写了什么。勉勉强强能读出来的文字只有『欢迎来到』和『绝望』而已，原本写着『绝景』的地方被用红色喷漆改成了『绝望』。

“这个，有见到过的印象。”

我嘟囔着，雾切点了点头。

“以前来的时候也有这个。但是不只没有现在这么锈迹斑斑，牌子立着的地方看起来和之前也不一样。”

“能感觉到某人的意图呢。”雪村抱着胳膊说道。“我有一种越来越接近宝物的预感。”

这之后三人继续沿着马的足迹前进，不久，正面隐约看见了灯光。时间才刚过中午，暖洋洋的光让周围的雪染上一层红色。

随着越来越接近灯光，能清楚的看见一栋周围镶嵌着玻璃的小型建筑。

同时，能看见一匹白色的马从建筑物的方向向这边跑过来。马背上没有一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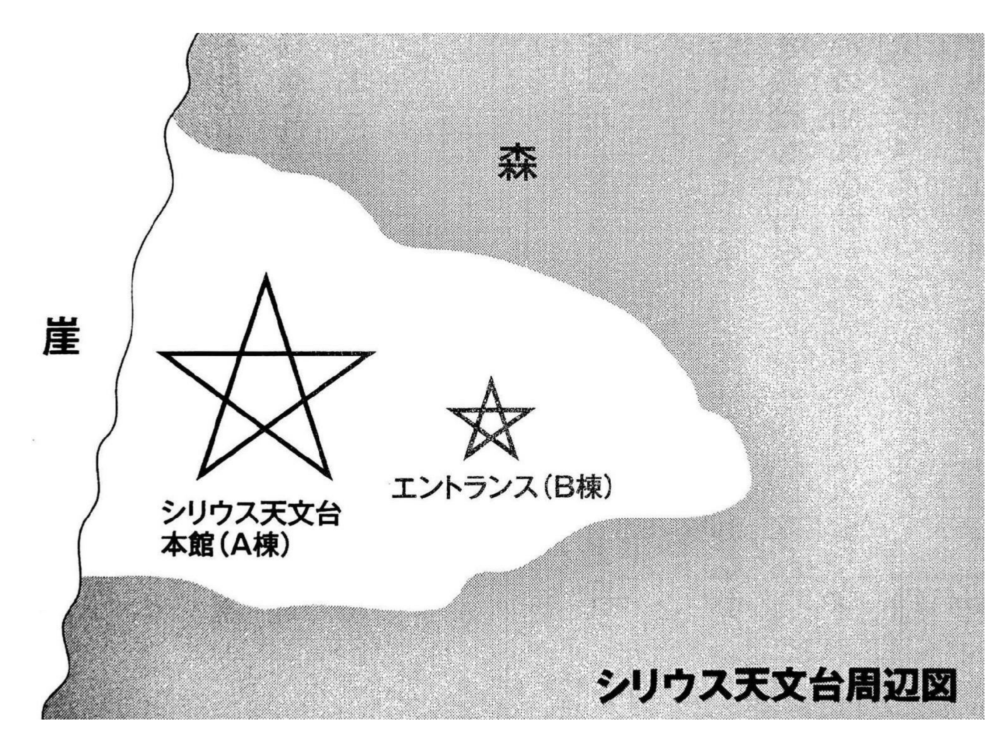
马就这样和我们擦肩而过，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对主人已经已经厌倦了呢。”

她替马说出了这句话。周围看不到那个夕霸院的身影，是已经进入了建筑物当中了吗。

我们疾步走向建筑物。

然后终于——抵达了天狼星天文台。



“没想到会回到这里呢。”

对于我和雾切来说，这里亦是开始的地方。新仙死了的现在，以这种形式回到这里，已经只能认为是命运了吧。还是说——连这也是被计划好的剧情吗。

“赶快进去吧！”

雪村打开玻璃感应门进到里面去，我和雾切跟在她的后面。

天狼星天文台是仿造冬季夜空中闪耀的天狼星而建，从上空俯瞰是一个五芒星的形状。又因为天狼星是大小两颗的双星，天文台也由大小两座像双子一般连在一起的建筑物组成。

迎接我们的那座周围嵌满玻璃的建筑物是较小的B栋。B栋既是门厅，也是一栋独立的建筑物。作为主楼的A栋就在B栋的旁边，在地上看不到连结两栋的走廊，只有从入口通过地下通道才能进去。

“看起来这里好像什么都没有呢。”雪村在B栋里巡视了一圈说道。“也没有看到夕霸院的身影，虽然外面有留下那家伙的足迹就是了。”

“难道不是已经向主楼那边移动了吗？”

“也是，我们也抓紧吧，可不能落后了！”

雪村走下通往地下的楼梯。

昏暗而陡峭的楼梯。踩空的话会一口气掉到黑暗的底端吧。我和雾切手牵着手，慎重地往下走去。

下了楼梯，就到了地下通道。通路向前方笔直地延长，在尽头可以看到一扇门。

一个陌生的男人似乎是背靠着门坐在门前。

光头上有一个新月形的旧伤痕。从散漫披着的军装夹克里可以看到健壮的胸膛。

穿着厚厚的靴子，手撑在盘着的腿上，托着脸颊。

虽然看起来非常粗野，但睫毛非常的长，脸颊抹着胭红，嘴唇上涂着鲜红的口红——看样子是化了女式的妆。

“你在看什么啊?”

男人用粗哑吓人的嗓音说道。

“没、没有，非常抱歉！”

我慌慌张张地把目光移开。

另一方面，和那个男人不同，夕霸院在门前漫无目的地踱来踱去。他注意到我们，张开双手摆出了欢迎的动作。

“太慢了，我都等不及了！”

“哈？明明是想就这样跑掉的吧。”雪村双手叉腰，抱怨着叹了口气。

“看起来陷入困境了呢。”

“和你看到的一样，被拒绝进城了。”

“因为那个扮相夸张的门卫？”

雪村指着坐在门前的光头男子。

“不，他是我们的同行。DSC编号『920』的门美战士（かどみ せんし）。名字姑且还是听过的吧？”

“『920』？”我不由得提高了音调。“那、那个人也是零级？”

而且打头的数字『9』是擅长解决杀人事件的。『2』的话我记得应该是擅长处理强盗之类的强行犯案件所代表的数字。
（※强行犯：犯下以下严重罪行的犯人，包括涉及杀人，抢劫，伤害，绑架，劫持人质，纵火，性犯罪等。）

“叽叽喳喳的吵死了。”

门美慢慢地站了起来。被脚边的灯光照出来的他的脸上，化着可以媲美模特的完美妆容，怎么看都是审美意识很高的女子。另一方面，化着精致妆容的脸，与精悍的身体相比产生了很大的反差。

“话说回来，我还以为会有怎样厉害的角色要来，这不是女人和小鬼吗。”

门美嘲讽地说。

“啊啦，只有我们你很不满吗？”

雪村对上了他的嘲讽。

“与其说不满倒不如说这样更好，对手自然是越少越好。”

“说了『对手』也就是说……”我对雾切悄声说道。“难道说那个人也是冲着新仙的遗产来的吗？”

“是吧。而且那个人好像是第一个到的。”

比谁都要早察觉到新仙的死，拥有查明遗产隐藏的场所的情报收集能力，以及最快速赶到现场的行动力。作为侦探，如果没有这般能力的话是不可能来到这的。就算只看DSC等级，也能肯定绝不是一般人。

“简直就像是，『新仙帝的遗产』争夺战一样。”

雾切眯着眼睛说道。

“争夺战什么的……怎么会。”

“聚集了三名充满野心，以新仙遗产为目标的零级侦探。这当然不是什么偶然。刚刚提到的『争夺战』只是表面上的动机，对犯人来说，真正的动机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雾切已经对事件的核心，解读到了这个地步。正是因为跨越了许多的『黑之挑战』，才能熟知组织的做派吧。

“所以？聚集在这种地方，是在做什么？”

“看到那边的装置了吧？”

门美指着排列在墙边的五个装置。

高约一米的玻璃板，间隔相同有五个，就像是墓碑一样并排着立在那。虽然说是装置，但是哪都找不到类似刻度或者是开关之类的东西。唯一能算得上特征的也就只有上面开着的一个直径十五公分左右的圆洞。

“原来如此，这就是所谓的『芝麻开门』对吧。”

“这是什么意思？”

“这恐怕就是用于进入主楼的认证装置。将手腕穿过这个洞的话——”雪村实际上也将右手穿过了装置上的洞。“你看，登录成功了哦。看起来是通过手腕的静脉式样来识别个人的。”

响起了哔的声音之后，洞上方的玻璃面板上浮现了『请进行另一只手腕的登记』这样的字样。似乎是透过式的液晶表盘。

雪村紧接着将左手穿过洞，『登录完成』的文字浮现出来。看起来好像是双手的手腕都要登录才行。

“这样就好了。那么，我先走一步。”

雪村满脸笑容，试图打开道路前方的门。

但是门一动也不动。

“这样就能打开的话，人家早就打开了。”

门美冷笑道。

“看起来如果不把五个装置都登录完，门是打不开的。”夕霸院说道。“也就是说最少也要

聚集到五个人，才能进入主楼。”

原来如此，所以他们才会在等我们。

门美、夕霸院、雪村、雾切、然后是我。

那样就刚好五人了。

“那么，快点完成登录吧，小鬼们。顺便你也是，夕霸院。”

门美催促道。虽然想着至少回击他一句怨言，但是在这里顶撞他也无法继续前进，我沉默着站到装置前。

“喂，你。那个已经是人家登录完了的，不能重复登录。用旁边的装置吧。”

门美从身后向我投出这句话。我无奈地移动到旁边的装置去。

夕霸院，我，还有雾切三人并排着，开始进行装置的登录。

“夕霸院先生，还没进行登录吗？”

我不经意地向旁边的夕霸院搭话。

“如果这个装置里被设置了毒针什么的就玩完了呢。没有试过毒就去动手做饭，我既不傻也不下贱。”

夕霸院毫无畏缩地说道。也就是他为了确认装置的安全性，在亲眼看到谁用手腕进行登录之前大概是不会行动的。果然一旦成为侦探，就会慎重得令人讨厌。

五台装置全部登录完毕之后，听到了门锁解开的声音。

靠近门的雪村抓住了门把手。

门轻易地就打开了。地下通道从那里起还向前笔直的延长有二十米左右。等间隔配置的地板埋设灯将整个道路染成橙色。

“GAME START呢！这种时候起步冲刺可是很重要的。再见了！”

雪村疾步向前走。然后门美和夕霸院紧接其后，我和雾切最后才通过入口。

走在冷飕飕的通道上，我小声向雾切搭话道。

“以前没有那个认证装置的吧？”

雾切沉默着点了点头。

假设天狼星天文台是被改造成了新仙的隐藏金库的话，那个意味深长的认证装置的存在也可以理解了。但是事情应该没有那么简单。那个改造毫无疑问是和诡计有所关联的。

道路不久就成为了通往上方的楼梯。在侦探们毫无畏惧地向上走去的时候，雾切停站在了楼梯下，凝视着地板。

“怎么了吗？”

“只有这里的埋设灯很暗。”

雾切指着脚边。地板上镶嵌着圆形的毛玻璃，灯光在里面柔和地亮着。虽然看起来，和其他灯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结姐姐大人，有带螺丝刀吗？”

“呼呼，有哦！”

我从背包里拿出十字螺丝刀。

“什么都有呢。”

“从以前开始就有侦探会随身携带着七样道具这种说法哦。雾切妹妹要不要也这么做？”

“我不需要。只要有结姐姐大人在，就行了。”

“我是你的行李搬运工吗？”

在说话的期间，雾切用螺丝刀取下固定埋设灯框的螺丝。到底是这个单纯的照明的什么，给她带来了违和感。但是解决案件的线索，总是在这些琐碎的地方。

“虽然螺丝能把所有的螺丝都拆掉……打不开。”

雾切似乎想确认里面的照明，但是玻璃板紧紧地陷在里面，看起来不会脱落。

“这个……并不是玻璃。”雾切用指尖擦过玻璃板。“是有相当厚度的冰。”

“冰？为什么要用冰代替玻璃……”

“是个谜呢。”

当雾切站起来抱着胳膊的时候，从头顶上传来了呼唤我们的声音。

“喂—。结妹妹，响子妹妹，听得到吗？”

是雪村的声音。抬头看向楼梯上方。到处都是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无法确认应该在那里的雪村的身影。

我们先放下地板的照明不管，登上楼梯。

“喂—”

“在，我听得到。”

我对着黑暗回答道。

“总而言之先爬到最上面来。”

按照她所说的，爬上楼梯。不管再怎么往上爬也见不到光。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久我们就到达了天花板处。

“那里，被盖住了吧？有一道弹起式的门，一旦关上从这边就打不开了。从你们那边打开试试？”

我摸索着把手放在天花板上，推开。

然后门很轻松地打开，室内的光照了进来。

雪村像是往这边看似的站着。

“果然是要从楼梯那一侧打开的呢。”

我和雾切爬上楼梯，进入室内。

“好冷。”

室内异常的寒冷，以至于我忍不住说出声来。这就是最初的印象。自己呼出的气变得雪白，残留了一段时间。

“喂，别关上门。因为会被关在里面的，就放它那样。”

门美提高音调。

我慌忙把手从门上放开，保持开着的状态。

站在室内一看，通往地下的那个出入口。看起来就像是地板上开着四角形的洞。因为周围没有围栏，所以要特别注意不要掉下去。

我把视线从地板转向周围。

我现在所处的中央大厅是五角形的，五个边各有一扇门。每一扇门对面都是客房，这和上次来的时候一样。

也有和之前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以前大厅中心放着的是一个大圆桌，但是现在，在中心的是一根粗大的柱子。

看上去不是普通的柱子。透过半透明玻璃状的圆柱，可以看到扭曲状态下的柱子另一侧的景色。

这是冰柱。

柱子的直径约为两米。是大人张开双手也无法环抱住的大小。而且不知道为何，柱子的周围被铁格栅包围着。简直是被囚禁在鸟笼里的冰柱。铁格栅和柱子间的距离大约是五十厘米。从格子的缝隙伸手进去的话，似乎可以勉勉强强碰到冰的表面。

柱子一直延伸到天花板附近，但是没有在支撑着屋顶的样子。说到底天狼星天文台正如其名，原本是天文台，天花板是可以打开的圆顶状。本来，这样的地方不可能有柱子。

“这根柱子…是什么呢？”

我自言自语问道。但是没有侦探能回答那个问题。即使是有事前调查，也没人能确认这根柱子的存在吧。

我像是被引诱着，靠近冰柱，触摸到铁格栅。

这时，馆内突然响起了蜂鸣器的声音。

“什、什么？我做了什么——”

『门是开着的状态！门是开着的状态！门是开着的状态！』

和大音量的蜂鸣器一同，响起了机器的声音。

让人不由得堵上了耳朵。

“吵死了、吵死了！谁去把它停下！”

雪村不输给蜂鸣器地大声叫嚷着。

『门是开着的状态！门是开着的状态！门是开着的状态！』

“门？是指入口那个弹起式的门吗？”

夕霸院指着地板上的洞说道。

“可恶吵死了啊！这样下去脑子会不正常的。喂小鬼，把门关上！”

门美说道。

“可以吗？这样的话就会被关起来了……”

我姑且向他确认道。但是说话的声音完全被蜂鸣器的声音盖了过去。想要再一次询问的时候，门美把门踢倒，把它关上了。

与此同时蜂鸣器停止了鸣叫。

沉寂下来后我们都恢复了冷静。

“不切断退路就无法前进。真是的，性格也太差了吧。”

门美一边抚摸着光头，一边皱起眉头。

“简直可以说是被关在保险柜里的银行强盗吧。”

夕霸院一边将那个画框朝向各处，一边环视四周。

“自己说自己？这样的事。”

门美用鼻息嘲笑道。

“别误会了，强盗当然只有你们而已。”

“那你又是什么啊？”

“继承伟大侦探的遗志之人。作为下一代侦探们的代表，统一侦探们的王。”

“去死吧。明明只是条蠹狗。”

“呼呼……『没有』呢。”

夕霸院透过画框打量着门美，门美朝他竖起中指作为回应。

“那么，别管那些愚蠢的家伙了。”雪村来到我和雾切的身边。“到目前为止只是序章而已，微妙的认证装置也好，奇怪的建筑物也好，我越来越确信这是『中奖了』呢。”

“但是还不知道会有什么危险哦？”

我小声地说道。

“确实如果这个建筑物是新仙帝留下的东西的话，遍布着危险的陷阱也不奇怪。这里就轮到你们出场了哦！以前有来到过这里吧？就帮我指出和以前不同的部分吧。这很有可能就是通往宝物的钥匙哦。”

“宝物吗……”我边叹气边说道。“首先以前没有认证装置这种东西，也没有楼梯出入口处的那扇门。然后——这个柱子也是。”

“还有吗？”

“嗯……”

我环顾四周。

除了柱子以外还有一处十分在意的地方。

是每个房间的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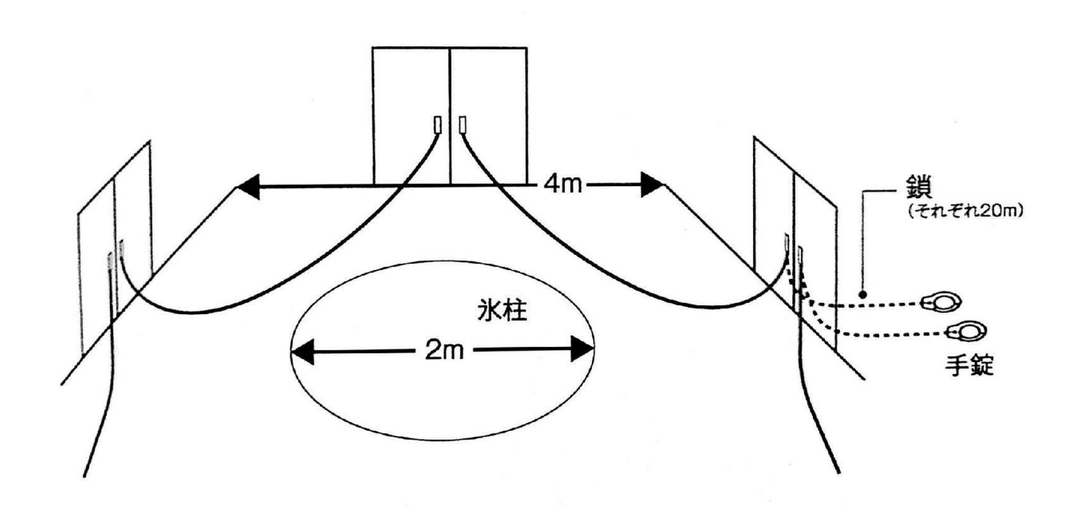
一眼看过去只是普通的两开门，仔细看的话不管哪边的门上都没有门把手。

在本来应该是门把手的地方，开了一个小小的孔。而且奇怪的是，有锁链从那个孔里垂下来。

从两开门的左右两边，两个孔里各有一条，共计两根看起来相当坚固的铁链就这样延伸到地面。

然后两根锁链向左右分开，向各自隔壁房间的门延伸。最后，锁链与隔壁房间的门把手上的洞相连。

就这样，五个房间的门看起来就像是，通过锁链连接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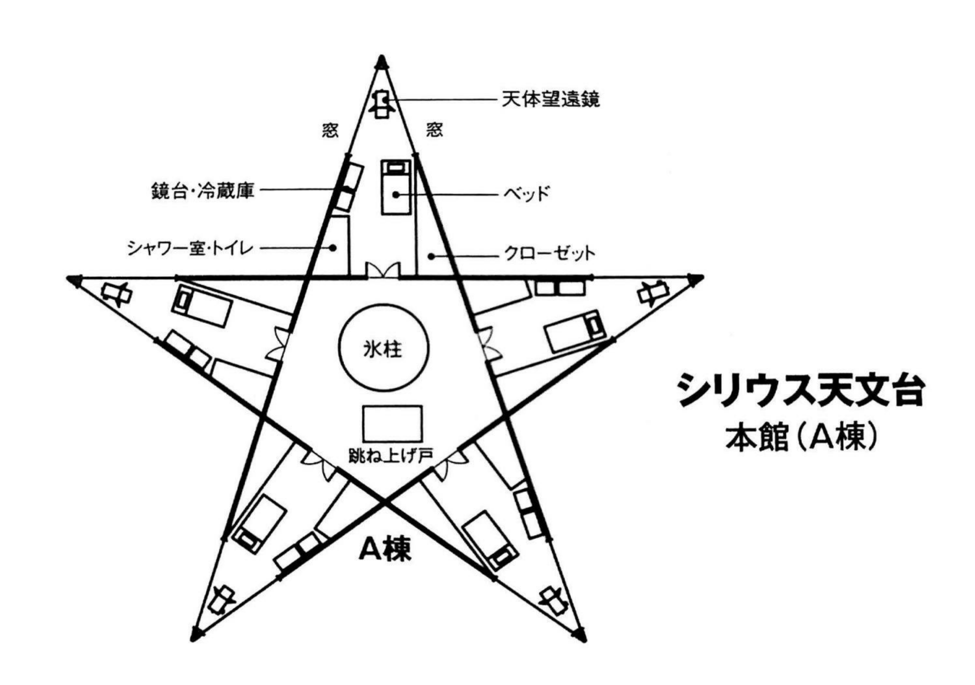
“还有就是这个锁链……我也十分在意。”

雪村说着推开了临近房间的门。

和预想的不一样，门很轻易就打开了。我从大厅观察房间内的样子。

房间越往深处越狭窄。从俯瞰的角度来看的话，房间就是一个等腰三角形，最深处正好是顶点。房间的中央是床，进门右手边是壁橱，左手边是厕所和浴室，左手边深处还有梳妆台和小冰箱。这些和以前都一样。

三角形的两个等边深处有一半的墙壁变成了玻璃窗，是观星用的观景窗。现在因为拉着窗帘所以看不到外面。然后在三角形顶点的旁边设置着天体望远镜，是大口径的牛顿式反射望远镜。在上次的事件中，这成为了完成诡计的重要道具。



“室内的构造看起来几乎没有变化呢。”雾切说道。“但是以前门只有一边，不是这样的两开门的。”

“是这样吗……你记得真清楚呢。”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雪村一边附和着一边走进室内。“锁链以前是这样的吗？”

锁链通过门的孔，进一步向室内延伸。

雪村沿着锁链前进到房间深处。然后在床边停下了脚。

“你们看这个。”

雪村从床上抓起了一个灰色圆圈似的东西。

那是手铐。

手铐上附着锁，看来连接着门上孔的锁链的末端的，就是这个。

几个月前的事情突然在脑海里闪过。

和雾切响子相遇的那一天。我醒来的时候，被戴上了手铐，被锁链与床铐在了一起。那是与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的战斗开始的瞬间。

“已经能看见游戏的规则了呢。”

雾切小声嘟囔道。

“诶、已经？”我歪着头。“这是怎么回事？雾切妹妹。”

“五间房间里，有五组手铐……然后我们有五个人。说到这里就明白了吧？”

雾切耸了耸肩。

“不……虽然完全没有明白。”

“刚刚做了两只手腕的认证登录吧，那个就是为了这个手铐。恐怕手铐上也装有读取静脉式样的传感器。也就是说在入口处注册认证了的五人，在各自的房间里，双手戴上手铐时——会发生什么。”

“会发生，什么？”

“那得试试才能知道。”

“那、那样也太危险了！因为……这可是手铐哦？而且那个锁链！左右两边都连接着隔壁的房间不是吗？也就是说……手铐上的锁链，和旁边房间的人的手铐是相连的吧？”

“就是这样。如果我们五个人都在各自的房间里戴上左右两边的手铐的话，锁链正好连成一个环状，也就是说形成了一个大圆圈。”

“什么啊这个！这也太过异常了。为什么非要做那样的事不可呢？”我激动地说道，为了只让雾切一人听见压低音量。“挑战状上也有为『锁链』支付了成本。也就是说这和杀人诡计有什么关系吧！有必要特意去玩那种游戏吗？”

“结姐姐大人以前说过吧。‘要想继续往前走，危险是无法避免的’——我不想再在新仙帝的阴影下生活下去了。我想要前进。我不觉得他真的死了。只要不是由我刺出最后一击，游戏是不会结束的。”

“雾切妹妹……”

我那句话不是为了变成这样所说的。明明不用回想起我说过的话也可以的。这样的话，简直就像是，我在引导着你走向死亡一样——

“已经……到了无法回头的地方了。”

我自言自语地嘟囔着。

雾切同意了那句话。

“放心吧，结姐姐大人。我可是侦探哦，死也是在战斗中死去。”

“那样的……根本不是小孩子该说的话。”

“那么，商量好了吗？”雪村伸长着脖子看着这边。“怎么办？要做吗？对我来说，如果得不到你们的协助会很困扰的。”

“雪村小姐不害怕吗？”

我向她问道。纯粹是个疑问而已。就算是零级侦探，应该也是害怕死亡的。

“当然是知晓风险的哦。但是考虑到能得到的东西的话，自然地就会兴奋起来的。”

“果然……是为了钱吗？”

“是啊。嘛，说到底这也是为了孩子们。”

“孩子……？你有孩子吗？”

“是啊，还没和你说过吗？五岁的男孩和四岁的女孩哦。今天寄放在了我妈妈那里。”

我吓了一跳。没想到是个有孩子的人。当然，侦探也有家人。但是为什么呢，我想象中的侦探形象里，完全没有加入家庭要素的余地。

“有了孩子的时候，一度放弃了侦探活动。但是发生了很多事情，所以决定复出了。这次是复出战，我可不会输的！”

雪村这样说着，啪的一声把手铐铐在了自己的左手上。

“啊”

接着右手也戴上了手铐。

我只能默默地看着。

“结姐姐大人，我们去旁边的房间吧。”

我们先退回到大厅。

没有看到门美和夕霸院的身影。在哪个房间里探索着吗？

我们在隔壁房间的门前停下了脚步。

“结姐姐大人就选这个房间吧，我选再旁边的一间。”

“雾切妹妹……真的要做吗？”

雾切沉默着点头，一个人走向了隔壁的房间。那个背影，果然还是很娇小，仅仅是个十三岁女孩子的背影。

我还在迷茫着。

新仙真的死了吗？

那是毫无疑问的。也许，之后出现的雾切的祖父，不比等其实是假货，是新仙的伪装，我想着这样的事……但是恐怕不是这样的。为了让新仙的计划顺利执行，最碍事的存在就是雾切不比等。想要阻止他，假借警察的手会十分有效吧。那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自杀剧，也可以说是为了这个而实行的吧。

所以在那个地方出现的雾切不比等必须是真的。

那么，在我眼前死去的那个男人，实际上是被伪装成新仙的不知道哪里的谁的可能性——那才更是不可能的。还有其他能做到那种死法的人吗？即使外表可以伪装，也没有人能模仿那个异常性。而且他是新仙本人这件事，是雾切不比等证明的。

果然新仙已经死了。

尽管如此，我却还是觉得他还活着。不仅如此，感觉距离近到可以在后颈感受到他的吐息。

是因为这座异样的馆吗……

我一边思考着一边打开了眼前的门。

床上放着手铐。

两个铁环——通常这是由锁链连接在一起的。但是，只有眼前被准备的那个，锁链并没有相互连接，而是从各自的环分开延伸，再经过门上的孔，连接到两个房间。也就是说，这并不是『一对手铐』，而是跨越左右相邻房间的『两对手铐中的半边』。共有这铁环的不是自己的双手，而是隔壁房间人的一只手。

我拿起手铐，一只写着『右』，另一只写着『左』。

真的要做吗？

最开始也是手铐。也许从那时起我就一直被与什么联系在一起。

『我不想再在新仙帝的阴影下生活下去了。』

雾切是这么说的。

她在害怕着。

这是当然的。亲眼目睹了好几个人的尸体，甚至连家人也……

我确信了。

能保护她的只有我。

我为自己的双手戴上手铐。

这样就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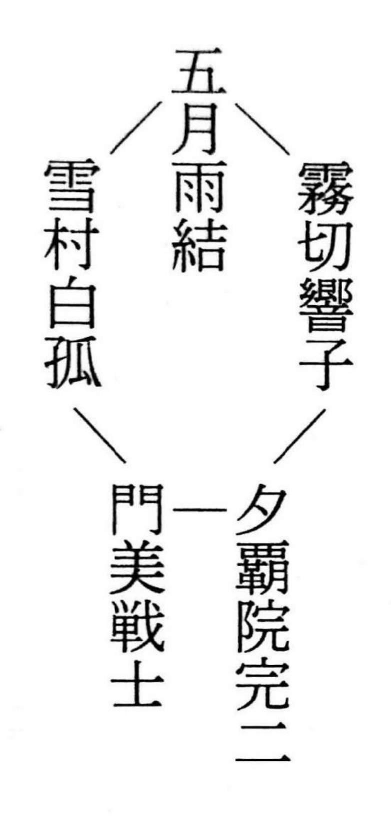
不管结果如何，挺起胸膛向前走吧。

我拖着从双手垂下的锁链离开房间。正好碰上从房间里出来的雾切。她的双手上当然也戴着手铐。

这样我的左手和她的右手就由长锁链连接起来了。

另一方面，我的右手和雪村白狐的左手相连。雪村旁边是门美，再旁边是夕霸院。夕霸院的旁边是雾切，这样一来，锁链的闭环就完成了。

雪村注意到走出到大厅的我，用手指向正前方。我终于注意到大厅发生的变化。



围绕着中央冰柱的铁格栅消失了。

似乎只有铁格栅滑动到地板下方，被收纳起来了。证据就是，在地毯上可以隐约看到圆形的缝隙。

我跨过那个缝隙，战战兢兢地靠近冰柱。

这时，冰柱对面客房的门猛地打开，门美走了出来。

“哈哈哈，所有人都戴上手铐后，终于可以靠近冰柱了。”

他的双手上也已经戴着手铐。

与此同时，他左边的房间的门打开，夕霸院出现在那。

“应该说是天然的保险柜吧，真美。”

夕霸院一边抖动着手铐的锁链，一边隔着画框眺望着冰柱。

全员都被手铐连接着。

这样一来，就再不能回头了。

“结姐姐大人，你看冰里。”

雾切指着冰柱。

仔细一看，透过半透明的冰柱，在中间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黑色物体。

看起来像是四方形的箱子。最大也就是一个手提包大小的物体被冰封在里面。

“冰里似乎有什么东西……是什么呢？”

“有谁有打火机吗？”

门美不知道在问谁。

但是谁也没有回答。

我的背包里有打火机，当然是侦探道具其中之一。但是我并没有自报姓名。

“真是没办法啊……”

门美嘟囔着，当场蹲下，翻起裤脚。接着缠绕在长筒皮靴上的小型枪套露了出来。

然后他从枪套里拔出了一把小枪。

“那个箱子就由人家收下了。”像是为了用枪口指向那个，随意举起了枪。“先到先得没有意见吧？”

“真危险啊，把那种野蛮的东西收起来吧。”

夕霸院试图阻止他。

“吵死了！”

门美朝着冰柱扣下了扳机。

枪声震耳欲聋。

然后在冰柱的表面，白色的冰沫飞溅。

火药的臭味开始在房间里扩散。虽然是闻惯了的味道，但还是不太想记起。

“果然护身用的枪，是起不了作用的吗。”

门美一边玩弄着枪口冒出的烟一边说道。

冰柱表面只留下了深约两厘米的弹孔。子弹壳在冰柱附近，像是筋疲力尽一样地滚动着。

“没办法，想其他的方法吧。”

门美把枪重新放回枪套里，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

紧接着，夕霸院也沉默地回到了房间。

“没想到居然有枪……”

我喃喃道。

“在这里似乎派不上用场就是了。”雪村一边观察着冰柱上的弹痕一边说道。“用枪弹也是这个样子，看来要把那个箱子从这里拿出来可不是件简单的事。”

“那个箱子就是新仙帝的遗产吗……”

“天知道呢。至少这应该就是下一步要做的事。”

在入口完成认证登录的五人，将手铐环状地连接起来，铁格栅就会打开——这么想的话，我们确实是离核心更近了一步。

“本来是为了只有在聚集了五名组织干部的时候才能解除，所制造的安全装置吧。”雪村说道。“因为核心的干部不在了，制造出了『空隙』，所以我们才能顺利的进入吗？这也是多亏了你们呢。”

确实新仙帝和龙造寺月下已经不在了。但是他们和乔尼·亚普加起来也不过三人，不够五人。是还有其他的干部存在吗？

说到底手铐只是单纯的陷阱，与其说是安全装置，倒不如说是为了将我们困死而准备的吧。

“那么，来开作战会议吧！”

雪村向我们招手，作出让我们坐在附近的手势。我们把脸靠在一起，在冰柱附近蹲下。

“从这里开始就是正式开始游戏了。不管用什么办法也要把那个冰封着的箱子拿到手。当然，要比夕霸院和门美他们更先！”

“不管用什么办法……可要怎么做？”

“那就从现在开始想嘛。”

我盯着冰柱。

直径约两米，箱子在那中心，所以说要取出来的话需要去除约一米的冰才行。

“如果有几十发子弹的话另当别论，但是我们没有那样的东西，门美看起来也是一样的。所以必须要考虑别的方法才行，比如说融化，削除，挖掘……两个人有带什么派的上用场的道具吗？”

我向雾切投去视线，应该把背包里的东西给雪村看吗，无言地问。雾切不假思索地点了点头。应该是做出了在目前阶段还是先配合雪村步调的判断。

我打开背包，把它翻过来。雪村立刻从散落在地板上的物件里找到了打火机。

“什么啊，你有带嘛。刚刚没有报上名字是很聪明的判断啊。”雪村抿嘴一笑。“还有看起来用得上的……只有这个螺丝刀了吗。”

把两样东西并排在地板上。

打火机就只是便利店卖的那种，也就是所谓的百元打火机。另一方面，螺丝刀也只是身长十五厘米左右的小型道具，轴也非常细。

“只有这些的话还是心里没底呢……”

“雪村小姐没有带到什么东西吗？”

“撬锁工具倒是准备齐了，但是这次好像没什么用呢。” 雪村耸了耸肩膀。“总之先试试这两样，能不能与那个冰之怪物较量吧！”

雪村拿着打火机和螺丝刀站了起来。

“首先是这个。”

雪村倒握着螺丝刀，将前端刺向冰的表面。但是不出所料，只是稍微留下了点伤痕的程度，要挖到中心好像要花很长时间。

“打火机的话怎么样？”

“我觉得光这样是做不到什么的……总之先试试看吧。正好门美和夕霸院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趁现在——”

雪村点燃打火机，接近冰的表面。于是与火接触的部分被烧焦成黑色，几乎看不出有融化。

“诶？冰烧焦了吗？”

雪村惊讶地用手指擦着烧焦的部分。

“直接用火去烧的话，气体的部分会烧焦的。”雾切说道。“不是直接烧，而是用热融化会更好。”

“欸—，学到了。下次教给孩子们吧。”

雪村这次再离冰柱稍微远一点的地方点火，冰的表面慢慢融化，开始变得湿润。

但是从整体来看，这只是抚摸程度的变化而已。

“果然还是不行啊。这个还是作为火种保存起来吧。嗯，还给你。”

雪村递出打火机，我接过那个，放到了大衣口袋里。

冰制保险柜似乎是比看起来还要坚固。就算想要拨开云雾，也完全找不到突破口。

其他的侦探们似乎也察觉到了这点，各自关在房间里摸索着攻略方法吧。

“没办法……我们也先分头去探索一下周围吧。也许能找到能把那个箱子取出来的有力道具也说不定。”

我和雾切同意了雪村的提议。

“听好了？这是一场赌上巨大遗产的比赛哦。你们也不想把权力交给那些奇怪的家伙吧？磨磨蹭蹭的话会被抢先的，千万拜托你们了。”

雪村告诫似地说道，然后疾步走回了自己房间。

“结姐姐大人，一起调查房间吧。”

我像是被雾切领着在大厅里移动。在移动的过程中，必须要注意不要让锁链打结才行。新仙是做出了多么麻烦的东西啊。

回房间的途中，突然注意到了设置在墙上的箱柜。

这个……我有印象。

“是打开穹顶的开关吧。”

雾切注意到了我的视线说道。

没错。因为这座建筑物原本是作为天文台使用的，所以天花板的穹顶是开闭式的。天花板和以前一样，会让人联想到『镜之地狱』般的，张贴满了镜子。

因为凹面镜而扭曲成奇怪形状的我和雾切，从上面俯视着我们。

我打开了箱柜，试着摁下开关。

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以前确实是可以把穹顶打开的——

“那个先放到一边吧。更重要的是，结姐姐大人，你看这个。”

雾切指着挂在箱柜盖背面的水银温度计。

温度计指示的是……

“零、零下十摄氏度？”我惊讶地确认了好几次刻度。“怪不得这么冷。但是我觉得外面的气温并没有那么低才是……”

“可以想到是为了维持冰柱做了温度调节吧。”

“真是荒唐的改建啊。下着雪的外面更加温暖什么的，真的是想要哭出来的状况了，虽然那样的话眼泪也会冻住吧。”

“比起大厅，客房会更暖一点。我们进去吧。”

雾切先行进入了我的房间，我跟在她的后面。

关上房间的门，确实感觉比大厅要暖和。门的四周都没有间隙，机密性似乎也很高。但是雾切手铐的锁链夹在两开门之间，无法避免会有冷气从中漏出。

雾切边环顾着四周边坐到床上，我坐到她的旁边。

“雾切妹妹，你怎么想？像现在这样，『黑之挑战』已经开始了吗？”

“集齐五人时『黑之挑战』就已经开始了，我觉得这么想是没有错的。”

“果然……说的也是。也就是说，三名侦探中有一名是犯人？”

“也不一定。”

“诶？”

“回过神后除了我们以外，三人都变成了尸体，这种事也是可能发生的。和上回一样。”

“啊，原来如此……”

令人讨厌的回忆。

过去，在天狼星天文台遭遇的事件中，除了我和雾切，同行的三名侦探，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被分解的尸体。活下来的只有我和雾切。

再也不想尝到那种恐惧了。

我自然地紧握住放在床上的雾切的手。手铐碰在一起，发出了干燥的金属声。

“为了这次也能两人活着回去，我们来仔细把握一下现在的情况吧。”

雾切用和平时一样冷静的表情说道。

我默默地点头。

“首先是手铐。”雾切举起一只手腕。“看起来没有钥匙孔，我想大概是电子操控的吧，就像是汽车的遥控钥匙一样的类型。”

“也就是说不能用撬锁的方式打开了？”

“虽然解锁需要找到遥控钥匙，但是我不觉得能这么简单的找到。”

“一直带着手铐的话，应该会很不方便吧……等等，仔细一想，这不是换不了衣服了吗！”

“衣服什么的，不换也没问题吧。”

“不不，问题可大了！”

“我想即使是最坏的情况，在168小时过了后也会自动解开的。一周左右而已没关系的

吧？”

“不是没关系的问题。雾切妹妹也是女孩子，那就多在意一点这种事啊！”

“还是有一点在意的。”

雾切摸了一下扎着头发的缎带，那是我送给她的礼物。

“嘛，虽然上衣不能换，但是下装可以换算是好事吧。先把背包放了下来真是太好了。”我叹了口气说道。“话说回来……来访者全员，都被锁链连在一起什么的，真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招待方式啊。”

从左右手铐，分别向房间外面延续的长锁链。如字面意义上的，束缚着我们。

通常，说到手铐的锁链，最多也就十厘米左右，只是把左右的环连接起来而已。但是我们现在所戴的手铐的锁链，不止拖到地板上，甚至还有更长，而且左右各与别人的手腕连在一起。

“这个锁链，粗略估计也有二十米长吧。”

“有这么长吗？”

“那就来试着测量一下，结姐姐大人有带着尺子吧。”

“啊，嗯。”

我从背包里拿出卷尺。

“结姐姐大人，请移动到房间最深处，也就是三角形房间的顶点。我也回到自己的房间，和你做一样的事。”

雾切拿着卷尺出了房间。这种时候的她很积极，看起来十分的激动。

她出去后，有一种与她相连的锁链被拉了几次的感觉。之后她回来的时候，测量已经结束了。

“建筑物的构造已经大体上把握了。客房深度约六米，这就是三角形『高』的部分的长度。然后底边约四米，也就是说大厅是边长四米的正五角形。如果像刚才一样，相邻的人分别站在房间的深处的话，到门位置最短的锁链长度是六加六，十二米。然后经过大厅的锁链，在拉紧时最短约三米。”

“嗯……也就是说？”

“锁链的长度约为二十米，减掉之后还有五米的富余。总而言之……即使因为手铐连在一起，在各自的房间里行动似乎也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

“问题是，这条锁链把我们五个人连接成环状，而圆的中心正是冰柱。”

“也就是说……除非让那根冰柱融化殆尽，否则我们连逃出这座建筑物都做不到吗？”

“即使冰柱消失了，只要锁链还是穿过门，就做不到全员一起从窗户逃出，除非取下了手铐。”

终于能看清楚状况了。

我们被困在这座馆内。

而且是自己亲自伸出双手——

既然要对『新仙帝的遗产』出手，这种程度的觉悟或者代价也是必要的吧。

“根据我的推理，解开手铐所需要的的遥控钥匙就在那个冰封的箱子里。”

雾切说道。

“诶，那遗产呢？”

“虽然我不认为有那样的东西……如果是一起装在那个箱子里的话，可能是某种数据储存器，或者是写了下一个提示的纸片吧。至少里面装的不会是金银财宝之类的东西。”

“嗯……不管怎么说，要攻略这场荒唐的游戏，只能先协助融化冰块，对吧？”

“对，暂且先听从雪村小姐的指示吧。”

“说实话，那个人也是无法信用的。因为至今为止已经好几次被侦探背叛了，除了雾切妹妹以外，我谁也不相信。”

“这我也是一样的，除了结姐姐大人以外——”

“啊，雾切妹妹原来相信我啊。”

我这么说了之后，雾切移开了视线，将回答糊弄了过去。

“那么，要怎么拿到箱子呢？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比其他侦探更快地攻略……”

我站起来环顾四周。虽然雪村说要找寻『派的上用场的道具』，但是客房里只有最低限度的家具。

唯一算得上是稀奇的只有，窗边的天体望远镜……

“啊，我想到了！用天体望远镜的透镜收集太阳光，然后照到冰柱上怎么样？”

我对于自己意想不到的好主意，禁不住提高了音量。

“以前有出现过聚集日光制造火灾的诡计，不过在角度上可能吗？”

雾切歪着头。

“朝南的窗户应该是可以的吧？当然，条件是得是白天，并且天气晴朗……即使阳光的角度有些不好，你看，只要用那个梳妆台就行了！”

我走近设置在墙边的小型梳妆台。它不是很大，移动起来应该也不会很费事吧。只要用这面镜子调节太阳光的位置——

“啊嘞？”

我想把镜子搬到窗边时，感觉到了违和感。

不管怎么搬动，梳妆台都纹丝不动。

仔细一看，梳妆台的脚用螺丝钉固定在地板上。

“这是什么……”

“床也好冰箱也好，所有家具都被固定在了地板上。”

雾切坐在床上冷静地说。

“你已经注意到了吗？”

“嗯，在刚刚调查自己房间的时候。”

“怎么会这样……难道是为了不让我们使用太阳光聚焦？”

“倒不如说，是为了让它不被使用在本来以外的用途吧。比如说把橱柜和梳妆台搬到大厅，然后在那里燃烧的话应该能变成相应的燃料吧？顺带一提，床单和毯子也是用铆钉钉在床上，为了不被搬出去吧。为了不让窗帘被拆下来，也是使用金属零件固定的。即使拿出来了，因为不燃性也很难让它燃烧起来。”

“为了保护冰柱，所以把家具都固定起来了？”

“恐怕是这样的。”

“这样的话，就算拿着打火机也没什么意义。因为没有什么可以燃烧的东西。”

“但也不是这样。”

雾切从床上站了起来，很突然地打开了冰箱。

里面除了几瓶矿泉水以外，还塞满了四角的砖块。雾切拿起了其中一个。

那是一叠钞票。

那是在女高中生的日常生活中几乎看不到的东西。但是我有见过它的印象，甚至可以说是精神创伤程度的深刻印象。在过去的『黑之挑战』中，那是用来交换我们生命的东西。

“一共有两千万。”

“两、两千万——”

我倒吸一口凉气。

“我房间的冰箱里也放了同样的金额。大概其他的房间也是一样的。虽然挑战状上记载的是『现金1亿』，如果从五个房间里都有两千万这么去考虑的话，计算就吻合了。”

“什么啊，这个……难道说拍卖会又开始了吗？还是说，难道这就是新仙的遗产？”

“不，恐怕这个是——”

雾切刚要说什么的瞬间，从大厅传来了嘈杂的声音.

我们反射性地站起来，冲入大厅。

夕霸院倒在了冰柱对面的地板上。他那华丽的外套铺在地板上，看起来像是高级的地毯。

门美站在他的旁边大声嚷嚷着什么，看样子他好像是把夕霸院撞飞了。

“明明只要老老实实交出来就好了，垃圾渣滓。”他手里握着银色的ZIPPO打火机。“啊哈，你们，看看这个。这家伙把打火机藏起来了啊。也就是说对我们说谎了。明明我们都是被锁链连在一起的伙伴，不好好相处可不行！”

门美语速飞快地说个没完，捡起了掉在附近的一叠钞票。

“那是我的钱……”

夕霸院抬起身体伸出手。

门美立刻一脚踢了过去，夕霸院再次变成了高级地毯。

“是我们的，懂？”

门美从那叠钞票里抽出了一张纸币。

然后毫不犹豫地用打火机点燃了它。

纸币很快忽悠燃烧了起来。门美就像站在舞台上的魔术师一样，把火焰扔到了空中。但是和魔术不同的是，火并没有熄灭，而是在空中描绘出一道弧形，然后落在了冰柱附近。

火就这样持续燃烧了几秒，直到变成灰。

“果然，是这么回事啊。”门美抱着胳膊说道。“看来是让易燃液体渗入到了万元钞票里了。”

“易燃液体……？”我不禁喃喃道。“也就是说，那个钱——”

“是为了融化冰而准备的燃料。”

一亿日元份的燃料。

确实只有一张就能够引发那样多的火焰的话，用上一万张的话融化冰柱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那个小小的黑色箱子里的东西有值得花费一亿日元去入手的价值吗。

“那么你们，别在那发呆了，快把钱从房间里拿过来。”

门美用大拇指指示我和雾切回房间。

“能不能不要随意推进对话？”

不知什么时候从房间里出来的雪村插了进来。

“哈？你算老几，从刚才开始就有点狂妄过头了吧？”

“我可没有回应你挑衅的打算。”雪村伸出一只手摆出制止的姿势说道。“你怎么用你房间里的两千万是你的自由，但是强行要求别人就不好了。结妹妹你们，不用听那家伙的话也可以哦。”

“你在说什么啊，你不会想说房间里的钱就是你自己的东西吧？那是本来就在这里的钱哦？并不是谁的私有物！”

“很遗憾，在我房间里的钱，就是我捡到的东西。不会让你随意使用的。”

“你这混蛋……”门美喃喃道，化着妆的脸像鬼一样扭曲着，然后突然当场弯下了腰。“如果不听我话的话，那就只能这样了！”

门美把手伸向长筒靴上的枪套。

他想要拔枪！

我立刻摆好了架势。

但是——枪套是空的。

门美慌忙环视四周。但是枪没有掉在任何地方。

“哪、去哪里了？”

“要找的东西是这个吗？”

夕霸院说道。

他保持着趴着的姿势，将画框立在地板上，透过画框用枪瞄准着门美。

“你，是什么时候……”

“下次踢人的时候，最好用你没有绑枪套的脚。”

夕霸院这么说着，把枪口对准墙壁，扣下了扳机。

空气在震动，墙壁上开了个小洞。在一瞬间的寂静之后，火药味开始扩散。上下两发式的德林杰手枪，已经子弹耗尽了。

“喂、喂！你在干什么啊！”

夕霸院不顾门美的抗议，站了起来，打开了枪的中折式枪管，强行将关节的部分扭弯，那里是构造上强度最弱的地方。这样一来，那支枪恐怕再也不能使用了。

“我也不打算交出钱，还有刚才烧掉的份也得还给我。”

夕霸院丢掉手枪，说道。

“不要被眼前的钱所迷惑了！你们根本不知道那个箱子里的东西有多少价值！那可是新仙帝遗留下的全部——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的全部哦？沉睡着足以撼动世界的力量！要为了区区两千万就将其舍弃吗？”

“你打算征服世界吗？”

雪村目瞪口呆地说。

“你们就尽管笑吧。比起被支配，我更想要成为支配者！”

门美吐出这句台词，然后回到了自己房间。他进了房间之后，他手铐的锁链也从门把处的孔被拉进了室内。大概是打算尽可能将锁链的剩余部分拉到身边吧。

“得救了。”雪村向夕霸院搭话。“虽然我没有打算向你道谢。”

“没关系，我也没打算救你。”夕霸院拍了拍大衣下摆说道。“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呢？我粗略调查了一下，但是没有找到可以攻略这根冰柱的道具，当然是除了钞票之外。”

“只能老老实实地削冰了吧？”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

夕霸院捡起了刚刚丢弃的枪，握着把柄砸向冰柱，破碎的冰四处飞溅。但是巴掌大的手枪，似乎造不成太大的打击。

“我们也开始工作吧！”

雪村带着我和雾切移动到了离夕霸院较远的位置，看起来并不打算和他合作。

“早知道这样的话，就带链锯来了。”雪村开玩笑道。“嘛不过，就算是用螺丝刀，只要花上一晚上的话，一米左右也是能削掉的吧。”

“一整晚都要持续削冰吗？”

“一边换班一边硬着头皮干吧。我们这边有三个人，可是相当有优势的。那就我来打头吧。”

雪村接过螺丝刀，一边哼着小曲，一边开始把它的尖端打进冰柱里。

与厚厚的冰相比，一秒钟能削掉的量十分的少。但是冰柱确实在被逐渐削减着。这样不断地削下去的话，总会——

那之后过了多少分钟？

冰连五厘米深都没有被削到。雪村好像很累了，迅速把螺丝刀交给我。

接过接力棒的我默默地继续工作。这时，在冰柱对面工作的夕霸院似乎是厌倦了这项工作，摇摇晃晃地回去了房间。在这之前他敲击冰的声音就已经明显减弱了。说到底他手上拿着的工具就不适合继续这项工作。

“呼呼呼，这样一来就是我们单独领先了。”雪村说道。“不过直截了当地说，我其实已经对遗产没有什么兴趣了。就这样退出游戏也可以。”

“诶？”我不禁停下了手上的工作。“怎、怎么了吗？这么突然。至今为止都这么起劲的……”

“因为啊——这可是两千万哦？突然得到了一笔巨款，虽然不能支撑一辈子的啦，但是作为孩子俩人的学费来说已经足够了。也就是说我的目的已经达成了。”

“你打算把那两千万带回去吗？”

“没错。反正也是搬不上台面的黑钱，那样的话就让我来有意义地使用吧。”

“但、但是……新仙的遗产要怎么办啊？”

我用手指着冰柱里封着的黑色箱子。

“比起无法确定是否能保住的黑箱子，眼前的现金要更直接哦？”雪村干脆地说道。“然后想和你们商量一下……如果万一，你们不需要放在冰箱里的那个的话，就……”

“让给你了。”

雾切即答。

“等等，雾切妹妹！”

“不愧是名侦探小姐！不止头脑好器量也大。我会时不时把你们的事讲给孩子们听的。啊，共计六千万！如果有这么多现金的话，暂时可以家庭和睦地生活下去了。”

“相对的，把你知道的事全部说出来。”

雾切面无表情地看向雪村。

“当然，我都会告诉你的……你想听什么？”

“新仙帝肯定已经死了吗。”

“还在纠结那件事啊。到底是造成了多大的精神创伤啊……其实，和我分手了的前夫是警察那边的大人物，信息就是从那里得到的。所以这至少不是谣言或者流言那种程度的东西，你也清楚吧。”

“但是……说到底警察的判断是正确的吗？死的人是新仙帝的确凿证据呢？”

我问道。

“这不就是接下来要确认的吗？警察也不是一直沉默着的，警察的数据库里似乎是记录了新仙的指纹和DNA信息，不久就可以确认是本人了吧。”

雪村轻松地说。

另一方面，雾切连眉毛都没有动，一直都面无表情。

“如果新仙真的死了的话，这个『黑之挑战』到底是什么……？”

雾切喃喃道。

我知道那个的答案。

这次的『黑之挑战』毫无疑问是为了雾切响子而准备的杀人事件。换言之，是死后仍留在现世的新仙帝的诅咒——

『即使我不在了，组织也仍然会按照程序继续运行，「黑之挑战」也会跟从前一样照常举行。』

新仙确实是这么说的。

“说起来，差不多要肚子饿了。”雪村看了眼手表漫不经心地说道。“本来打算在晚饭前回去的，所以什么也没准备……”

“如果是面包和点心的话我们有哦。”

我这么说道。

“哇，准备得真充分。”

“也有水壶，如果不介意的话……”

“有冰箱里的矿泉水就好了。”

“最好不要喝那个。”雾切说。“里面下了毒的可能性很高。”

“想的太过了吧？如果用饮用水来实行毒杀的话，作为游戏会收获一片嘘声吧。但是呢，去冰箱拿也挺麻烦的，水壶就不客气了。”

我们在冰柱前，像是在野餐一般完成了进食。但是由于异常寒冷，并没有多少食欲。看来只有埋头在眼前的工作中，才能暂时忘却寒冷。

我吃了一点巧克力之后，马上又开始继续削冰的工作。

但这种情况并没能持续多久。在用螺丝刀多次刺入冰柱的过程中，突然轴从根部彻底折断了。

“怎么会……”

看着手里剩下的把柄，我只能沉浸在悲伤中。折断的轴滚到了我的脚下。

“啊啦啦，这下可麻烦了。”

雪村捡起折断的轴。

“是便宜货真的很抱歉……这样一来就没法继续工作了。”

“看来有必要重新考虑一下计划了。首先，在这个寒冷的状态下是没法一整晚持续工作的。话虽如此，也没有能悠闲攻略的余裕。”

雪村像是抱着自己的身体般摩擦着双臂。

“也有烧一点钱取暖的手段……”

我这么说了后，雪村马上反驳道。

“一点？一点是多少？一张是不可能变得暖和的，十张也不够的吧。那么一百张？不行不行！那是不可能的！挣那么多钱有多辛苦啊……”

确实那才是普通的想法。但是在这个异常的游戏中，必须要做出常识外的举动才能保全性命，这种事也是有的，我至今为止已经有过好几次那样的经验。

虽然想着不知道能不能说服雪村，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实际上，只是烧了数张的话也是毫无意义的，这是事实。

三个人紧紧靠在一起，正想着接下来要怎么办时，客房的门打开了，门美走了出来。他一边大口喝着塑料瓶里的水一边径直走向冰柱，突然将手中残余的水泼洒出来。

水一瞬间变成白烟包围住了冰柱，但是也仅此而已。半透明的冰柱表面，沾着白色的霜，不如说看上去比刚才更厚了。

门美确认了这一点后，一言不发地回到了房间。

“什么，那个。”

我们面面相觑。他是想着塑料瓶里的水是不是能做点什么吧。

“那家伙就先放到一边吧。”雪村耸了耸肩。“比起这个，我们要不要也先回房间一趟，总

之还是太冷了……”

现在的我们，已经无法让微微颤抖着的身体去做任何事了。虽然也有过在雪山上为了狙击战做准备等了好几个小时的经验，但是感觉比那个时候还要冷。

“暂时先把自己包在毛毯里吧。”

雪村这么说着进入了自己的房间。

大厅只剩下我和雾切。

“总有种是在做无用功的感觉。”我无力地嘟囔道。“每次都，让我们参加些莫名其妙的游戏……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啊。”

“因为是侦探。”

雾切既没有迷茫也没有停顿地说道。但是那张脸因为寒冷而变得完全苍白，似乎就这样变成了冰雕一样。

“那三个人中真的有凶手吗……雾切妹妹有没有预测到什么？”

“全员都很可疑呢。”

“……那也是当然的。”

“我们也回房间吧。这样下去的话，会因为低温症连思考能力都被夺走的。”雾切径直向我的房间走去。我们一起进了房间。

关上门的话，多少能遮挡些冷气。恐怕冷冻装置只有在大厅运作，对客房没有影响。但是也没有暖气，所以不能再暖和了。

“至少比大厅要温暖得多。”

因为一直待着不动也很冷，所以我漫不经心地透过窗帘的缝隙往外看去。

这边窗户的前方好像是悬崖，积着雪的白色地面，从中途像是切断了一样变成了一片黑暗。在黑暗的另一边，或许是风在狂吹吧，能听到呜呜的嘶吼声。

雪依旧下个不停。或许是受了风的影响，比刚才还要强烈、凶暴。在被风雪幕帘的对面，稍微偏左的地方，那是雪村的房间吧。

确认了窗户上的锁。那是长柄月牙锁，是只要将把柄拉到水平就可以解锁的结构。试着扭了一下把柄，很轻易就打开了窗。

看起来也能从这里出去。但是，只要还被手铐连接着，就去不了多远。

我关上窗户，将它重新锁上。

回头看向室内，雾切正在观察着浴室。

“发现什么了吗？”

“不，没有什么特别的。”

雾切摇了摇头。

我从她背后与她一同看向浴室。

是厕所和浴室连在一起的一体化浴室。没有浴池，用帘子隔开了一些淋浴空间。花洒固定在墙上，无法移动。

“啊，对了！热水！”

我这样想着，拧开水龙头。

把热水收集起来，浇在冰柱上的话，不是就能融化冰了吗？

但是不管怎么拧水龙头，也没有热水出来。看起来这种程度的打算，敌人也预想到了。

“骗人的吧……不出热水的话，也就意味着连淋浴也做不到了吗？”我愕然地说。“明明在诺曼兹酒店都能淋浴的，在这里就不行了吗？”

“结姐姐大人，看这个。”

雾切指着浴室的墙壁。那里有一块写着数字的金属板。

『22:00——7:00』

“这是什么？”

“似乎只有在晚上十点到第二天早上七点这个时间段，才能使用淋浴设备。”

“时间限制？总比不能用要好……不管怎么说，只要有热水出来的话，不是就能用来融化冰柱了吗？”

“要怎么把热水运到冰柱那呢？”

“嗯……有了，塑料瓶！”

“只是浇一点点热水的话会有反效果哦。”

“那就把你和雪村小姐房间里的塑料瓶也收集起来，用水瓶接力的方式一个接一个地持续浇热水，你觉得怎么样？”

“能顺利吗？”

“总归比什么都不做要好，只能这样相信着试试看了。”

我确认手表上的时间。时间刚过下午六点。离能使用淋浴设备还有些时间。

大厅那边静悄悄的。以雪村为首，其他侦探们似乎也是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

刚才门美把塑料瓶里的东西倒了出来，说不定是在淋浴时间到来前的事前准备。在冰箱里被冰冻的水——在这里不如说空气还更加温暖——将其浇在冰柱上会发生什么，会不会是在尝试这个呢。

我坐在床上。因为是简单的钢管床。用来靠背的床头板、围栏都是没有的。上面只有毛毯一条，看来这次的游戏也是和寒冷的战斗。

那之后在等十点到来前，我们仔细地调查了房间里，然后在床上休息，时间就这么过去

了。

过了九点，在离淋浴时间到来还有三十分钟的时候，不知道从哪传来的机械声在馆内响起。

『距离大厅封锁还有三十分钟』

我和雾切停下了吃零食的手，不由得面面相觑。

“大厅封锁……？”

『全员，在翌日清晨到来之前请在自己房间里待机』

机器声重复了三次同样的说明后就结束了。

然后雪村慌慌张张地冲进房间。

“刚刚那个听到了吗？”

“是、是的。”我点了点头。“晚上十点以后，不能出去大厅……是这个意思吗？”

“好像是这样。不愧是新仙帝，防范措施也做的很好。剩下还有三十分钟，在这个时间内要拿到那个箱子看起来很困难，那么竞争就留到明天再进行吧。”

“雪村小姐，还没有放弃吗？”

“能拿到手的东西我自然会收下。但是眼前更重要的是，守住眼前的现金。在对门美和夕霸院保持警惕的同时，有机会的话就连宝物也一起收下。但是不会勉强，毕竟我还有不得不回去的地方在。”

不得不回去的地方——

是啊，她的家人还在等她。与我和雾切不同。当然雾切也有家人，但是只要还被新仙帝的亡灵所附身，就哪也回不去。至少她是这么想的。

雾切的推测正确的话，解开手铐的钥匙就放在那个箱子里。我们首先要得到那个才行。

“那么，我到明早前都会在自己房间睡觉。虽然我也不想再说了，你们也要小心。明天大家一起笑着离开这里吧。”

雪村挥了挥手走出了房间。

“封锁到早上吗……”

“淋浴作战失败了呢。”

雾切说道。

“啊，是这样……如果大厅十点时候就要封锁的话，就不能使用淋浴来攻略了。”

“看来只能老老实实地在房间里等清晨到来了。”

“到早上之前什么都做不了……”

“晚上是犯人的回合，一定有准备了什么。”

雾切说着就这样坐到了床上，突然抱住了了我。我撑住她布娃娃一般轻飘飘的身体。她保持着这个姿势，沉默着。

“怎么了？雾切妹妹。”

“我听到了死神的脚步声。从今早开始，心中的不安就一直没有平息下来。”

她伏在我的胸前说道。

“没事的啦，至今为止都平安度过了吧？那就是雾切妹妹已经习惯了驯养死神这件事的证据。死神什么的根本不是你的敌人。”

“我不想就这么离开。但是——”

我环抱住喃喃自语的她，温暖她冰冷的身体。

我们就这样，又过去几分钟了呢。

然后不久，那个广播又响起了。

『距离大厅封锁还有五分钟。全员，在翌日清晨到来之前请在自己房间里待机。另外，在不遵守规则的情况下，将会启动自爆程序』

“什……什么？自爆程序？”

“戴着手铐的全员，夜晚时间都在自己的房间里，这就是游戏继续的条件吧。”

雾切抬起头说道。“我差不多该回房间了。”

雾切离开了我，从床上站了起来。就这样一言不发地移动到门前。

“雾切妹妹。”我从背后叫住了她。“明天见。”

“结姐姐大人……”

她回过头，就这样站在那里。

我走近她，亲吻她的额头。

“我一定会保护你的。”我这么说后，她一脸不可思议地抬头看着我。“而且……你看，即使分开了，左手也是这样连在一起的。”

『距离大厅封锁还有三分钟。全员，在翌日清晨到来之前请在自己房间里待机。另外，在不遵守规则的情况下，将会启动自爆程序』

“结姐姐大人，一定要从这里一起回去。”

雾切留下这句话，走出了房间。

『大厅封锁的时间到了。那么各位，晚安』

到了晚上十点。

与此同时，门响起了上锁的声音。试着开了一下门，但是门纹丝不动。

这样一来又是一个人了。

总之，那个什么自爆程序似乎没有被启动。如果不听从广播的话，会变成什么样呢？不太想去考虑。

看向窗外。视野不知从何时起变得一片空白，狂风呼啸。窗户的锁可以顺利打开。试着打开窗户一看，只见细雪扑面而来。

好像可以出去。但是被手铐连在一起的话是离开不了馆太远的。就算不是这样，要走出一片雪白的森林也是很危险的。

我们被关在这个小房间里。

关上窗户，寻找在暴风雪对面应该能看见的隔壁房间的窗户。那里是雾切的房间。说不定，雾切也像我一样，在暴风雪的对面找寻着我的身影。

雾切妹妹——

明天早上，也能和以往一样见到面的吧？

我进入浴室，拧开水龙头。一开始出来的是冷水，但是很快就变成了热水。久违地接触到了温暖，让我不由得感动。我坐在卧室的边缘，光着脚，先让脚淋了热水。顿时周围开始冒出白雾。

好温暖——只是这样的事情，就让我感到无比的幸福。

由于雾气，整个浴室一点点暖和起来。如果就这样放着热水不管的话，就可以避免在等待早上到来前因为寒冷而冻僵的情况了。

我回到床上仰面躺着。在无意间想要移动枕头的时候，发现做不到那样的事。枕头和床单是一体的，无法拿起来。这里所有东西都是固定的。

为了不让毛毯掉落，毛毯在床的两侧和放脚那一侧都被钉子钉住了。睡觉的时候，有必要让身体从开口处钻进去。把它想象成睡袋一样的东西的话，似乎也不是那么的麻烦。

风在呜呜地呼啸。那个声音渐渐，变成了呼唤我的声音。

像是悲鸣一般，向我求救的声音。

眼泪自然地溢了出来。回过神来，注意到我经常会在睡觉时哭泣。是从那天开始，从妹妹被拐走的那一天开始。

我想妹妹大概，是在被绑架的车里向我求助吧。在被犯人殴打，意识朦胧中，我确实听到了她的声音。

眼泪自然就涌了出来。

我被迫作出决断。

我知道如果不在这里作出决断的话，一切都会失去。

擦干眼泪，站起来。

没有时间犹豫。

不做不行。

我要做的事只有一件。

用这把刀将其刺死。

没有犹豫。

然后——我刺了人。

那生动的触感，并不是想象的产物。是现实。我刺了下去。我刺了人。我刺穿了人！

到底在做什么啊？

为什么我会做这种事？

低头看着手上的血。那毫无疑问，是人的血。是我做的。

这是梦吗？

血腥味。

刺穿对方身体的刀。

颤抖着的我的手。

这些毫无疑问都是现实。

要是梦就好了。

不如说，接下来将要开始的，是噩梦——

第三章 果てしない白（无尽之白）

『大厅开放的时间到了。祝各位早安。』

早晨七点。

在三次机械广播之后，房间的门锁解除了。与此同时，我飞奔向了大厅。

就如同是计算好了时间一般，雾切从我旁边的房间里出来了。

我们一看到对方的脸就冲了过去，紧紧抱在了一起。雾切的身体是如此冰冷，像被夜晚本身渗入了一般。她的面色不比平时的好，眼睛下方浮现着浓浓的黑眼圈。

“看起来并不是睡得很好的样子呢。”

“结姐姐大人……闻起来好香。是用了洗发水吗？”

“啊，嗯。我还希望他们至少也准备一下吹风机呢。”

过了一晚，大厅的样子稍微发生了变化。墙壁和地板一直到天井的地方都薄薄地覆着一层霜。可能是从我们侵入馆内之后温度就产生了变化的关系吧。这里一下子就成了洁白的

冰之世界。

“呜呜，好冷啊。习惯了客房的温暖之后，大厅就冷得恐怖呢。”

我确认了一下柜子里的温度计，与昨天一样是零下十度。果然温度是在一定程度上被保持着的。

作为问题中心的冰柱也整个被霜附着，失去了透明度。如果不仔细观察的话，我们花费时间挖的那个洞看起来就像是变回了原样。

“看到这根冰柱……我已经受够了。”

“比枪击战之类的要好多了。”

雾切耸了耸肩。

在我们之后从房间出来的是夕霸院。他气派的外套下摆飘动着，将之前带着的的那个画框举向我们。

“早上好，诸君。虽然很突然，但我想到了攻下冰柱的办法。”

“诶……真的吗？“

我半信半疑地回应。

”非也，虽然一个人也可能办到，但是大家一起协力的话效率更高。恐怕这就是组织那边预定好的模范解答吧。如何？要按我的方案来吗？“

”倘若如此，那个箱子算是谁的东西呢？“

”当然是归我了。毕竟是我最先想出来的嘛。“

“那样一来我们不就只是在被强迫劳动吗。”

“怎么会呢。我如若能成功继承遗产，就让你们做侦探王的秘书吧。”

“不必了。“ 我瞬间回答。”话说回来……侦探王是什么意思？“

”统治所有侦探的存在，那就是侦探王。新仙帝是最接近这个概念的男人。不过真是遗憾，他的雄心壮志尚未实现就七零八落了！“

”你不会真的想成为新仙帝二世吧？“

”不，作为侦探应该赞同他的美学的点几乎为零。我欣赏他，是因为我作为艺术家的品味。看看这座奇异的场馆！你们也见过他其他的作品吧？那是将房屋的建筑之美与诡计的功能之美如同双重螺旋般交织在一起而建造出的艺术作品！“夕霸院好像兴奋起来了，一边将画框来来回回地举来举去一边说道。“但是其使用这满溢而出的品味的方法可是大错特错了。他并不是成王之器。犯罪被害者救济委员会？这是愚蠢的巅峰、究极的败笔，大概只是没有资质的庶民在够不着边的云端上描绘的的白日梦罢了。然而！我就可以将他所留下来的艺术作品们有意义地吸收转化。这些建筑物们不应该是为了犯罪者存在，而应该是为了侦探而存在的。我要将他的遗产与建筑物们作为侦探组织的基础利用。而后本人夕霸院就会建起世界所渴求的侦探王国！”

夕霸院以戏剧性的动作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真是不像样。但他也不像是在把真心展露给我们看。

“想要与我一同前往我所描绘的未来的话就是现在。那么，两位意下如何呢？”

夕霸院向我们伸出手。

”把箱子取出来的方法的话，我也想到了。“

就像是甩掉那只手一般，雾切转过身去背对着他说道。

“这样吗……那么能不能能让我听一听那个方法呢。”

“雾切妹妹，不能说啊！”

“我知道。”

“雾切合上嘴后，夕霸院露出了痛苦的神情。他会不会其实根本没有想到攻略方法呢……

“总之先等雪村小姐醒来吧。”

我为了驱走寒冷从原地走开，然后突然注意到了。绒毯上残留着我走过的足迹。因为起了霜的缘故，绒毯成了小小的雪原。

向周围看去，雾切和夕霸院的足迹也残留了下来。另一方面，雪村和门美的房间周围没有足迹。与之相对的，地上留下的是类似锁链拖动的痕迹。那其中的一端也当然是与我的右手腕连在一起的。我要是动一动的话，很大程度上锁链也会跟着动。

然后过了几分钟。

屋内这么冷，这样的等待很快就变得痛苦了。我终于着急起来。走到了雪村小姐的客房前。

“把她叫醒应该不会被骂吧？”

“没问题。”雾切抱着双臂回答。“比起这个，我有种不详的预感。”

那句话让空气凝结了。

我敲了敲门。

然而没有回音。

“雪村小姐？我要开门了！”

门并没有上锁。

轻轻一推就开了。

雪村小姐在被窝中。直到胸口边都盖着被子睡着。脚朝向门这边，头冲着窗户。她以一种稍微侧卧着的姿势闭着眼——只看那副模样的话，除了她在安稳地睡觉之外察觉不到任何异样。

但是一眼就能知道她已经死去了。

在她的右肩附近立着一根如同犄角一般的异物。是柄小刀。若是只看在身体之外的部分，大概只有十五公分，作为刃物并没有那么大。

在我和夕霸院愣在门口哑口无言的时候，雾切小心翼翼地接近了雪村，将手指押上她的

脖子。

“确认死亡。已经没有温度了。”

已经没有温度了——

那句话刺透了我的胸口，使我的心脏冻结。

“怎么会……雪村小姐她……”

我连说出这句话都已经是竭尽全力了。

“是自杀吗？”

夕霸院问道。

“不是。如果是自杀，执刀的手会暴露在毛毯外，但是她的两只手都好好的在毛毯里侧。”雾切说道。而且，就算是要自杀，刺到的却是肩部这一点很奇怪。应该有更加致命的地方可以——“

”哎呀呀，怎么回事？难道说是有尸体？“

突然从我们身后传来了声音。是门美。

”化妆多花了些时间。死去的是的张扬跋扈的单亲妈妈？节哀顺变。被留下的孩子们可要如何是好呢。“

门美边以开玩笑的口气说着边进了屋。我冷眼瞥了他一眼，谴责他的冷漠。他大声笑着糊弄了过去。

“看起来并不是自杀呢。刀只是刺进身体几厘米，出血也没有那么严重。要说就这么死了果然有点……想必死因应该是另有玄机的吧。再说，脸上没有看到淤血的痕迹，也没有抵抗争斗的迹象……那么，是中毒？”

门美熟练地检查着尸体。虽然不能说是意料之外，但他的确是擅长杀人事件的数字“9”行列。

“刀上被涂了毒药的可能性很高。”

雾切从口袋中把黑色的纸片掏出来给门美看。是黑之挑战的挑战状。门美抱住双臂看了起来。

“北非蝎毒素……蝎毒吗。还弄了点前卫的东西给我们呢。”他这么说着凑近窗户，拉开了窗帘。“窗户的锁锁着。那边如何？”

雾切拉开另一侧的窗帘。那边的锁果然也是锁上的。这样一来，就成了等边三角形两条边上的锁都被锁住的状态。

“雪面上没有足迹。”雾切望了望外面说道。

“这边也是。”门美说。

“原来如此，这就是密室杀人吗。”夕霸院没有进屋，站在门口说道。“没有从窗户出入的痕迹。门也是，从晚上十点到早上七点这段时间里是被锁住的。应该没有任何人能闯入这个房间。”

“嗯……那会是怎么回事呢。”门美抱着双臂回答。“说到底，这可是新仙帝打造的游戏啊。就算身为挑战者的犯人被赋予使用万能钥匙的特权也不奇怪吧？所以犯人是可以随意进出客房的啦。”

“不，这不可能。参考新仙帝的审美品味的话，这种方式实在不能说公平。”

夕霸院反对道。

“太烦了啦，大叔。已经死掉的人制定的规则，到现在还有什么理由遵守啊。”

“我赞成夕霸院先生的意见。”我想都没想就插了嘴。“‘用万能钥匙把密室打开进行杀人’这种事，并不能算作是豁出性命挑战侦探的谜题。这起杀人事件如果现在和组织还有关系的话，就更加应该认为它是一个解谜游戏，并且使用了可以被解开的诡计。“

之前龙造寺月下也如此说过。

【“黑之挑战”从根本上来讲是以公平的规则来运行的。我看中新仙的，正是他公平公正的精神】——

“哈？跟傻瓜一样。说到底这世上存不存在公平的诡计啊。你们两位简直跟组织的同伴似的，难道不是在拥护杀人犯吗。”

“这……这种事……”

“就算是用了诡计又能怎么样呢？要弄清这个女的是怎么被杀的，就非得跟我们吵吗？”

“是侦探的话，那难道不是应该的事吗！”

我有些气愤地说道。

然而门美只是用鼻子哼了一声。

“你在这个女人被杀之前什么都没能做到。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什么能被称为是侦探的资格了呢。”

不是这样的。

虽然我心里这么想，但是完全没有找到可以反驳的话语。

“犯人使用万能钥匙进入房间的可能性为零。”

一直沉默不言的雾切开了口。

我们就像被冷水激了一样，一瞬间安静下来，看着这位小小的侦探。

“啊？你怎么就能如此肯定呢？”

门美皱起了眉头，质问雾切。

“绒毯上起了霜，如果出入房间的话就一定会留下足迹。但直到我们进入这个房间之前，门前是没有足迹的。因此，无论犯人有没有万能钥匙，应该可以断言没有人出入过房间。”

“哈哈，虽然很遗憾，但是人家无法接受这种说法。毕竟人家可不知道绒毯上的霜是什么时候起的，对吧？犯罪可能是在起霜之前实施的嘛。就算是起霜之后实施的，也有可能在那之后又起了一层霜，把犯人的脚印盖住了。这样如何？”

的确就像门美说的那样，霜是何时开始产生，又是何时将地板全部覆盖的，我们都无法确定。在涉及到雪上足迹的问题中，什么时候开始下雪、什么时候雪停、下的多大这些事常常会成为重要的条件，但大厅的起霜情况无法准确判定。

“的确是这样。起霜的时间点是无法精确推断的。”雾切干脆地承认道。

“看吧。别得意忘形了，小鬼。就算我们的编号都是以9打头，表示级别的数字就已经决出胜负了呢。明白的话就别跟我起冲突。”

“就算如此，我也还是可以断言犯人没有从门出入房间的。”

雾切锐气不减，径直走向门美。

门美抓住了雾切的前襟。

我连忙插进两人中间。一共六条锁链相互交错，感觉马上就要缠绕在一起了。

“哼，随便你。那你就说说看吧。为什么犯人没有使用门出入房间呢？”

“答案很简单。要说为什么的话——只是因为我监视了一整晚。”

面对雾切的回答，门美就如同麻痹了一样，暂时沉默了一会儿。

“监视了一整晚……从哪里？怎么监视的？“我代替门美问道。

”我只是从自己的房间窥视大厅而已。作为犯罪现场的这个房间在我自己的房间的斜前方，如果有人出入的话，我可不会放跑他。“

”就算你说是窥视，那又是怎么做到的？门又没有间隙。“

”让手铐锁链通过的洞总是有的吧？“ 雾切指着门说。”从锁链这种东西的构造上来讲，无论怎么尝试制作严丝合缝的洞，都会留有缝隙。我就是从那个缝隙窥视大厅的，就像是从钥匙孔偷看室内一样。“

”但、但是……一整晚都在监视？“

”正是如此。犯人都把挑战书甩过来了，当然要有这种程度的觉悟。如果发现了有可疑行动的人，告发犯人时说不定就能成为决定性的证据。不如说……我很不甘心只能做到这种程度的事。就结果而言，还是出现了被害人。”

雾切遗憾地垂下了头。

有谁能责怪她呢。她可是持续了一整夜与孤独的战争。脸色不太好也一定是这个缘故吧。她挺身直面着事件。

“怎么看都是故弄玄虚吧。”门美轻蔑地说道。“持续一整晚从那个小洞里监视大厅？不可置信。晚间时间可是有整整九小时的！”

对于这番话，雾切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门美咂了咂舌，不知是不是放弃了反驳，径直从我们身边离开了。
“即便如此——”夕霸院环视着房间说道。“如果没有人从门进出的话，犯人是怎么入侵这个房间，又是从哪里出去的？”

“肯定是从窗户进出的吧。”

门美不耐烦地说。

“可是窗户的锁不是从里面锁着吗？”

“那么结论只有一个。也就是说犯人还在这个房间里咯？”

敷衍的口气。

但那是意料之外的回答。如果考虑到有除了我们以外的第三者——外部犯存在的可能性的话，也并非是不可能的。

环顾四周。壁橱里，床底下，浴室……可以供犯人躲藏的地方有好几个。

“怎么可能会有那样的事——”

“不，也不能说没有。”夕霸院突然神色紧张地说。“有和我们一样以新仙帝的遗产为目标的同行前来也不奇怪。那个不速之客发现无法从正门进入建筑物，所以强行从那扇窗户闯了进来。然后杀害了雪村，现在也在屏住呼吸看着我们。比如——在这里！”

夕霸院打开了壁橱的门。

但是里面是空的，并没有人。

“这里吗？”

趴在地板上，窥视床下。

那里也没有人。

那之后，我们绕了一圈室内。但是无论是在浴室、床上还是在天体望远镜中，都没有什么人藏在里面。

“没有犯人——这种事有可能吗？”

夕霸院一副动摇的样子说。

“既然窗户外没有留下脚印，就已经可以说明没有第三者从窗户入侵的可能性了吧？”

我说道。

“是怎样呢？”门美别有深意地笑着说“如果是这种强度的风，足迹很快被抹去也不奇怪吧？”

“是啊……确实昨晚下了很大的暴风雪，几乎看不清外面。”

“是吧。”

门美冷淡地说着，移动到入口附近。他把掉在那里的东西捡起来了，是矿泉水的塑料瓶。里面还剩一半左右，盖子好好地盖着。

我也从刚开始就很在意那个。在进入房间后，那个东西立刻靠着房门左手边的墙壁滚动了起来。最开始还以为只是垃圾而已……

“那有什么问题吗？”

夕霸院问道。

“这个塑料瓶，从你们进来时起，就已经倒在那里了吗？”

“啊，没错。”

门美听了之后笑了。

“哈哈—，原来如此啊！人家知道犯人是谁了。啊，真是令人心情舒畅！人家啊，大概就是为了这个瞬间而做侦探的吧。”

“犯人…知道了吗？”

我吓得歪头看过去。

“那就马上开始告发时间吧。虽然可能会被认为操之过急，但是还得想办法解决冰柱的问题，还是快点结束比较好。”

“喂，雾切妹妹。那个人说了那样的话……”我凑近雾切的耳边悄声说道。“怎么样？雾切妹妹还不知道犯人是谁吗？”

“嗯，还没有。”

“是、是这样啊……”

“因为是难得的机会，就听听他的推理吧。”

雾切毫无表情地说道。看起来并没有特别着急。

“悄悄话结束了吗？”门美指着我们说。“接下来大人会给你看看真正的推理，小鬼就稍微安静点吧。”

我没办法只好闭嘴。

“那么，马上开始解决篇可以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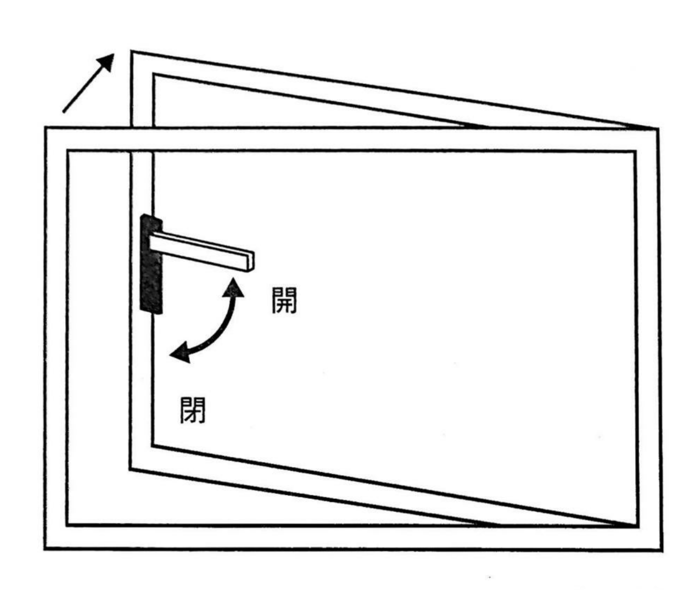
没有人有特别回应。

在横卧着被害者尸体的房间里进行的推理剧。有点害怕逐渐习惯了这种状况的自己。

“人家注意到的是窗户的锁哦。”

门美装模作样地迈着大步向窗户靠近。

刚才还说着否定解谜的话，现在却是一副很享受似的态度。这也是编号『9』的天性吧。



窓の鍵

“这个大窗户。有两张榻榻米的大小吧。锁在房间的内侧，是通过旋转把柄来挂上半月形锁的类型。锁上的时候把手是垂直的。打开时将把手向水平位置旋转。拿钟表的针来比喻的话，六点是上锁的时候，三点是开锁的时候。”

门美用房间右边最里面的窗户进行说明，对面的左边最里面的窗户，就像等腰三角形的轴对称一样，是刚好左右反转的状态。也就是说，锁上时的把手仍然是朝向六点钟方向不变，但是开锁时的位置变成了九点。

“试着打开看看的话……”门美这样说着打开了窗户。“窗户主体并不是横向滑动的，而是像门一样以一处为支点，一推就会打开。如果全开的话，就能有足够人出入的间隙了。”

“窗户的构造什么的，一看就知道了。有必要说明得那么详细吗？”

夕霸院有些愕然地插话道。

于是门美把手中的塑料瓶向夕霸院全力投去。因为瓶子里还有一点水，所以以相当的气势砸到了夕霸院的额头上。

“人家最讨厌在解说的时候被说多余的话了！明白了吗？知道了的话就快点把那个塑料瓶还给人家。这可是重要的证据！”

如果是重要的东西的话别扔不就好了……虽然心里这么想，但是没有说出口。不知道接下来会飞来什么。

夕霸院揉着额头，捡起塑料瓶扔回给门美。

“人家是为了让像你这样的笨蛋也能听明白在仔细地说明啊。闭上嘴听着就好了。”门美这样说着，接着重新关上窗户。“然后，尸体被发现的时候，两边的窗户都被锁上了。这个正如刚才确认的那样。没错吧”

我点头肯定。

“犯人从门进出的可能性很低。也就是说，只能认为是从窗户进出的。那么，犯人是如何使密室杀人成功的呢。解开这个谜的关键就是这个。”

门美将塑料瓶旋转着向上抛然后再接住。是非常普通的塑料瓶。那个为什么会成为破解密室的关键呢。

“人家会按顺序说明的。”门美坐在床上，像是摆架子似地跷起二郎腿。“犯人在半夜里，以黑暗和风雪作掩护，从外面接近了这个房间。当然在那个时候，窗户上锁了，不能进去。于是犯人从外面敲响了窗户，叫来了在室内的这个女人。”

门美用大拇指，指了睡在床上的雪村。

她闭着嘴什么也没说。已经永远不可能开口了。

“窗外突然出现了奇怪的家伙，一开始会吓一跳吧。但是最后，这个女人还是把人放进来了。”

雪村自己把犯人放进来了？

这种事有可能吗？

“然后，虽然不知道犯人和这个女人之间发生怎样的争吵，但是如果说这是『黑之挑战』的话，犯人应该是因为什么事件而对这女人怀有怨恨吧？总之因为各种理由，犯人刺了这个女人。”

门美摆出一副将刀插向雪村的样子。实际的小刀还活生生地扎在那里。

“那么，接下来终于要说到从密室中逃脱的手法了。”门美目光炯炯地说。“首先，请再仔细看一下刚才说明的窗户的把柄。”

门美从床上站起来，再次站在窗前，握住了窗锁的把柄。

“要打开窗户的时候，先将把柄旋转到水平，然后推开。”门美如说明那样打开了窗户。“这个时候，如果人家将手从把柄上放开的话，会怎么样呢？”

门美实际演示了一遍。

于是失去了支撑的把柄又因自身的重量转回了垂直方向。从三点的位置回到六点的位置。

“把柄的轴很松呢。所以如果不用手支撑住的话，就会自动恢复原状。”

“那个原来不是自动锁吗？”

夕霸院说。

“很遗憾，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可以说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密室。这个把柄不管窗户开着还是关着，一放手就自然回去了。所以，比如说犯人出去后，就这样尝试关上窗户的话，锁的部分会卡住，关不上。”

如果是自动锁的话，应该是只有在关上窗户的时候，把柄才能自由转动。是单纯的故障导致的，还是原本就设计成了比较松的形态呢……

“但是如果知道这个结构的话，就等于是密室已经完成了。也就是说，只要固定住把柄一次，不要让把柄转回去就行了。这时，犯人注意到的，便是这个塑料瓶。”

接着，门美把塑料瓶夹在了把柄上。这么做了之后，把柄便保持着水平被固定在了那里。

“已经明白了吧。犯人就是用塑料瓶做了简易的自动锁哦。如果说在这种状态下，用力关上窗的话！”

门美用力关上了窗户。

由于那个冲击，夹着的塑料瓶松开掉到了地板上。

然后失去支撑的把柄变成了垂直的、上锁的状态。

“这样一来密室就完成了！”

门美一边拍手一边说。

在窗户下面，塑料瓶倒在地上。

“那个……我们发现尸体的时候，塑料瓶不是掉在窗户下面，而是掉在了房间入口附近……”

我提心吊胆地提出意见。虽然想着可能还会有什么东西扔过来，但还是忍不住要说出口。

“是骨碌骨碌的滚到那里去了吧，这次只是碰巧没有滚到那而已。”

碰巧？

从窗户锁的位置开始，到房间入口为止，有将近六米的距离。只是从那种高度掉下来的塑料瓶，真的会滚动那么远的距离吗……?

“总之，这样一来，嫌疑人范围就缩小了。”

“啊？”

“首先，犯人不是外部犯，而是内部犯——也就是说在我们之中”

“为、为什么能肯定这么说呢？”

“当然是逻辑啦。”门美得意地继续着。“就算这个女人再愚蠢，也不会把不认识的人带进房间吧。犯人是熟人。那么是以前的熟人，我们不认识的第三者来拜访了吗？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家伙就是在深夜顶着暴风雪从荒芜的森林里走了过来，那是不可能的。”

“确实……”

“也就是说，犯人的第一个条件是内部犯。然后第二个条件——就是这个。”

门美举起自己的手臂，摆动手腕。

手铐的锁链哗啦哗啦地响了起来。

“手铐？”

“是的！我们所有人，都是被锁链铐在一起的。人家觉得犯人也不例外。比如说，如果只有犯人拥有自由摘除手铐的特权的话，那在那之前犯人直接使用万能钥匙进入房间就好了。但是犯人没有从门进出，特意选择窗户用作出入口。也就是说，还是以没有犯人特权为前提来考虑比较好。换言之犯人也被锁链锁着——”

“等一下。雾切少女整整监视了大厅一晚上不是吗？那也可以是犯人为了避免被她目击，才没有使用那个特权。”

夕霸院说。

“笨蛋。小鬼监视了一整夜这种事，一般是想不到的吧，无论多么小心谨慎啊。”

“嗯……确实。”

“回到这个话题。犯人也和我们一样，是被锁链铐在一起的状态。于是犯人的第二个条件，那就是——锁链能够移动范围里足以抵达犯罪现场的人物。比如说从窗户出去，要接近犯罪现场，必须要走相当远的距离。在这个情况下房间远离犯罪现场的两个人可以除外。反过来说，犯人被限定为与犯罪现场相邻的两个房间的人。”

“和现场相邻的两个……”

也就是门美和——我。

“这样答案就出来了呢”门美指着我。“犯人就是你。”

一瞬间，在时间停止般的寂静之后，我感觉到的只有，身上针扎般的视线。把我当成犯人的门美的视线，夹杂着惊讶和恍然大悟的夕霸院的视线，还有看不出任何感情只是看着我的雾切的视线。

“等、请等一下，为什么是我！”我连忙抗议。“确实，从和雪村小姐房间的位置关系来看，雾切妹妹和夕霸院先生无法去到犯罪现场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我能犯罪的话，你不也是可能的吗。门美先生！”

“啊？人家知道自己不是犯人。所以你就是犯人。”

“那样的算不上理由！请逻辑性地证明你不是犯人！”

“好啊。”门美得意地勾起嘴角。“说到底被害者的这个女人是自己把犯人带进了房间——对吧？好好想一想。你觉得这个女人会让人家进入房间吗？”

“唔、唔——”

没有反驳的余地。

雪村不可能让门美进房间。更何况是半夜。而且外面是暴风雪。就在这时，门美突然出现在窗外……除了感到恐怖以外没有其他了吧。何止警戒，让他进来更是不可能的。

“已经决定了呢。这家伙就是犯人。”

门美用食指了指我。“好像和死去的女人关系很好的样子，隔着窗户说上一句可怜的台词，就能让她放你进入房间了吧？”

“不、不对！我不是犯人！”

“既然你说你不是犯人，那就从逻辑上证明一下吧。”

门美嘲笑道。

简直就像诅咒一样，刚才我说的话被还了回来。

不是犯人的证明——

不说点什么的话。

有什么，什么——

这样下去的话，真的会被当成犯人。

“对...对了！脚印！”我突然回想起脱口而出。“窗外的雪地上，一个脚印也没有吧。如果我在外面走动的话，应该会留下脚印......”

“说昨晚下了很大的暴风雪的可是你自己哦，风雪把足迹都抹去了吧。嗯？怎么，我们难道不是以这个为前提开始推理的吗？难道说，你以为这样就可以证明自己不是犯人了？”

门美挖苦道。

不行了——无法反驳！

我寻求帮助似的，向雾切的方向望去。

雾切耸了下肩膀，发出轻轻的叹息。

“结姐姐大人不是犯人。”

雾切开口了。

“雾、雾切妹妹！”

“啊，这样啊。那你能证明你的姐姐大人不是犯人吗？”

“当然。”雾切从口袋里拿出了卷尺。“用这个。”

“......那是什么意思？”

“简单的计算题。刚刚实际测量了一下，手铐上的锁链是二十米。从结论上来说，若是这个长度的话，结姐姐大人是无法到达犯罪现场的。”

“啊？犯罪现场就在隔壁的房间哦？从窗户出来不是马上就到了，二十米已经足够了吧。”

“不，长度不够。”

雾切走近床，把盖在毛毯下的雪村的左臂拉出来。从手铐上延伸出来的一部分锁链发出声音掉落在地板上。那条锁链经过二十米，连接着我右手的手铐。

“结姐姐大人和被害者共有着这条锁链”雾切抓住锁链说道。“那么，试着测量一下从被害者的左臂到这个房间的入口，锁链有多少米长。”

雾切伸长尺子，精准地测量着锁链的长度。

“大约三米。为了更容易理解，小数点后的数字就省略了。”

“那也还有十七米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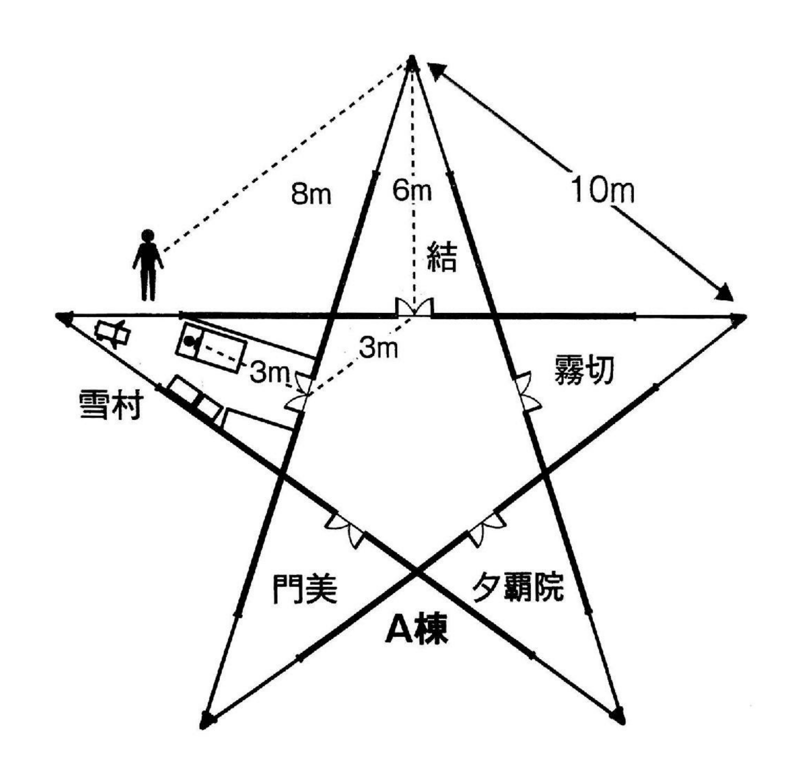
门美插着腰，一副不耐烦的样子说道。

“没错。顺便说一下中央大厅是，边长四米的正五角形。知道这些，再加以计算的话，就能知道结姐姐大人是不可能犯罪的。”

“原来如此……确实，是这样。”

夕霸院信服地说道。对建筑很挑剔的他，或许已经从设计图上把握到了大概的距离。

“什么啊，什么意思？”



门美歪着头。

“正如刚才测量的那样，留在室内的锁链长度是三米。然后伸向大厅的锁链，到隔壁结姐姐大人的房间为止最少也要有三米长。这还是锁链绷紧时的长度。然后到了结姐姐大人的房间，从房间入口到窗口要六米，到这里加起来一共是十二米。”

“还剩八米…这样的话，也足够出去前往隔壁的房间吧？”

“不。在这个星形建筑中，相邻的三角形顶点之间的距离，约有十米。剩下八米的锁链，也还差二米。粗略计算下来，结姐姐大人连隔壁房间的窗户都够不到。如果想把刀捅向受害者的话，还需要更多几米。”

“哈？那个计算真的正确吗？”

门美寻求答案似的向夕霸院投去目光。

夕霸院默默地点头。

“那这个塑料瓶是什么啊！?”

“不就只是喝剩了的吗？”

夕霸院说。

“我无法否定那是用来给窗户上锁的这个可能性。”

雾切缓缓地摇头。

“就算这么说……那是谁用的？是谁要制造密室啊！既然不是你的姐姐大人，也不可能是人家，人家的条件也一样，锁链够不着的。”

“那么就会得出……我们之中没有犯人，这样的结论吧。”

夕霸院抱着胳膊，脸色沉重。

“难道说……外部犯？”

门美好像在警戒似的，小声说道。

“竞争对手吗——终于不得不怀疑第三者的存在了。至少可以肯定那个人是雪村氏的熟人，而且是能在半夜从窗户被招进房间的关系。你们两个，有想到什么吗？”

夕霸院向我和雾切询问。

“嗯……”

我想起了雪村的前夫是警察相关人员这件事，但我没敢说出来，大概和事件没有关系吧。

“是以遗产为目标的团队伙伴也说不定。”夕霸院说。“雪村氏可能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一边和同伴们保持联系一边行动着也说不定。”

“如果是这个女人的话，有可能。”门美同意了。“反正是为了遗产的分配问题决裂了吧，然后就出手刺了她，这种事也是常有的。”

“我觉得应该不是……”

我小声说着，没有根据。只是单纯的基于印象做出的判断。

“冰箱里的钞票一捆都没少。”雾切说道。“如果是为了分得的钱而绝裂的话，应该会优先拿着钞票逃走。”

“反过来想，犯人不是没有拿走钞票，而是没能拿走。”

“这是什么意思？”

夕霸院问到。

“犯罪是在刮着暴风雪的深夜中发生的，即使抢了钱，想要逃出森林也是不可能的。这无异于自杀，于是犯人决定暂时放弃金钱潜伏下来。现在肯定也藏在附近，想趁着我们不注意再把钱偷走。”

我猛然环视了一下四周。

因为突然出现的『遗产盗贼』这一存在，空气中的紧张感倍增，犯人是第三者的说法已经相当有可信度了。

“如果要藏身的话，入口的B栋很可疑，在那里至少能够抵御寒冷。”

“就是那样！”

“从我房间的窗户应该能看到B栋。”

“去确认一下！”

门美和夕霸院的眼神一变飞奔出了房间。

我与雾切，同雪村的尸体一起留在了房间里。

“雾切妹妹……刚才谢谢你，帮我洗清冤屈。”

“我只是传达了数字上的事实。”雾切冷淡地说。“比起那个……不甘心。又有人被杀了，明明是可以拯救的生命。”

雾切小小的拳头紧绷着。

我抱住她，拍了拍她的后背

“我可是被你拯救了哦。”

“结姐姐大人……”雾切低语道。“锁链会缠在一起。”

“啊，对不起。”

我一边注意着双臂的手铐，一边离开雾切。

“即便如此……外部犯这种想法是正确的吗？”

“都还说不准。”

“那么……犯人藏在B栋这种想法也不一定是错的。之前在这里发生的案件，结果也是多出了一个人吧。”

我们出了房间，雾切悄悄地关上了门，像是为了不吵醒睡着的人一般。那也许是她对死者的礼仪吧。

我突然想起了地板弹门的存在。

“啊，这么说来，这个地下通道的出入口是从里面打开的吧。如果犯人藏在B栋楼里，不是也有从可能从那里入侵吗？”

“不知道呢。虽然我觉得从我们戴上手铐起，为了不让外人进入，应该已经锁上了才是……”

“但是，如果可以入侵的话……”

门美和夕霸院回到了这里。

“啊，你们也注意到了吗？说不定犯人已经入侵到这边了，趁着我们被尸体吸引注意的时候！”门美焦躁地说。“也许，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杀了那个女人吧。”

“不会吧……”

我愕然失声。

“懂了吗？从现在开始彻底调查建筑物里面，把那个不速之客揪出来教训他一顿。”

“还是先确认一下钱有没有被抢走比较好。”夕霸院说。“顺便说一下，我的钱是没事的。”

然后我们分头检查了馆内。

过去也有像现在这样四处寻找隐藏的犯人，令人怀念的回忆。现在回想起来，真亏我和雾切在没有攻击彼此的情况下生还了。

到底——这次会怎么样呢。

调查完五个房间的结果，没在任何地方发现犯人，冰箱里的钞票也完全没有减少。

虽说如此，外部犯的可能性并没有消失。倒不如说按现在的状况来看，这种可能性依然很高。

在内部的人，也就是我们是被锁链的牵制着的。在彼此被锁链连在一起的情况下，是无法杀害雪村的。

我们把空塑料瓶放在弹门上，为了能立刻知道有外面的人从地下通道进入内部。只要门一开，塑料瓶便会倒下发出声响，这便是我们的计划。

孤零零地放着的塑料瓶。

如果说这就是我们得出的结论的象征，与雪村死亡的沉重相比起来实在是相去甚远，完全没有现实感。

2

由于事件的混乱和搜寻犯人，回过神来已经过了正午。

“啊……肚子饿了。”门美坐在大厅的角落里，捂着肚子。“早知道会这样的话，人家就带烤肉套餐来了。”

“那个……我们有带面包和点心之类的。”

我说道，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无视他，但也没有心狠到这个地步。

“真的吗？你这不是挺机灵的嘛。”

我和雾切将带来的粮食和饮料在大厅里分享，剩下的已经不多了。

假设要待到『黑之挑战』的时限上限，那就代表还要被关在这里六天。即使不饿死，可能也要到极限了。

“难道连饮用水都准备好了吗？你们真谨慎啊……”

“因为有过痛苦的经验。”

“人家喝了冰箱里的水，果然那个，很不妙吗？”

“身体有什么异常吗？”

“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困呢。说真的，那个十点的广播？听到那个的时候，已经睡意朦胧了。”

“这样啊……”

“是安眠药吧，昨晚你能没有被杀，也许只是运气好而已。”

雾切说道。

“真亏你敢说啊，小鬼。你没有对前辈的尊重吗？”

“把塑料瓶里的东西倒掉，晚上把淋浴的水倒进去。这样做的话，姑且不会为了没水喝而困扰。”

“臭小鬼。”

门美朝雾切竖起中指。

“说真的，现在可不是悠哉的时候。”夕霸院说。“在被还未露面的竞争对手抢先之前，不应该继续进行工作吗？”

“什么工作啊?”

门美一边咬着面包一边站了起来。

“你是为了什么来这里？是为了获得新仙帝的遗产吧？”

“就算你这么说，也没办法啊。还是说怎么？你下定决心烧钱了吗？那你先把你的钱拿来吧。”

“不，要想出比这个更有效的手段。”夕霸院向雾切使眼色。“差不多该开始了吧？”

“你们要怎么做是你们的事。”我插话进去。“我和雾切妹妹对遗产没有兴趣。只是如果不回收那个箱子的话，就没办法从这里出去……我们会按自己的节奏来进行工作。”

“那不是更应该全员一起合作吗？你们能早点回去，人家能拿到遗产，这样就最好不过了。”

“我的立场呢？”

夕霸院小声埋怨着。

“和人家打一架，你赢了人家就把遗产让给你。”

“我可没有这种兴趣。”

“叽叽喳喳的吵死了。，快点把箱子给弄出来吧。所以，要怎么把这块冰打碎呢？”

“雾切少女，请说明一下。”

“我知道了。”

“等一下，雾切妹妹……”

“不能让现在这种状况持续太久。结姐姐大人，总之先继续前进吧，事件在那之后再解决也可以。”

“明智的判断。”

门美摊开双手说。

“我来说明取出箱子的方法。”雾切靠近冰柱说道。“自古以来，说起切冰用的道具，就是锯子了。那么我们也用锯子就好。”

“锯子……？虽然哪里都没看到有那样的东西……”我歪着头。“话说在前头，我的背包里也没有哦？”

“嗯，锯子本身是没有的。但是，有能成为代替品的东西。”

“能代替锯子的东西…？”

“现在也在我们眼前。”雾切举起一只手，左右摆动手腕。“这条锁链哦。”

“链锯吗！”门美突然站了起来，提高了声音。“可恶，这倒是个盲点。”

“链锯……？哪里有那样的东西呢？”

夕霸院问道。

“你想象的是电动的链锯吧，不是那种，在户外工具的种类里，有一种叫做手切锯的手动链锯。细链条或是钢丝的两端有链环，手指穿过那里来使用。将链条贴近木材，来回快速拉动的话，就可以利用摩擦力来实现切割，就是这么一种代替品哦。也有被称为线锯。”

门美快速说明着。

“和所谓的钢丝锯不一样吗？”

“完全不同，你是笨蛋吗？钢丝锯只是名字带有丝字而已，实际上是弓形的。”

“同样都是铁链的话，这个手铐的锁链应该也可以代替锯子。”

雾切说道。

“也就是说……把这条锁链贴在冰柱上，来回拉动摩擦的话，就能像锯子一样进行切割吗？”

我这样问雾切，她点了点头。

手铐的锁链，被比作了锯子的锯齿——

这是异乎寻常的想法。但是，要从这种反常的游戏里逃脱，也许就需要如此异样的灵光一现也说不定。

“赶紧试试吧。”

夕霸院站了起来。

“请稍等一下。夕霸院先生所说的『攻略法』，我也想稍微听听……”

“想法本身和雾切少女完全一样。”

“是吗……？”

“那么，就用这里的锁链吧。”

门美的右手和夕霸院的左手相连的锁链。

我们将锁链水平贴近冰柱，然后边从左右拉伸边调节位置。一边是门美，另一边是我拿着。

接下来，按照拔河的要领将这条锁链来回拉动的话，与冰柱接触的部分就会产生摩擦力。

尝试了几次，确实冰柱被削掉了几分。虽然需要拉锁链的两个人配合好节奏，但是比起用螺丝刀凿洞，效率似乎要更高。

“原来如此。这条锁链在束缚我们的同时，也是攻略游戏的道具。”

门美停下了拉锁链的手说。

“这样的话看起来确实能拿到箱子。”

但是需要时间吧，也有体力的问题。在这种寒冷中，没办法劳作这么长时间。

“为了之后不起纠纷人家先说好了，那个箱子会由人家收下。”

“等一下，还是再——”

正说着话时，夕霸院的脑袋吃了门美一记回旋踢。速度快的像闪光。

夕霸院化作破抹布铺在地上。

“听你的忠告，人家这次用了没有绑枪套的脚。”

“请停止暴力。”我抗议道。“如果围绕遗产发生争执的话，我就不再帮忙了。”

“什么？你也想睡午觉吗？没关系，人家会让另一个小鬼帮忙的。”

“你是想独占遗产吧。”

“这不是人家一贯的主张吗?”

“为什么不惜做到这种地步，也想获得新仙帝的遗产呢？”

“关于那个应该已经说过了吧，人家想支配这个世界啊。到现在为止都是被别人利用，得让他们还回来吧。完全是优等生的你们，也许根本就没想过被别人支配的人生是什么样子的。你有被冠上他人的罪而入狱的经历吗？人家进去了五年哦？整整五年！”

“但是……你不是有作为编号『0』被认可的才能吗？明明有这样的才能，为什么……？”

“这算什么，讽刺？嘛，人家为什么会有侦探这样的才能才是谜呢。但是，人家终于意识到，有了这个才能，就可以转为支配者那一边的人了。在知道了新仙帝这一存在之后！”

“你也……被新仙扰乱了人生呢。”

“希望你能说人家注意到了真相呢。有力量的话，就可以支配别人。人家要继承新仙帝的遗产，为了私利私欲而使用组织。啊，真期待未来啊!”

“很遗憾，你无法成为新仙。无论如何也比不上他那深不见底的疯狂。”

“哈?”

门美歪着头，打量着我的脸。

就好像在我的眼中寻找新仙帝一样。

“结姐姐大人，我们回去房间吧。”

雾切拉着我外套的下摆。

“等一下，到了交接换班的时间了，小鬼。人家要回房间休息，你们两个人去工作吧。”

门美边说着边抱着点心进了自己的房间。

“那家伙……”

“没必要管他，早点取出箱子，尽快从这里逃出去吧。”

“是啊。”

我和雾切，用连接我们的锁链，开始了削冰柱的工作。

比起和门美搭档的时候，做起来更容易。因为是一种共同作业，所以和合得来的人更有默契吧。虽然不是本意，但这个工作也渐渐变得有趣了。

“夕霸院先生，没事吧……？还活着吗？”

“还有在呼吸。”

“即便如此……好冷啊……”

“像这样活动身体的话会渐渐暖和起来的。”

“明明马上就要到春天了。”

“樱花……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你喜欢吗？”

“不，几乎没见过，因为大部分时候都在国外。”

“今年一起看吧。”

“能一起……看吗？”

“肯定可以啊，还得和你一起去海边呢。在夏日祭上，一起穿上浴衣……”

“去的地方没有发生事件就好了。”

雾切淡淡笑着说道。

那是她自己风格的玩笑吧，每次想要享受应季活动都会被卷入事件的我和雾切妹妹。想象了一下那样的日常，确实好笑到——要哭出来的程度。

我们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用锁链不断地削着冰柱。得到了肉眼可见的成果，现在柱子的一部分已经开始出现之字型缺口了。

但是，持续拉扯着沉重的锁链，会消耗相当大的体力。

“雾切妹妹，还好吗？”

“嗯。”

声音里很明显没有精神。

我停下了拉锁链的手。

“稍微休息一下吧。”

雾切点头，把锁链放在了那里。就在这时，夕霸院醒了，支撑着身体从地上爬了起来，一脸不可思议地环视四周。

“过了几天？”

“一个小时左右，没事吧？”

“啊……做了个噩梦。工作失败了，差一点死掉的记忆又复苏了。”

“如果就那样睡过去的话，可能就要冻死了。”

“能在那之前叫醒我真是帮大忙了。”

虽然并没有叫醒你——算了。

“我们暂时休息一下。”

“啊…啊。我也身体不太舒服，稍微休息一下吧。”

夕霸院摇摇晃晃地走向自己的房间。

我和雾切收集了放在地板上的食物，搬到了我的房间。也许是因为寒冷和繁重的劳动，我累得精疲力尽。

这样严酷的状况要持续六天是不可能的，必须尽快解决。

但我在心底的某处祈祷着。

祈祷着终结之时不会到来。

3

往窗外看去，依然是漫天飞雪。即使从手铐中解放出来，在雪中走回去也很危险，就是所谓的暴风雪的山庄。我们被囚禁着，哪里也去不了。

雾切重复上下扭着窗户锁的把柄。

“把柄很松这点，好像哪个房间都一样。”

“你还在考虑密室的事情吗？稍微休息一下吧？”

我惊讶地说着，她无视了我的话，突然打开了窗户。

雪很快就吹进来了。

“冷，好冷！”

“还记得之前在这里发生的事件吗？”

“当然。”

“那个时候，也为了确认有没有不速之客的潜入，在馆里到处寻找。然后打开了大厅顶棚的穹顶，调查了屋顶上有没有人吧。”

“啊，是的。”

“能不能像那时一样，帮我调查一下屋顶。因为圆顶打不开，所以从这个窗户上去。”

“也不是不行……不知道能不能做到。”我把脚踏在窗边上。“难道说有人藏在屋顶上？”

“姑且想确认一下。”

“了解。”

我从窗户探出身体，回头仰望头顶，屋顶的边缘在数十厘米上方，跳起来的话总会有办法够到的吧。

“小心点。”

就像被雾切的声音在背后推了一把似的，我以不稳定的姿势跳了起来。

手指抓住了边缘，接着就这样用悬垂的要领抬高身体，把脚踏在窗户的月牙锁上，终于将头举过屋顶。

客房的屋顶是平面，积着白雪。视线转向大厅一侧的方向，可以看到半球状隆起的屋顶。

“能到屋顶上去吗？”

雾切问到。

“虽然能上去……但是好像没什么特别的东西。”

当然也没有隐藏的人物。话虽如此，从我的视野能看到的，也只有现在这间房间的屋顶。

“谢谢，已经足够了。结姐姐大人。”

我从窗户上下来，回到了室内。

雾切把窗户关上了。

“躲在屋顶上可不现实啊。”我边甩着弄湿了的手边说“大厅的屋顶是半球状的，没有立足点，在客房的屋顶可能会从隔壁的房间被目击到。”

从室内的窗户可以分别看到两个隔壁的房间。因为下雪了视线不太好，只能模糊的看到轮廓。即便如此，如果屋顶上有人的话，应该能看清楚的。

“我觉得如果躺在屋顶上的话，就看不到身影了。也许在某个屋顶上，有人像这样躲着？”

“即使采取了防寒对策，在这场雪中一直呆着也很不容易。假设现在也有那样躲藏着的人存在，那个人接下来打算做什么呢？”

“打算到了晚上，入侵到内部来？”

“从哪里进来？”

“从窗户——已经不行了。没有人会放人进入，果然还是从B栋穿过地下通道……”

“这样的话就没必要呆在屋顶上了，藏在B栋楼里就好了。”

“嗯，也对。”

“说起来地下通道的弹门会打开吗？白天姑且不论，晚上肯定是锁着的，因为晚上的广播里说要『封锁大厅』。”

“确实……不过，外部的人或许不知道这件事，可能是以为到了晚上就可以进来，在等待着呢。”

“是啊……不能说完全没可能。”

雾切这样小声说着，沉默了一会儿，那凛然的侧脸浮现出苦恼的表情。显然无法接受眼前的『模棱两可的答案』。

“没有所谓第三者的外部犯——你是这么认为的吗？”我自说自话道。“如果犯人是外部的人的话，就没有『黑之挑战』的感觉了。虽然只是我的印象……密室诡计也只是把瓶子夹在窗户里面而已吧？从至今为止的经验来看，最多也就100万左右吧？挑战书上明确标有『4亿』的价格，怎么想都觉得价值和价格不匹配。”

“也有这种考虑方法。”雾切终于开口了。“说到塑料瓶，结姐姐大人刚才也指出了，不是掉在窗户下面，而是掉在了房间入口附近，这也很不自然。”

“啊，嗯。就算是筒状的，也很难想象只是从窗户把柄那里掉下来的瓶子，竟然能滚将近六米那么远。”

“还有一处不自然的地方。”

“唉？”

“瓶子里面的水减少了吧，你觉得那是为什么？”

“嗯……难道喝了？但是雾切妹妹已经好好地警告过雪村小姐了啊。”

“最好不要喝那个。”雾切说。“里面下了毒的可能性很高。”
“想的太过了吧？如果用饮用水来实行毒杀的话，作为游戏会收获一片嘘声吧。”

“看起来是不太相信我们说的话呢……”

“是啊，而且还记得吗？那之后门美先生一边喝着塑料瓶里的水，一边从房间里出来了，还把瓶子里剩下的水泼到了冰柱上……”

“啊，有过有过。”

“雪村小姐看到那个，会不会觉得『塑料瓶里的水很安全』呢？”

“有可能。雪村小姐，有时候行动会很大胆。”

“我觉得门美先生的那个行动本来就是为了把淋浴的水装进塑料瓶里来使用而做的准备。结果大厅被封锁了，他的计划受挫了。”

“是我想过的那个方法。”

“如果雪村小姐喝了塑料瓶里的水的话，到目前推理出的案件的情况会有所变化。”

“啊？案件的情况会有所变化？”

“雪村小姐的尸体，好好地躺在床上的毛毯里。你不觉得那个也很奇怪吗？如果是犯人让雪村小姐打开窗户，然后侵入房间杀害了她。那犯人就是特意让尸体躺在了床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张床的设计不是单单盖上毛毯就好了。因为毛毯的边缘被钉子钉着，所以要让尸体躺进被窝里是很麻烦的。犯人为什么在犯案后还花了那么大功夫呢？”

“为了伪装成自杀……也不是……这是为什么呢？”

“前提本身就错了，并不是犯人让雪村小姐的尸体躺进被窝，而是雪村小姐在睡觉时被犯人杀害了。”

“怎、怎么回事……？”

“说到这里你就明白了吧。雪村小姐在事件发生时，在被窝里睡的正熟，因为喝下了混在矿泉水里的安眠药。”

“安眠药……！原来如此，喝了水的门美先生也说自己异常的困……原来是这样啊。”

挑战书上写着『昏迷药物』，恐怕是安眠药的一种吧。

“如果是因为安眠药而睡着的话，雪村小姐从窗户把犯人放进来的推理就不成立了！”

“嗯。”雾切点头。“但是，虽说如此，也不能完全排除外部犯的可能性。”

“为什么？犯人不是不能从外面进来吗？”

“不，比如说有可能存在先来的客人——如果有五位野心家比我们更早进入这里的话呢？他们经过认证，虽然来到了本馆，但是感受到了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没有戴手铐就从窗户出去了，可其中一个人留了下来，等待下一轮五个无谋的人前来。之后我们出现了，在我们戴上手铐后，通往遗产的道路就打开了。”

“你想说是那家伙躲在壁橱里，半夜袭击了雪村？”

“可能性之一。”

“我觉得没有。因为我们为了寻找攻克冰柱的道具不是检查了一遍房间吗。雪村小姐也这么做了，如果有人藏在里面的话我觉得雪村小姐再怎么说也不会看漏的。”

“是啊……果然还是想太多了。”雾切自嘲般地勾起嘴角。“但是如果不是外部犯，而是内部犯的话，这个手铐无论如何都会成为枷锁。”

“真是名副其实的枷锁啊……”

我看着自己的手铐。在找着是不是有什么地方隐藏着解锁开关，但是没有类似的东西。

“有没有可能测错锁链的长度了？”

“我觉得没有……大概。”雾切缩着小脑袋。“要再测量一次吗？”

“不，比起这个，我直接从窗户出去，去雪村小姐的房间看看怎么样？那样的话应该能知道真正的长度。”

“虽然确实是这样比较可靠……太危险了，天也已经黑了……”

“没关系，交给我吧。要想继续往前走，危险是无法避免的，对吧？”

我立刻打开窗户探出身子。

暴风雪立刻包围了我。大概还是大厅里的气温比较冷，但是因为外面有雪和风，体感温度相当低。

“那么，我马上去看看。”

“等一下，照现在的样子，最多只能往前走一、二米左右。”

“啊？为什么？”

“因为我在这里，所以和我相连的锁链被多使用了六米左右。”

“嗯……虽然不太清楚，雾切妹妹本来就应该呆在自己的房间里的对吧。”

“就是这样。”

“那就在房间里等吧，结束后我就去那里。”

雾切微微点头。

但是看起来怎么也不想动身。

“你在担心我吗？”

“不是。”她立即否定了。“我…很不安。”

她在害怕。虽然她很少会把自己的软弱表现在别人面前，很少把那种心情直接用语言表达出来。尽管如此，她还是忍不住向我坦述，恐怕是因为她现在承受着一个人无法承受的不安吧。

“因为你是这次的侦探，所以不会有事的。即便这样还是不安的话，就呼唤我的名字吧。我一定会去救你，因为我是你的英雄呀。”

“……谢谢，结姐姐大人。”

雾切这样说着，想开了一般小跑离开了房间。

我等了一会儿，就踏上了雪地。

在右侧的森林附近，传来令人毛骨悚然的树叶摩擦的声音。

左手方向是雪村的房间，再往更前面走就没路了，建筑物的对面是通往谷底的悬崖。

我在昏暗中走了出去。

雪漫到脚踝左右。不知是因为风还是气温低的关系，地面上的雪很松散 踩上去时沙沙作响。风越刮越大迟早会变成暴风雪，双眼会再次被风雪蒙蔽吧。

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

离雪村的房间还有一点距离……

双臂突然沉重起来。连接手铐的锁链绷直了，再怎么拉也动不了。

离雪村房间的窗户还有两三米。但是，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法再前进了，连动一下手臂都很困难。

雾切的判断没有错。

突然的，感觉好像听到风中传来了呼唤我的声音。

那是，妹妹的声音——

还是雾切的声音？

我猛地跑回去。

从窗户跳进室内，拖着发出咔嚓咔嚓声的锁链来到大厅。没有任何人在，冷气刺骨。

我去往隔壁雾切的房间。

正要开门的时候，雾切正好从房间里出来了。

看来平安无事，也没有特别慌张的样子。

“没发生什么吧？”

我一边浅浅地反复呼出白气一边询问。

“嗯。”雾切带着有些吃惊的表情说。“怎么了？这么着急。”

“我很不安。”

我注意着不让锁链缠绕在一起，紧紧抱住了她。

雾切有些羞涩地低着头，在我的怀里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突然，像想起来什么似的离开了我的怀抱，开口问道。

“实验怎么样？”

“几乎和你的计算一样，无论如何也走不到窗户那里。果然在我们都被手铐连在一起的情况下，有内部犯的可能性非常低。”

“是不可能犯罪呢。这样的话至今为止已经见过好几次，而且也都解决了。”雾切轻轻地说。“我检查了一下锁链，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装置。当然所有的材质都一样的。比如说只有一条锁链是橡胶制的诡计，但似乎并不是。”

“……橡胶制的锁链吗，真亏你能想到那种事呢。”

“必须认真面对所有的可能性。比起那个结姐姐大人，我找到了值得注意的东西。”

雾切拉着我的手，带我去她自己的房间。

进去后马上回头，指着头上。

“看入口的门框。”

雾切所说的，是围着门的木框的上面部分，相当于上门框底部的地方。平时只是从下面走过去，不会特意抬头去看。但是被雾切指出来再认真观察之后，能注意到有几根像是裂缝的缝隙。但是，不像是自然形成的裂缝，线太直了，看上去是一条正好与门平行的直线。

“这是什么？”

我在大厅里见过类似的东西。

冰柱周围的铁栅栏消失后，地板上出现了同样的缝隙，是为了不让铁栅栏在上下升降时产生摩擦而留出的空隙吧。

我再次观察在门框上发现的缝隙。

“难道这也是……铁栅栏？”

“我觉得是这样，现在可能是像百叶窗一样被收纳在上部。”

“等一下，大家的房间里也有和这个一样的东西吗？”

“是的，我确认了雪村小姐的房间和结姐姐大人的房间都有。”

“房间门口有个铁栅栏……有点不安啊，简直就像牢狱一样。但是，为什么？昨天晚上门上锁了，铁栅栏也没落下来……”

“可能不是为了把我们关起来而准备的。”

“大厅的铁栅栏也是作为安全设施而设置的吗?”于是，我突然想到。“是吗，就像安全设施或者大厅的铁栅栏一样，各个房间的铁栅栏或许原本就是放下来的状态。然后在我们完

成地下通道认证时才打开了的？”

“为了从不按正规手续进入的入侵者手里保护遗产？”

“就是这么回事！也是相当有水平的推理吧？”

“有几分道理。”

雾切说到。

“但是即使知道了这一点，也完全找不到和解决案件之间的联系。”

我感到很疲劳叹了口气，就这样摇摇晃晃地坐在雾切房间的床上。

“趁现在休息比较好。”

雾切说。

“雾切妹妹才是，根本没有睡吧？”

“没关系。”雾切坐在我旁边。“埋伏是侦探的基本。多亏了那个狙击训练，我已经可以连续监视好几个小时了。”

“那个宏大的闹剧看来也没有白费啊。”

我半开玩笑地说。

“结姐姐大人，昨天晚上做了什么？”

“诶?”我因突如其来的问题一瞬间感到困惑。“怎么说呢，一上床就马上睡觉了……”

“睡着了吗？”

雾切注视着我的眼睛问道。

为什么要问那样的事呢。

“不……风的声音太吵了，睡不好啊……”

“这样的话，你晚上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吗？”

“奇怪的声音？”

“像是有什么在呻吟……”

“呻吟声？难道是雪村小姐的？”

“不，不是那样的，是更机械的声音——”

雾切一边说话，一边好像在途中想到了什么似的，张着嘴就愣住了。

“怎么了？没事吧？”

“机器……！没错，那不是风、动物、人的声音……更别说是幽灵了……原来是机器的声音啊。”

“知道什么了吗？”

“以前听过类似的声音，而且就是在天狼星天文台这里。”

“等一下，你在说什么？能不能说得让我也明白点。”

“昨晚，在监视的时候，听到了异样的声音。如果不特别在意的话……可能会被当成风声……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可以说那就是机器的声音。”

“机器的声音，是什么样的？”

“之前来这里的时候，应该有打开过天花板的圆顶吧。还记得那时的声音吗？”

“不，完全不记得了……连听声音的余裕都没有。”

“像是发动机启动的声音。”

“嗯……就算这么说我也没法理解啊，你说是你听到了那个声音，意味着深夜有人打开了大厅的天花板？”

“没有，天花板一次也没有开过。虽然从门缝里看不到天花板，但是如果屋顶打开的话，雪就会吹进来，很容易就会知道。”

“那么雾切妹妹听到的机械声音是？”

“还不知道，但是只有这一点可以肯定。夜间，由于机械驱动，这个馆的某样东西移动了，而且这恐怕和杀人事件有所关联。”

“是会移动的建筑吗……?”

我想起了利布拉女子学院。在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过去提供的，采用了特殊机关来作为犯罪现场使用的建筑物里，但那个密室也是格外异常的。

这么说来那个密室也是，门周围的构造也有不协调的感觉，结果那个也关联到了解决的提示。以这次的情况来看，说不定那个收纳在门口室内侧上部的铁栅栏就是解决案件的重要提示。

我再一次靠近了门，想确认那个缝隙有没有问题。

这时，门美从大厅一侧把门踢开，向房间怒吼起来。

“你们在这里偷懒吧，小鬼们！”

我差点被门撞到，一不小心摔了个屁股墩。

“休息结束了，快点工作！”

门美俯视着我说。

我不服输地瞪了他一眼。但因为是不可能靠腕力战胜的对手，所以放弃了更进一步的反抗。

“结姐姐大人，我们走吧。”

雾切也老实地向大厅移动。

那个冰柱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

夕霸院站在柱子旁边。看来他也被召集了。

“为什么过了这么长时间，只有这么一点点进度啊。只要削一米就可以了，为什么都做不到呢？”门美焦急地说。“果然无能的奴隶们需要统治层的存在啊，居然让人家效仿古典高雅的帝王学，更是让人觉得这里是王的坟墓。”

王之墓吗……

我从这个天狼星天文台感受到的印象，也许正是那个吧。与其说是新仙的隐藏金库，不如说是他那扭曲灵魂沉睡的地方。能感觉到他的存在就在身边，或许正是因为这里是坟墓吧。

被囚禁在王墓中的我们，继续轮流着削柱子。

门美只是坐在墙角发出指示，实际削冰柱的工作，只有我和雾切和夕霸院三人交替。

冰柱上的水平切痕确实在朝着中心不断接近。

“孩子们，差不多该吃晚饭了。夕霸院，你还不到换班的时候呢，要和人家继续工作哦。”

门美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管理我们带来的粮食的立场。我和雾切收到了面包，暂时离开了大厅。

隔了一段时间后，去了我的房间。我和雾切并排坐在床上，有些寂寞的吃着晚餐。

“雾切妹妹，就这样一直按那家伙说的话做没关系吗？雪村小姐的事情也还没有解决……”

我一边吃点心面包一边叹气。

雾切把巧克力一片一片地掰开来吃。

“他们看起来是相信外部犯的存在，或者——是想让他人也相信吗？”

“如果那两个人中有一个是犯人的话，很有可能故意把目光引导向外部犯。”

“首先应该明确犯人是内部犯这一前提。我们今后要进行推理，也需要确凿的证据。”

“证据吗……有那个的话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差不多的东西还是有的。”

“诶？”

“雪村小姐喝过的矿泉水，如果那里面有安眠药的话，雪村小姐邀请外部犯的推理就从根本上被推翻了。”

“确实是这样……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被加了安眠药，也没有试剂来做实验。”

“喝了就知道了吧？”

“不会吧……别这样做啊？这种像是用自己的身体来测试的做法……”

“没关系，我只喝一点。”

“不是量的问题！『黑之挑战』的名单里也包含了致死药哦？万一那水里有毒的话…”

“确实，如果在饮用水里混入毒药的话，的确能够杀人。从一开始就这样让所有人全灭的话，可能更容易达到目的。但是组织不会把那样的手牌卖给犯人，弄不好的话就会把担任侦探角色的人杀掉。”

“那只是组织遵守规则时的情况吧？你自己不是说过不知道现在规则能不能被严格遵守吗？”

“交流没法成立呢。明明眼前有证据，却不想着弄到手，太怠慢了。”

雾切这样说着站了起来，走出了房间。

惹她生气了吗？

明明不是想吵架的……

我追着雾切跑出房间。

“喂，等一下，你！差不多该换人了——”

我无视了门美的搭话，朝着雪村的房间走去。

雾切已经在雪村的房间里了。站在尸体沉睡的床旁边，手里拿着塑料瓶。只有天花板上的灯微微地照亮了她，娇小的影子印在尸体旁边。

“喝了吗？”

我冲进房间问她。

于是她垂下眼帘，摇了摇头。

“我放弃这么做了。”

“怎么做到改变想法的？”

“反正都要拼上性命的话，我觉得就算要死，也应该是在收集到足够让继承我推理的人继续推理的线索之时。”

“不要这样轻视自己的生命，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答案』。以你的死亡为代价，就算迎来了幸福的结局，又有谁会高兴呢？”

我一说，她低下了头。

“呐，雾切妹妹。不要擅自一个人先走，再多依靠我一点吧。”

“……感觉结姐姐大人似乎总是那个在我想前进时阻止我的角色……算了。”

雾切这样说着，脸上浮现出微笑，突然意识中断了似的，失去平衡倒向了床。

“雾切妹妹！”

我赶紧把她抱住。

难道……还是喝了瓶子里的水吗？

“没关系，我没喝。”

雾切好不容易才恢复了意识说。

但是，即使想站起来，脚好像也没有力气。

我伸手触碰她的额头，非常烫。

试想一下，她从昨天开始就没有睡觉，也几乎没怎么吃饭，在严寒中被迫进行了重体力劳动。除此之外，还作为侦探在调查杀人事件，与如影随形的新仙帝的亡灵战斗着。

“回房间去吧。”

我不得已用『公主抱』抱起雾切，离开了雪村的房间。

“小鬼们！交替的时间——”门美看到我们的身影，一瞬间失去了言语。“怎么了？死了吗？难道是你干的？”

“我觉得她是过度疲劳了，可以让她稍微休息一下吗？”

“那是当然的。站不起来的奴隶什么的，没有任何价值呢。”门美做出一副驱逐的姿态。“让她好好睡在她自己的房间里吧，要是触发了自爆程序可受不了。”

“是的，非常感谢。”

我去了雾切的房间，让她睡在了床上，那时她已经伴随着浅浅的呼吸声睡着了。

她真的没有喝塑料瓶里的水吗？

不，相信她吧。

我依依不舍地回到了大厅。

然后在门美的指示下，重新开始了削冰柱的工作。

虽然不是本意，但我不想一直被关在这种地方。

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工作一个人也能做。用锁链环绕冰柱一圈，然后双手抓住交叉的地方，左右交错着拉动就可以了。

但是说出口的话可能就要被逼着一个人工作了，所以我没有说。

我和夕霸院每工作15分钟又再花了30分钟在房间里暖和身体，一言不发的反复着削冰柱的作业。门美只是在房间里吃着东西，不时来看看情况。

不经意间，晚上十点就快到了。

『距离大厅封锁还有五分钟。全员，在翌日清晨到来之前请在自己房间里待机。另外，在不遵守规则的情况下，将会启动自爆程序』

“啊，已经！明明就差一点点！”

冰柱的切痕距离中心的箱子还有三十厘米左右。

“至少明天早上应该能完工。”

夕霸院满意地抱着胳膊说道。

“人家的时代终于要开始了，明白吗？你们明天可不要碰柱子，直到人家同意为止。”

我和夕霸院没有特意的回应，而是回到各自的房间。

途中我去了趟雾切的房间，她静静地躺在床上。因为头上的发带缠绕在了脖子上很让我在意，所以我轻轻地解开了发带，把发带放在了枕边。

『距离大厅封锁还有三分钟』

听到那个广播后，我慌忙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到了明天，肯定就能结束了。

我们所做的事没有出现任何错误，这点我是知道的。

『大厅封锁的时间到了。那么各位，晚安』

晚安，雾切妹妹。

我触摸着和她相连的左手手铐。

我会为了你，这之后也一个人，去和黑夜战斗。

第四章 五月雨結

1

『大厅开放时间到了。祝各位早安。』

我在广播响起的同时冲出了房间。

大厅比昨天更白了。附着在地板和墙壁上的霜，像冰块一样凝固着，这个馆像是在逐渐被冰霜侵蚀一样，一切都被冻结了。连空气都冻得雪白，分外清澈。

我去往雾切房间的方向，这时正好雾切从房间里出来了。平时会编好的三股辫现在都披散着，也没有系发带，但是脸色看起来似乎比昨天好多了。

“太好了……你没事。”

我抱紧她说。

“结姐姐大人也是。”

我把手贴在她的额头上测了一下体温。

“烧好像退了很多啊。”

“对不起。”雾切皱起眉头，打从心底感到悔恨似地咬着嘴唇。“居然会因为疲劳而倒下，真是太疏忽了。没有体力就当不好侦探，明明是这么被教导的……”

“太过勉强可不行啊，说到底你只是个还在长身体的中学生而已。”

“这不能成为借口。”

“不要责备自己了。比起那个，你看看柱子，已经被削去很多了吧。”

中央的冰柱除了因霜而盖上一层白色之外，还是昨天晚上的样子。由于链锯而产生的切痕，停在了在快要到达黑色箱子的地方。

“箱子也没事，也没有入侵者。果然根本就没有外部犯这号人物吧？”

在降了霜的地毯上，除了我们的脚印外没有其他人的足迹。地下通道的入口周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放在弹门上的塑料瓶也没有被弄倒，还是原样。

“如果是这样就好了，去确认一下其他人也是否安全吧。”

“啊……嗯。”

并不是很想去确认。

感觉到了死亡的气息。

寂静——

大概能预想到，在关着的门的另一边，会有尸体。那是因为在至今为止『黑之挑战』中，经历过了太多次同样的寂静。

打开这扇门之后，就没法回头了。

“雾切妹妹……”

我向着她的背影说道。

但是她在回头之前，先打开了门。

门美在被窝里熟睡着。

在他的右肩上，可以看到突起物。

犹如小小的墓碑一般，象征了他的死亡。

“死了……”

我只能用轻声呢喃道。

几乎没有出血，只是把周围的床单稍微染成红色的程度，和上次一样只有小刀尖端被扎进去的状态。”

看起来没有抵抗的痕迹，床铺也很整洁。

雾切走进室内，我也跟在她后面走了进去。

“已经凉了——”雾切触摸着门美的脖颈说道。“没有化妆。从这个样子来看，应该和雪村小姐一样，在睡觉的时候被刺了。而且被刺伤后，也没有因为疼痛而猛地起来或是抵抗的样子，摄入了那个安眠药的可能性很高。”

“安眠药？明明是知道塑料瓶里的水是放了安眠药的……”

我环视周围的地板。并没有见到塑料瓶。

去看了一下浴室，有三个空的塑料瓶倒在地上。

“两侧窗户的锁都是从内侧锁着的。”雾切确认着窗户说道。“外面没有脚印。”

“昨天晚上虽然也有相当的风和雪，但我不认为那种程度就会把足迹全部抹除掉。”

“使用塑料瓶上锁的方法，这次被否定了啊。从窗户掉下来的塑料瓶，不可能这么简单地就滚到浴室。如果只是想将锁的把柄固定住的话，比如用外面的雪做成球状也可以，但是室内也没有融化的痕迹。关于犯人是从窗口进出的这个想法，看来有必要重新推理一下。”

“但是……如果不是窗户的话，到底是从哪里进来的？很难想象是从门进出的。夜间时门是被锁上的，就刚刚看到的来说，地毯上的霜是崭新的状态，也没有留下谁进出过的足迹。”

这个时候，突然听到背后有脚步声。

回头一看——

“也就是所谓的完美密室吗？”

夕霸院站在门口。

我们在为他还活着感到高兴之前，更快地做好了防备。考虑到他有可能是犯人，就没有其他应该采取的态度了。

“难道你们认为我是犯人吗？”夕霸院故作姿态地张开双手说道。“在我看来，你们中有一个人会是犯人。不，也有可能两人都是犯人。”

他说了什么都与我们无关。

我和雾切，像是为了和他保持距离向后退去。

寒冷的空气更加紧张凝重了，紧张到全身上下传来针刺般的感触。

在漫长的沉默之后，夕霸院开口了。

“你们的目的是独占遗产吗？”

“我们才不要什么遗产，最开始应该就已经说过了。”我说道。“我们是被『黑之挑战』召唤而来的，是为了和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战斗才来到了这里。”

“两个孩子，和那个组织战斗？真是难以置信的发言啊。”

夕霸院抱着胳膊说道。

因为他站在房间的门口，所以我们无处可逃。

“但是如果你们说的是真的，那可以说我和你们的利害关系是一致的。我为了得到遗产

而来到了这里，如果你们对遗产不感兴趣，真的只是想玩解谜游戏的话。我们互不干涉，各自追求自己的目的，怎么样?”

“嗯，当然没问题。”雾切眯着眼睛说。“前提是，你不是犯人。”

“好吧。”

夕霸院用夸张地语气说着，进入了房间，我们逃也似的移动了房间深处。他走近门美的尸体，不知道在想什么，拔出了刺在门美肩上的刀。

“因为没有证据证明你们不是杀人鬼。”夕霸院用刀尖指着我和雾切。“姑且让我做做最低限度的自卫吧。”

“这就是大人的做派吗？”

我挖苦道，他冷笑着开口。

“这是以防万一。我从过去的失败中学会了慎重行动，别看我这样我还是很擅长进行正经的侦探工作的。我之所以能得到『0』，正是因为我过人的慎重吧。”

“怎样都好……请不要乱挥舞小刀。”

“哎呀，这可真是失礼了——”夕霸院夸张地致词道。“那么关于今后的事情，虽然只是提案……我为了拿到遗产，会在大厅继续进行工作。如果你们肯合作的话，也能监视你们的动向，可谓是一石二鸟。不过，万一箱子被掉包的话可就麻烦了，所以还是由我来完成收尾吧。”

“是的，请那样做吧。”

我毫不犹豫地说道。

“但是我也不能放任你们不管，如果你们是杀人鬼的话那就更不用说了。在我得到那个箱子之前，你们能不能老实待在某个房间里？如果能遵守这个约定的话，我就不会用这把刀伤害你们。”

他一边说着，一边把刀尖对准我们。被血染成红黑色的刀刃，像嘲笑着我们一样不断闪着寒光。

“我知道了。”

雾切当即回答道。

“咦…可以吗？雾切妹妹。”

“正好我也想要一个不受打扰能专心推理的环境，的确是利害一致呢。”

“真是位通情达理的小姐。”

“但是约定是约定，互不干涉。你要记住，如果稍有失约，就再也别想得到遗产了。”

“交涉成立了。”

一副认为自己完全占了上风的口吻。『令人不舒服的说辞在披着同样令人不舒服的衣服走动着，说的就是这样的男人吧』这说法，不见得是错的。倒不如说是我最讨厌的类型。

“那么，就赶紧着手工作吧。”夕霸院说道。“因为是单独工作，所以可能会花很长时间。

但应该今天之内就能完成，放心吧。”

“请稍等一下。”我慌忙说。“如果要关在房间里的话，比起这个房间，还是我的房间比较好。”

那边还有衣服和粮食，比起在这里和尸体一起度过很长一段时间要好得多。

“……好吧，你们移动吧。”

夕霸院挥着刀催促我们。

我和雾切老老实实地走出房间，朝着我的房间移动。

“两个人待在一起可以吧？”

我问道。

“可以，这样的话我这边也更容易监视。”

从结果上来说，他还是想把身体状况要更好的我们关起来吧。

“啊，对了。因为有落下的东西，所以我会进雾切妹妹的房间一次，可以吧？”

我在听到回复之前，就进入了雾切的房间。背后夕霸院好像说了些什么，我对此置若罔闻，把放在床头的两条发带拿了起来，回到了大厅。

“不要擅自行动。”

我无视他进入了自己的房间，雾切已经在室内等着我了。

“那么，请自便。”

我这样说着，把门关上了。

我和雾切并排坐在床上。

“你特意去拿来了那个的吗？”雾切指着发带说。“……谢谢。”

“一会儿给你系上。”我笑着回答。“比起那个，这样好吗？虽然是只能放任那个男人自由行动的状态……但是果然幸存下来的那个家伙就是犯人吧？”

“即使他是犯人，也还不能解释密室杀人。”

门被锁上，大厅的纤维地毯上没有脚印。

窗户也从内侧上锁，周围的雪地上也没有脚印。

在这种情况下。犯人是如何入侵室内，用刀刺中被害者，然后从房间里出来的呢？

而且包括被害人在内，所有人都是被手铐以圆环状铐在一起的状态。假设凶手是内部犯的话，难度实在是太高了。

“结姐姐大人，昨晚是怎么样的？”

“……诶，什么？”

“奇怪的声音——有没有听到像是发动机工作时的声音？”

“啊、对了对了，就是那个！我也听到了，我记得大概是半夜三点左右。低沉的声音持续响了几分钟……本以为已经停止了，可过一会儿后，同样的声音又持续了几分钟…听到的就只有这两次。”

“是的……我觉得前一天晚上听到的声音也和那个是一样的。真遗憾，昨天晚上如果我没有倒下的话，也许可以调查更多。”

“我就想着雾切妹妹大概会这么说，所以我替你调查了一下。其实昨晚，我也模仿了雾切妹妹，从门洞一直盯着大厅。”

“不愧是你，结姐姐大人。”

“嘛…老实说，虽然中途也有迷迷糊糊的时候……至少在我监视期间，没有来往于大厅的可疑人物。然后当听到奇怪声音的时候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大厅，但也没有看到有什么东西在动，当然天花板的穹顶也是一直保持原样。”

“但是肯定有什么东西在动，而且那个应该和密室有所关联。”

“嗯，但是……什么东西怎么动才能使得密室成立呢？比如说犯人的房间里有隐藏的门，可以用某种机关打开什么的？如果犯人和被害者的房间通过秘密的地下通道相连的话，就有可能行凶了吧？”

“是啊，但是先不说犯人的房间，被害者的房间里没有可以作为出入口的暗门。房间不是很大，不可能会看漏。”

“嗯……即使有秘密的通道，如果不是锁链长度能到达的范围也没有意义吧。这样想的话，密室出入口的位置应该会被逐渐排除出来……”

比如说从窗户上到屋顶上，走这条路进出犯罪现场的话，因为锁链的长度不够所以是不可能的。

“那么说来…听到那个机械的声音的时候，最初是在看着大厅的，第二次是看向了窗外。我是想着外面说不定会有什么变动，但是什么都没有。比如……整个馆都在旋转什么的，姑且是这样期待着的。”

“结姐姐大人的想法总是很夸张呢。”

“不不，很普通哦。只是回顾了一下至今为止的『黑之挑战』，感觉移动一座建筑物这种程度的事情，是不是也可以很轻易就能做到呢。这次的成本也非常的夸张。”

“将建筑物移动……”

雾切突然站了起来，把窗帘拉开了一个小缝。

眺望窗外。

“总是在下雪呢。”

我站在她旁边说道。

和她相遇的那天也是在下雪，第一次来天狼星天文台的时候也是在下雪，从那天开始。
时间就好像停止了一样，这个地方也许一直被冬天封闭着。不会有下一个季节到来的，永恒的冬天。

在樱花树下笑着的你。

穿着泳衣害羞的你。

这个封闭的世界里都没有。

“对面能看到的是……雪村小姐的房间吧？”

雾切询问道。

“啊、嗯，那是我为了确认锁链的长度而前往的房间。你看，我的脚印还留有一点点。”

昨天白天留下的脚印现在还留着，也就是说昨晚犯罪时如果有人从窗户进出的话，应该会留下痕迹。但是在门美的房间外面，却找不到像是那样的脚印。

“果然从窗户进出的可能性是零啊……”

我呆呆地望着天空，可以看到沉重的雪云在山谷的对面蠢动。雾切一直在凝视着某个地方。

“发现什么了吗？”

“雪村小姐房间的屋顶——”

雾切用手指着。

“难道说，有人藏在那吗？”

我吓得目不转睛地看着。

但是什么也没看到。人影自不必说，也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指出的。

“不，不是那样的。屋顶上的雪……是不是太少了？”

“是吗？”

这么说来，的确感觉房间屋顶上的积雪很薄。

雾切向对面的窗户移动，拉开了窗帘。

眺望隔壁的房间，从这里能看到的是雾切的房间。

“果然……这边屋顶的积雪更厚。”

“唔嗯…也不是看不出来……靠近山谷的风好像更大，是自然现象也是有可能的吧？”

我的话好像没有传到雾切的耳朵里，她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就那样一直站了好几分钟。

她可能看到了什么我看不到的东西。为了不妨碍到她，我悄悄地从那里离开了。

突然在意起来，从门缝里确认了一下大厅的状况。

看不到夕霸院的身影，因为也没有听到削冰的声音，所以好像还没开始工作。是在房间里休息吗？

我回到床上确认了剩下的粮食。糖果和巧克力，零食还有少许。水壶的里面也只剩下三分之一左右。如果夕霸院不快点因为拿到遗产或是受到什么挫折而退场的话，我们就要被迫过上和雪山遇难者一样的生活了。

很快我的肚子就饿了，所以就打开了饼干的袋子。

雾切带着认真的表情坐回了床上。恐怕现在，在她那小小的脑袋里，神经细胞正如同银河中的星星一样闪烁着光芒吧，我很喜欢她这个时候的侧脸。

试着拿了一个曲奇递到雾切的嘴边，她无意识地咬住了。好像给小鸟喂食一样，真有趣。

“雾切妹妹，你知道什么了吗？”

“好像明白了什么。”

她突然站了起来，这次去了天体望远镜那里。她从各个方向观察着，将台座的转盘转来转去，简直就像在玩玩具一样，摆弄了一会儿。

“难道这次的天体望远镜也是诡计的关键吗？”

我问道，雾切只是暧昧地歪着头。

“转动台座的时候，有一点被什么东西卡住的感觉。”

“是说损坏了吗？”

“不好说……”

雾切苦思冥想的低着头。

“雾切妹妹，该补充糖分了吧？营养不足的话头脑也会变迟钝哦，稍微休息一下吃点什么吧。”

“……是啊。”

我们开始了一如往常的茶会，至今为止也在宿舍房间里举行过很多次了。两个人分享了剩下的红茶，松了一口气。

感觉稍微，有点回到了日常生活的感觉。

仔细想想，在遇到雾切之前，我的日常生活都是空虚的。从那天开始——自从妹妹萤被杀害后，我只是空虚的活着而已。勉勉强强地依靠侦探这个称号，以此为目的而活着。因为如果不那样做的话，我就无法保持自我。

那个时候，我可能是和妹妹一起被杀了吧。

也许不是妹妹，而是我被绑架，然后被杀死了也说不定。

为了摆脱这样的想象，只能依靠侦探这一英雄形象。向寻求救赎的人们伸出援手的正义的伙伴。我认为成为那种存在的话，至少是对妹妹的一种赎罪。

但是当然，像我这样的人也不可能成为英雄。

归根结底，我只是想拯救自己而已。

这时出现在我面前的是雾切响子。

她才是真正的侦探。

当然，她一点也不认为自己是英雄吧，但是被她所拯救的人就在这里。

所以，她果然是个英雄。是个不折不扣的侦探，她这以后也一定会拯救很多人吧。

所以不管我发生什么——

“结姐姐大人。”

雾切突然看向我。

“嗯？”

“帮我编头发吧。”

“啊…啊，嗯。”

我绕到坐在床上的她背后，摸了摸她的头发。我轻轻抓住手中如水流般流动着的她的头发开始编起来。

“今天早上好好洗过了哦。”

“了不起了不起。”

“那天，遇到的是结姐姐大人真是太好了。”

她突然说了这样的话。

“怎么了突然？”

“如果是别人的话……我可能就已经不在这世上了。我是不是早就因为被卷入新仙帝的游戏而死去了呢？”

“没有那回事，你可是名侦探啊。”

“你真不明白吗，对我来说，结姐姐大人才是名侦探哦。”

“即使被你这样恭维，我也不会高兴的哦。”

没有那样的事。

我非常的开心。

哪怕只有一点也好，我有成为你的助力吗？

把左边的三股辫编好，系上发带。

下一个是右——

这样想着，想要触摸她的头发，但是不知为何手却抓空了。

“结姐姐大人……”

雾切不安地抬头看着我。

脸色很差。

“头好晕——”

她这样说着，拿起放在旁边的水壶，然后像是为了确认什么似的，闻了下气味。

“为什么……?”

她这样小声呢喃着，横倒在了床上。

雾切妹妹。

我紧紧握住了她的手。

2

感觉在睡着的时候，我似乎流了很多眼泪。

我为什么会哭呢？

是因为遇上了悲伤的事?

还是因为梦见了妹妹?

不是很清楚其中的缘由。

我的脸上满是泪水。

想要擦一擦脸的时候，突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不协调感。

我的手上叠着雾切的手。

在那小小的手背上，有一道子弹掠过的伤痕。那个伤痕可能会就这么遗留一辈子……想到这就感到了阵阵心痛。

我直起身体。

我们躺在床上，周围散落着点心。水壶滚到了地板上，在地板上形成了液体状的污点。

看向手表，已经过了正午了。

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很长时间。

突然的，闻到了一股异样的臭味，朝门那边看去。

白色的烟正在从门缝里飘进来。

我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伸手推动雾切。

“雾切妹妹！快起来！”

雾切一边发出痛苦地呻吟声，一边起身。

擦了擦眼睛，呆呆地看着我，然后终于注意到室内弥漫着的烟。

“发、发生了……什么……”

雾切呆呆地呢喃着，语无伦次。意识似乎还没彻底清醒。

我站了起来，下定决心打开了门。

大厅的惨状映入眼帘。

熊熊燃烧的火舌包围住了冰柱。因为那个发出的热量，冰柱在保留柱状的同时，外表看起来变得相当细了。表面也开始融化，水光反射着光芒。

火焰不仅在冰柱周围，还在大厅里星星点点地堆成了一座座小火堆。仔细一看，燃烧着的是纸币。散落在各处的钞票被点燃，在激烈地燃烧着。

就这样爆发燃烧起来的火焰点燃了周围的墙壁和地毯，那深红的火舌在逐渐伸向天花板。

“啊、火！…着火了！”我惊声道。“雾切妹妹，得快点逃走才行！”

“手铐。”雾切说道。“只要这个还在，我们就逃不掉。”

“即、即便如此，到外面去，尽可能的离远一点……”

“结姐姐大人你看，柱子里，已经没有箱子了。”

“啊！”

正如雾切所说。

原本在冰柱中心的黑箱子不见了。

雾切站起来，努力移动着还有些站不稳的脚，向着火焰漩涡中心的大厅走去。

“雾切妹妹！太危险了!”

“黑色箱子…如果有那个的话，应该可以摘下手铐……”

雾切这么说着走出了房间。

我也跟在她后面。

瞬间被浓烟和热浪所包围。本应是被霜所覆盖的纯白世界，现在已经被染成了浓艳的朱红色。天花板上的凹面镜，映照出了那噩梦般的模样，展现出了一副地狱绘图。仿佛面临着这个世界的终结一样。

柱子的对面，在那座巨大火焰聚成的火山脚下，有谁倒在了那里。

华丽花纹点缀的大衣铺展在地板上，火焰已经开始蔓延到那里。

是夕霸院。

他在弹门的附近，仰面朝天倒下了，在他的脚下空塑料瓶倒在地上。他在火焰中，一动不动地盯着天花板。

只有右眼是睁开着的状态——

左眼里深深地刺进了长棒状的什么东西。

“这是……箭？”

雾切蹲在夕霸院的旁边，伸手想要触摸他的脖颈。但是，燃烧到他大衣上的火势增强了，雾切不由得仰起身子，从那里退了回来。

夕霸院被卷入了火焰中。

那时我突然注意到了。

夕霸院没有戴着手铐。

“雾切妹妹！夕霸院摘下手铐了！”

因为热浪的缘故，风的呼啸声把整个大厅都覆盖住了，所以我不得不大声地呼叫她。

“果然，他得到了箱子，然后成功把手铐解开了。”

“他的手里好像拿着什么。”

夕霸院手里攥着一张小小的黑色卡片。

但是燃烧到他衣服上的火焰，现在正要将那个东西燃烧殆尽。

“啊啊！”

我因绝望而发出悲叹。

没有那个的话，就没法取下手铐了！

不顾惊慌失措的我，雾切越过火焰，接近了夕霸院。从我的视角来看，她就像是跳进了火海之中。

然后她把手伸进火里，抓住了夕霸院的手，拔出了他握在手里的黑色卡片。

“雾切妹妹！”

“没关系。”她说着就回到了我这里。“应该还能用。”

“不、不是那个！你的手……”

她原本雪白的右手，被染上了淡淡的红色。

“这点小事算不了什么，比起那个还是先快点离开这里吧。”

雾切离开了大厅的中央，移动到了火比较少的房间前。

确认着刚才到手的黑色卡片。

“这是什么？”

看起来没有开关和按钮之类的东西，和想象中的遥控器完全不同，只是张漆黑的卡片。

“被骗了……？”

“但是摘除了手铐是事实，这一定是能成为钥匙的……”

雾切将卡片靠近了自己的手铐。

这时随着“哔”的一声，手铐打开了，从她的手腕上掉了下来。掉在地上的那个东西，看起来简直就像是张着嘴巴死去了的小生物。

“成功了！”

我欢呼道。

总算可以从这里脱身了。

雾切继续取下了自己的另一只手铐。看来那个卡片型的电子钥匙对所有手铐都有效，雾切准备用获得了自由的手把它交给我。

那个时候，头上响起了物体扭曲的声音。

抬头一看，飞散的火星在肆虐着。

随后天花板破裂，裂开的碎片掉了下来——

“危险！”

我猛地推开雾切。

天花板凹面镜的一部分掉在了那，刺进了地板里。我尖叫着的脸被铝制板映照出来，扭曲的像是怪物一样。

紧接着伴随着啪嗒啪嗒的声响，一部分燃烧着的屋顶掉落了下来。最后有三分之一左右的穹顶塌了下来，轻易地撞倒了冰柱，横倒在了大厅里。

“雾切妹妹！没事吧？”

雾切和我，被瓦砾分隔开了。

“嗯，得救了。”雾切的声音透过凹面镜的壁板传了过来。“结姐姐大人，我从瓦砾下方把钥匙扔过去，你要接好。”

“我知道了。”

黑色卡片被从凹面镜下形成的空隙中扔了过来。从那个空隙向对面看的话，能看到雾切正弯着身朝这边看。

“雾切妹妹你先出去吧！从房间的窗户是可以出去的吧？”

“那结姐姐大人呢？”

“因为有瓦砾所以不能从那边走，我走别的地方出来。”

“在外面会合吧。”

“了解，一定会的！”

“嗯，一定。”

我们互相点头，站了起来。

把黑卡放在手铐上，于是手铐很快就掉下来了。夺去我们的自由，带来了不解之谜的手铐——我终于从中得到了解放。

没有时间磨蹭了。由于天花板掉落到了大厅里，火焰因发现了新的猎物而继续扩散，火势越来越强。

黑烟越来越浓，向着雪花纷飞的天空渐渐上升。多亏天花板已经没有了，我才没有被浓烟卷进去，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我一边避开火焰，一边打开附近房间的门。

那里是雪村的房间，她和以前一样躺在床上，火焰迟早会把她烧尽的吧。虽然想着要怎么做才能把她的尸体搬到外面去，但我不觉得还有那么充裕的时间。

作为代替，我没有多想便打开了冰箱。这里有她的孩子们所需要的钱。虽然我想着至少要把这些钱带出去，但是——冰箱里一捆钞票也没有。

我不再考虑多余的事，决定离开房间。

打开锁，从窗户跳了出去。

眼前就是悬崖，从谷底吹来一阵冷风。但是对于刚才还在被热浪包围的身体来说，是一剂良药。

“结姐姐大人。”

有声音。

她已经离开建筑物，移动到了靠近森林的方向。

一转先前赤红的地狱绘景，在这宛如一切静止的白色世界里，她孤零零地伫立着。

“雾切妹妹……”

我向雾切跑去，已经数不清是来到这之后第几次拥抱了她。

回头一看，天狼星天文台已经化成了摇曳着烈焰的火堆。到处都能听到瓦砾崩塌或是什么在爆炸的声音，那听起来就像是某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物在发出临终的叫喊。那个怪物拼命吐出的黑烟和火星一起飞上了天空，不久就融入了灰色的天空。

“结果……大家还是死了。”

我呢喃道。

拜访天文台的五位侦探中，除了我和雾切以外谁也没能活着离开。

“和上次一样呢。”

雾切望着燃烧的天文台说道。

“又只剩我们两个人了。”

“呐，结姐姐大人。”

“怎么了？”

“——我的发带在哪？”

雾切摸着自己的头发问道。

三股辫只有左边编好了。这么说来，在编头发的途中，失去了意识。

“被我忘在房间里了，对不起……”

现在可能，就在被火舌舔舐着也说不定。

但是话说回来，为什么现在要问那样的问题呢？

“还会，再帮我编吗？”

“当然。”

“这样啊……谢谢。”

雾切一边说着，一边突然抱住了我。

大约五秒钟后，她慢慢调整呼吸，从我身边离开了。

“雾切妹妹……怎么了吗？刚才那个是？”

“最后的回忆。”

“最后……？”

细雪在我和雾切之间飞舞着飘落。

只编了一侧的三股辫在寒风中摇曳着，仿佛在映射她那不知道被什么迷惑住了的心境。

“我已经知道犯人是谁了。”

是吗……

她终于还是得到了答案。

不管是冰雪触及肌肤的寒冷，还是背后发出声音熊熊燃烧的火焰，都已经被我抛之脑后。我唯一担心的只有——她的嘴唇在微微颤动件事。

“暂且先去有屋顶的地方吧？B栋的话离本馆很远，应该也不用担心火……”

“不，马上就能结束了，听了我说的话之后，如果，你觉得哪里不对的话，请告诉我。”

雾切没有从雪中移动。

能从那小小的身体里，感受到冰冷而坚定的意志。

我点头同意，只能那样做了。

“至今为止在『黑之挑战』中见过好几次密室杀人案件了，这次案件的条件就算在这之中也可以说是特别苛刻的。窗户被从房间内侧锁上，所有的门也都被封锁了……外面的雪上没有谁进出过的痕迹，门前的地毯上也没有脚印。而且最初的杀人事件发生时，我在监视着大厅，所以肯定没有人能经由门出入。”

“我重新整理了一遍……还是觉得内部的人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作案的。现场是密室也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大家全员都是被手铐连在一起的状态。就算想要从外侧接近犯罪现场，也会因为锁链的原因而无法靠近。”

“是的。手铐锁链的存在使这个谜团更加困难了，所以这件事只能先放在一边之后再考虑。”

“那么，你打算怎么揭露这个密室呢？”

“解开谜团的钥匙，其实以特别简单易懂的方式倒在现场。”

“倒在？”

“是塑料瓶，那是在现场留下的唯一一个线索。”

“不、但是……否定了在窗户的把柄上夹住塑料瓶来制造密室这个方法的人，不就是你自己吗？”

“是的。如果是利用塑料瓶制造密室的话，它必然会滚到窗户下面去，但是在第二个密室里，塑料瓶本身并不在室内。”

“那么，又为什么说那个是线索呢？”

“那个塑料瓶，是在展示事发当晚发生的事情。”

“……怎么回事？”

“那本来是放在冰箱里的，是雪村小姐喝了一半吧。盖子拧得很紧，可能之后还打算喝。这种情况下，一般会把那个塑料瓶怎么办呢？”

“放回冰箱里吗？”

“是的。或者——如果想马上就能喝到的话会放在附近吧，也有可能只是觉得放回冰箱很麻烦，就顺手放在旁边了。比如床头板、梳妆台上等等。不管怎么说，那个塑料瓶倒在房间入口附近的情况不觉得很奇怪吗？”

“嗯……也是，你这么说的话……很难想象是雪村小姐本人出于某种特殊意图，把它放在了那附近。”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塑料瓶是被什么人挪到了房间门口附近的。那么是谁为了什么目的而挪动的呢？”

“入侵房间的犯人没注意到放在地板上的瓶子把它踢开了，之类的？”

“当然也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犯人已经侵入了密室。说到底犯人究竟是怎么进入里面的呢？……这样是解不开谜团的。”

“除了犯人以外，还有谁会把塑料瓶弄倒呢？”

“瓶子自己倒下了，如果这么想的话，就能看破密室的奥秘了。”

“瓶子自己……?”

“会有这个灵感，是在我看到雪村小姐房间的屋顶上没有过多积雪的时候。为什么只有她的房顶积雪那么少？为什么她房间里的塑料瓶会随意的倒下呢？”

“为什么呢？我好像完全没搞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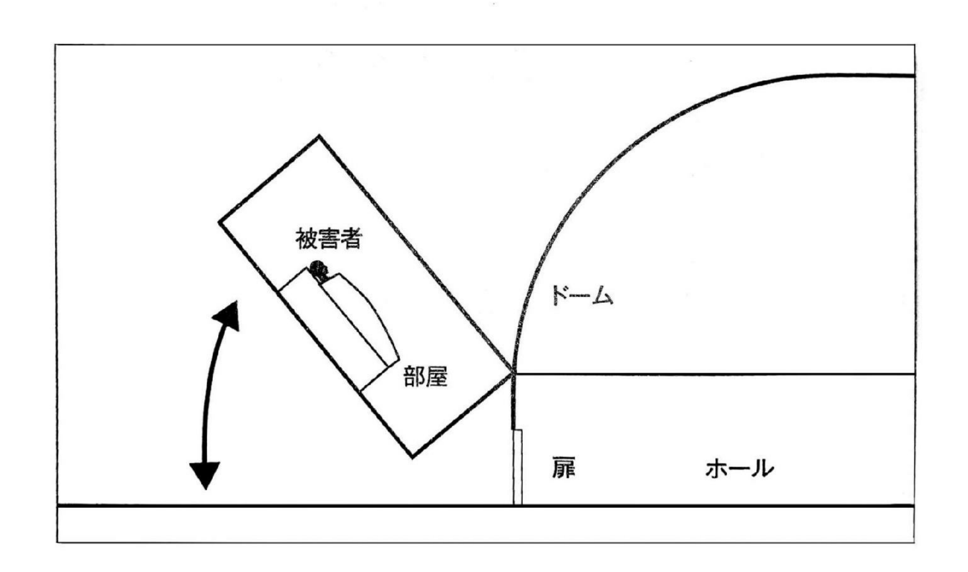
“因为倾斜了啊，房间整体。”

“那、那样的也太荒唐了。”

“不，结姐姐大人也听到那个像是引擎发出的声音了吧。”

“虽然是这样……”

“房间倾斜时，支点是等腰三角形的底边部分。也就是说，可以认为房间与大厅接触的部分，是天花板那侧的边。以这条边为轴，整个房间就像自动卸货卡车的装货台一样，是可以斜着抬起的结构。到底是在地面一侧安装了汽缸呢，还是像汽车门一样，在与大厅接触的部分装了汽缸呢，这一点如果不实际看过是不知道的就是了……”



“等一下。退一百步来说，房间被抬起来倾斜了，就算真的是这样，那么倾斜了又能怎么样呢？这样就能解开密室之谜了吗？”

“当然，能解开。就这样持续倾斜房间，倾斜到九十度的时候，要说会发生什么那就是——窗户的锁打开了。”

“诶...？”

“因为锁住窗户的锁轴很松，不支撑住的话就会因自身重力而垂下。通常情况下，如果把柄垂直，则处于上锁状态，如果把柄水平，则处于解锁状态。如果就这样倾斜了九十度的话......重力的方向也会变化，届时水平方向变成垂直方向，把柄自然会成为解锁状态。反过来想的话，是为了在碰不到锁的情况下也能开锁才将整个房间倾斜了也说不定。

“那么犯人是......从外面打开垂直立着的房间的窗户进入室内的吗？在什么都是垂直的房间里？”

“是的。因此，准备的家具全部固定在了地板上。如果没有固定的话，就会全部掉落下来。在这个时候，房间的底端就变成了房间入口侧。还没喝完的矿泉水就这样滚到了入口附近。”

“原来是这样啊......但是你在夜晚时间看守了一整晚的大厅，都没发现对面的房间被抬起来了吗？”

“即使房间移动动了，大厅那一侧的墙壁和门还是会保持原样。大厅和房间相接的墙应该是双重的吧。但是，据我调查，门看起来不像是双重结构。所以是门留在大厅一侧的，移动了的房间的入口会是空着的状态。但是，如果房间就这样垂直的话，在室内的人和东西可能会从入口处掉到外面。于是在入口处装设了铁栏型百叶窗。”

“像是防止掉落的栅栏一样吗？”

“说到这里，真相已经明晰了。犯人通过垂直倾斜房间，打开窗户的锁，然后从那里侵入。这时，窗户至少在离地面六米以上的位置。因此，从外部来的人无法进出。说到底，能把房间倾斜的开关怎么想也应当是装设在建筑物里的。更进一步说，可以认为开关就是天体望远镜的转台。和保险柜的拨号盘锁构造相同，用特定的方法旋转的话开关就会启动。也就

是说可以断定能够启动这个功能的，是内部的人。”

“也就是说，犯人通过操作自己房间里的天体望远镜，就能升起被害者的房间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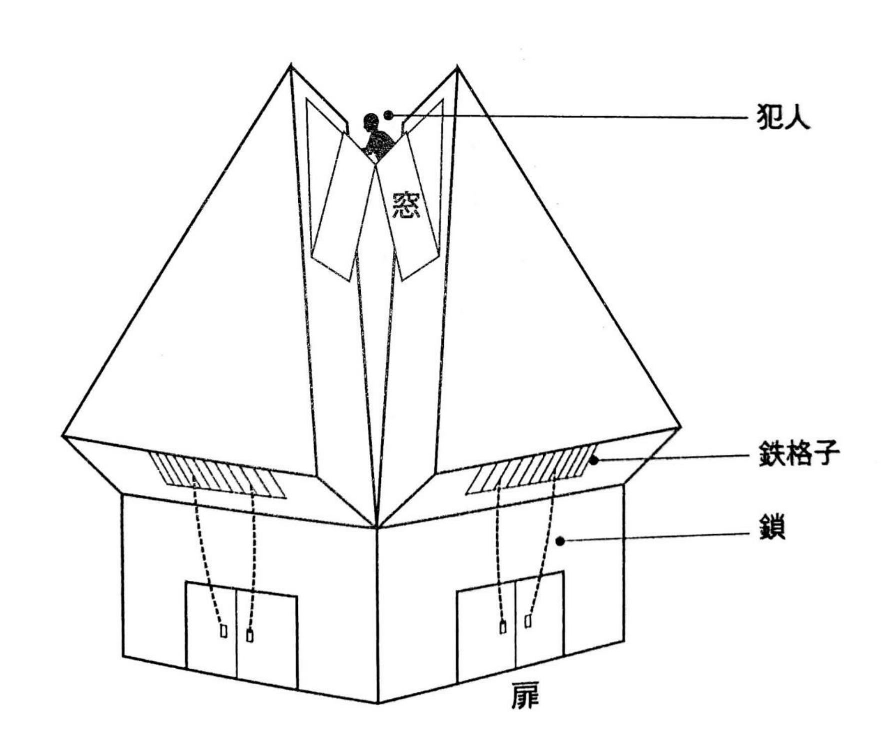
“没错。”

“即使那能够做到，我觉得就算对方房间的窗户在上方被打开了，也不能怎么样啊……”

“那当然不是问题，要说为什么的话——把犯人的房间，也同样升起来就好了。”

“犯人的房间也是？”

“如果把天体望远镜当做立足点的话，即使房间垂直也不会掉下去。从那里很快就能够到窗户吧。从窗户出去也是做得到的。”



“难道说要从垂直状态的房间的窗户出去，跳到被害者房间的窗户去吗？”

“没错。”

“那种事怎么可能做到！”

“真的吗？比如说各个房间在垂直的基础上，再往大厅一侧倾斜的话……相邻的两个房间的窗户会相当接近。和花蕾一样。花开的时候，相邻的两片花瓣虽然分开了，但是如果像花蕾一样向里收缩合起来的话，就会变成重合的紧密状态。和这同样的事情，就发生在了这个星形的建筑物上。”

“那样的事……”

“这样犯人的条件就齐了。第一，是内部的人。然后第二——”

雾切明明一直没停的说到了现在，却突然噎住了。

在我们背后，瓦砾倒塌的声音一直在响。但是火焰的热量也无法到达这里。凌冽的寒风，从我和雾切的头发旁飞快地吹过。

“雾切妹妹，怎么了？继续呀。”

“说到这里……你明白了吧？”

“不好好说清楚的话我是不会懂的。”

“犯人的条件是——住在被害者房间隔壁的人物。本来的话，就算是隔壁房间的人，因为有手铐的锁链存在也够不到，所以犯罪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把房间向内侧倾斜的话，可以进行走捷径。没有必要在雪上走数十米的距离。从窗户到窗户，穿过约1米的间隙，就可以到达隔壁的房间了。”

雾切抬起头，看着我。

攻击性的眼神中，可以看到湿润的眼瞳。

“要说雪村小姐的隔壁，门美先生不也是一样的吗？”

“那个人前一天吃了安眠药，所以晚上睡着了，什么也做不了。结姐姐大人应该也看到他喝了瓶子里的水。恐怕所有客房的塑料瓶里都有安眠药。目的在于，让目标人物喝了那个之后无法注意到夜晚时间时房间被倾斜了这件事。理想状态是能让人感觉到睡意而上床睡觉最好，当然雪村小姐也确实是那样行动的。毛毯也用钉子固定在床上。因此，即使房间倾斜，雪村小姐也不会向下掉落，而是停留在被窝当中。也就是——变得容易下手了。”

“但是那时房间还是倾斜着的吧？在那种情况下，要怎样才能杀了雪村小姐呢？”

“犯人从窗户进入室内，用天体望远镜或是床作为立足点接近被害者。即便如此，想用手中的刀直接刺死被害者可能还是很难的。正因为如此，才在小刀上涂了毒。如果因为某种原因锁链的长度不够，或者难以直接刺到的情况下，只要让那把刀向着被害者落下去就可以成功杀害了。使用了相同毒素的过去那起事件也是一样，让小刀掉落来杀害被害者。雪村小姐的身体只被刀刺伤了一点点，就是因为这样的理由。那样的话，出血会更少更理想。出血多的话，可能会根据血流的方向注意到房间变成了垂直的状态这件事也说不定——”

雾切像往常一样淡淡地讲述着推理。

我已经连反论的话语都失去了。

“这样就再没有什么要说明的了。犯人在杀害被害者后，回到自己的房间，恢复房间的倾斜。房间变成原来的状态的话，窗户的锁也会自然地锁上，这样一来——密室就完成了。”

被认为是不可能的杀人事件，一下子就被解开了。

这是至今为止看到过好几次的光景。

但是立场和以前不同。

从现在开始，会是我第一次知道的景象。

“你想说是我杀了雪村小姐吗？”

不得不说出口。

如果说了那个的话，我和她之间就会成为嫌疑犯和侦探的关系。但是不得不说。

『这样下去结小姐你会没办法回头的。』

利科所说的话，现在正在变成现实。

他没有说错。

我现在正在向着无法回头的地方，迈出脚步。

雾切低着头，岔开了回答。

“结姐姐大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什么意思？”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和组织接触的？”

这次轮到我岔开了。

我仰望天空，忍住眼泪。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知道这一天终会到来。但是我觉得那应该是更久之后的事情。所以我是打算在事情变成那样之前离开你的。如果是在某个遥远的国家工作的话，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也不会再插手了吧，那样的话组织就不需要利用你了。结姐姐大人和我，一直都能像现在这样。即使再也见不到了……至少我们的关系没有迎来终结。要是没有去追逐新仙帝的影子就好了——”

雾切低着头，像是给脚边的雪写信一样，仔细挑选着话语说道。

“雾切妹妹……你真的觉得我是这次『黑之挑战』的犯人吗？。”

“我——没这么想。”她微微摇头。“但是……但是，推理所引导的答案却指向了你，到底为什么？你真的是犯人吗？告诉我，结姐姐大人。”

雾切抬起头，注视着我的眼睛。

就像是想要在那里找出真相一样。

“那就让我提出反论吧。”我下定了决心。“门美先生的案件又要怎么说呢？如果那个诡计必须是相邻的房间才行的话，我就被排除在外了。因为门美先生的房间旁边是雪村小姐和夕霸院先生。”

“从结论来说，杀害了门美先生的是夕霸院，用了相同的密室诡计，他的目的当然是新仙帝的遗产。是想要在遗产被门美先生独占之前杀了他吧。但是他之所以能运用组织准备的诡计的，是因为结姐姐大人，你教唆了他——”

“你的意思是我做了那样的准备吗？”

“没错。在无意中向他暗示诡计的结构，说出了能成为提示的话吧。因为昨天白天，我们所有人都在轮换着削冰，所以能趁我不注意时偷偷地和他对话吧。”

“那是不可能的。就算夕霸院先生知道了密室诡计的手法，他也没法用同样的诡计杀害

门美先生。”

“……为什么？”

“倾斜房间的时候如果门美先生醒着的话肯定会引起大骚动吧？门美先生不一定睡得很沉。”

“不对。和雪村小姐那时候一样，使用了安眠药。昨天我们把从宿舍带来的食物和饮料分给大家了吧，夕霸院在我们轮流工作的时候，把冰箱里含有安眠药的水混入了我们带来的水里，然后让门美先生喝了吧。”

“即便如此，还不能说诡计是可行的，问题是凶器啊。如果他只是个模仿犯，那他是怎么筹备凶器的呢？单凭我所见，用于杀害门美先生的小刀和雪村小姐尸体上的刀是同一种类的。这是组织准备的吧？如果我是真凶的话，是不会把凶器中的一把交给他的，因为那样做的话会让他起疑。所以，夕霸院先生是不可能犯罪的。”

“关于凶器没有任何问题。他只要在昨天悄悄地从雪村小姐的尸体上拔出刀就行。到底是为了护身而偷的，还是为了杀人计划而偷的，我就无从得知了——”

“你想说那把刀被反复使用了吗？”

“是的。”

“那样的话雪村小姐的尸体上不就没有刀了吗？如果有谁进入了雪村小姐的房间的话，立刻就会被发现的。”

“他在发现门美的尸体后，马上从尸体上拔出小刀回收了吧。虽然确实是作出了对我们抱有敌意的演技，但那是为了不让人发现凶器被反复使用而故意为之的。如果在那之后马上把刀放回雪村小姐的尸体上的话，计划就完成了。他这样做只是想让人觉得两起谋杀案是由同一名犯人造成的。所以才使用同样的刀、同样的诡计制造了密室。”

“那样的事……在『黑之挑战』中，有别的杀人犯模仿了诡计吗？到现在为止，不是一次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吗？”

“是啊。如果连他会为了遗产而杀人这点，都包括在了黑之挑战的计划当中的话，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也就是故意准备的模仿犯。说到底如果结姐姐大人是『黑之挑战』的犯人的话……动机应该就是妹妹的绑架事件。主攻绑架案的侦探，雪村小姐和夕霸院两人，过去和绑架事件有什么联系也不奇怪。所以对于结姐姐大人来说，即使有杀害这两个人的理由，也没有杀害门美先生的理由。”

“说到底还是以我是真凶为前提来进行推理，我还以为你是相信我的。”

“我相信你！正因为如此……我才在拼命寻找真相！”雾切难得流露出感情的大声说道。“怀疑并不是因为想要声讨你，是因为我想相信你。不管怎么说，你都是我的结姐姐大人啊！”

“雾切妹妹……”

我不知所措。

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得到救赎呢？

要怎么做才能拯救她呢？

作为侦探我应该做什么？

作为五月雨结，必须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解决篇还没有结束哦，夕霸院先生的事件还没说明呢。他最后不是也死了吗？他身上发生了什么，让我听听你的推理吧。”

“……我知道了。”雾切拂去沾到脸颊上的头发。“事件发生在今天早上门美先生的尸体被发现后。我和结姐姐大人被夕霸院命令，关在了房间里。然后我…失去了意识。因为喝下了安眠药。有药物混入了结姐姐大人的水壶里。”

“但是，这不能成为药是我下的证据，是夕霸院先生在昨天放进去的也说不定吧。”

“是的。不管怎样，我被药迷昏是事实。问题是，这期间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大厅着火了？”

“夕霸院为了尽早获得遗产，采取了不被容许的手段。从死去的人们的房间里拿出钞票，然后烧掉了。结果是，他终于成功从冰柱中取出了箱子。箱子里面——有可能只放着那张黑卡。但是对他来说，那里面可能是保存着什么重要的数据也说不定。然后注意到可以用那张卡取下手铐。他就是在那之后被杀的。”

“左眼看起来好像被箭刺伤了。”

“是的。从那种情况来看，可以认为是从正面受到了箭矢的攻击。”

“虽然你说是射箭，但……哪里都没有弓啊。”

“是啊。不过，在探索室内时也没有发现箭矢，我觉得是伪装成了什么从外面带进来的吧。比如圆珠笔的话，就可以直接作为轴使用，箭头也可以藏在橡皮擦里……”

“你是说我把拆分后的箭混在文具里带进来了吗？”

“只是可能性之一。”

“那弓呢？雾切妹妹你也看过很多次背包里装的东西，应该是知道里面没有什么可以作为弓来使用的东西吧？”

“嗯，这点我承认。”

“那我要怎么才能杀了夕霸院先生呢？”

“如果没有弓的话，也可以认为是拿着箭直接袭击被害者……但是这样的话就算再怎么瞄准空隙都会遭到抵抗，而且本来他就不允许我们接近他。他为了能独占遗产，甚至是把我们关了起来。”

“那么果然我是不可能杀死他的。”

“……要是那样就好了”雾切呢喃道。“倒不如说正是目睹了他的死，我才开始怀疑结姐姐大人有可能是犯人。”

“……为什么？”

“看着被箭射中的尸体，我最先想到的是『武田鬼屋』的杀人事件。在那个事件中，使用了在没有弓的地方制造出巨大弯弓的诡计。同样的事情，在这里发生了吧。”

“怎么会……你是说过去使用过的诡计被再次使用了吗？”

“如果是有效的杀人方法，被多次使用也不奇怪。”

“即便如此……”

“在那个诡计中，用两面开的门代替了弓。用弦把左右的门把手连接起来——虽然这里没有门把手，但只要用锁链来代替，就能制造出弓。在这里放置箭，从门打开的方向，也就是从室内拉弓的话，就可以向大厅射箭了。”

“那种事真的能做得到吗？这样就能制造出一把足够将人杀害的弓了吗？”

“如果在箭的尖端涂上毒素的话，即使只是擦伤那种程度也能让对方暂时麻痹。只要能刺中，将人杀死也是可能的。”

“不，但是……你想说那个弓是我射的吗？在失去意识的雾切妹妹旁边？”

“是的。说到底，能想出这种弓的构思的，就只有经历过『武田鬼屋』杀人事件的人。”

“就算那个诡计被重复使用了，就能说明我是犯人吗？那难道不是因为两者都是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提供的诡计才会出现相同的手法吗？而且……从我的房间瞄准在大厅的夕霸院先生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厅中央有冰柱，那会成为障碍物。夕霸院先生是倒在柱子的对面吧？”

“到昨天为止的话，确实是不可能的。因为箭只能笔直地飞，所以不管怎样都会射到冰柱，但是今天早上的话是可以的。要说为什么的话，因为我们为了取出黑色箱子而削掉了冰柱，把冰柱挖的深深凹陷到了中心附近，所以形成了足够让箭穿过的通道。”

“不、不对！我喝了水壶里的红茶，和你一起昏过去了。你有什么证据能指证我是凶手？”

“证据——”

雾切不安地摸着自己的头发。

那只右手还有些许发红，令我心痛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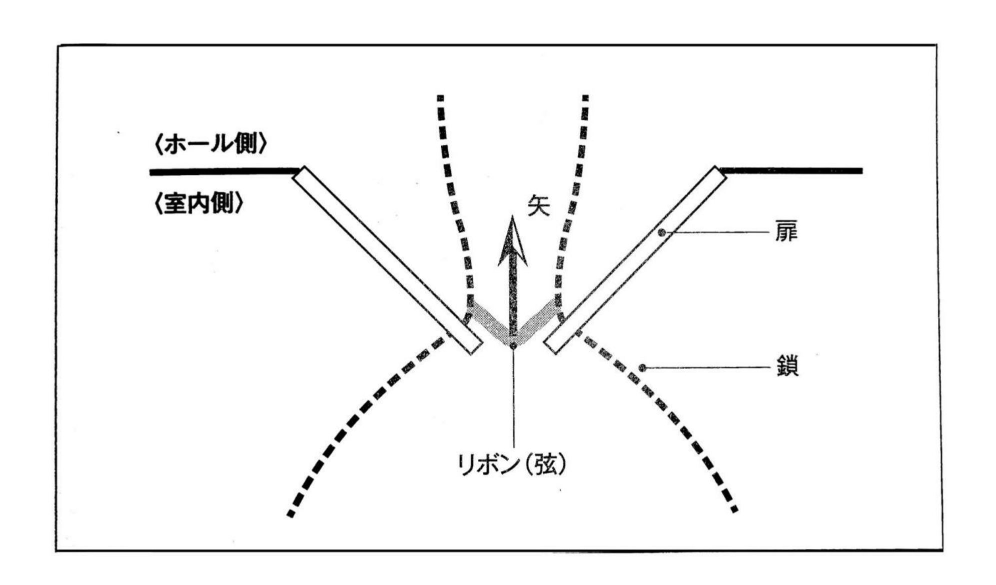
“证据是，那具弓所用的弦。”

“弦？”

“不会被任何人发现，也不会有什么不自然的地方，能够带到这个天文台里，而且足够长和强韧，可以代替弓弦的东西。那是，只有结姐姐大人才能准备的东西。”

“只有我——？”

“是发带啊。”



雾切触摸了自己头发上系着的发带。

原本是左右一对的，现在只剩下左侧那条还在。

“这么想来——组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考虑利用结姐姐大人的，新仙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制定这个计划的……就连和一连串的事件看似无关的与乔尼.亚普的狙击战，也可能是为了重新购置发带而做的准备。”

“等一下，选择这条发带的不是你自己吗？”

“选择那家店的是结姐姐大人。”

“雾切妹妹……”

没有反论的余地。

她的逻辑已经完成了，无法否定。

雾切走近了一步，用愤怒的表情看着陷入语塞的我。

“对你来说，为妹妹复仇有那么重要吗？明明至今为止我们已经见过好多个被复仇心囚禁而灭亡的人，即使如此还是踏出了那一步吗？”

“你——无法解明他人的心。无论能作出多完美的推理，都无法理解别人的心情，那是你的弱点。”

“我……我有努力去理解了！我从来没有像这般努力去理解过！尽管如此，尽管如此……”

“对不起，雾切妹妹，我只能这样做。”

我抱住她。

这是非常罪孽深重的行为，即使我的手已经污秽了……一想到和她一起度过的时间，就

忍不住想要这么做。

雾切把脸埋在我的怀里。

“还会给我编头发的约定呢？”

她问道。

“总有一天……一定。”

背后传来建筑物倒塌的声音。

我们拥抱在一起，度过了犹如永恒般的一瞬间——雾切抬起了头。

“组织的人要来了，计划败露的犯人会被抹杀的。”

“是啊。”我耸了耸肩。“但是判定那个的摄影机和麦克风应该和建筑物一起被烧毁了，在一段时间内应该是无法确认的。”

“即使如此也无法逃过他们的手心。”

雾切后退了一步，从口袋里拿出手铐。那是她曾经称之为『回忆之物』的东西。那是在最初的事件里结下的，我和她的羁绊。

接着她把一只手铐挂在了我的手腕上。

“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会让他们胡作非为的。我会负起责任，带你到司法机关去的。”

“那样是不行的！而且……那也不是侦探的工作。”

“不，赌上性命去告发犯人，那正是侦探的工作，所以……一起走到最后吧。”

她想把另一只手铐拷在自己的手腕上。

“不行的啊！雾切妹妹!”

我不能让你陷入危险的境地。

我想把她撞开。

但是在那一瞬间，一阵强风吹过——

我被什么东西推了一下后背。

然后就这样失去了意识，回过神来发现地面上的雪已经埋到了鼻尖。

发生了什么?

我……倒下了吗？

刚想要起身，背上就传来一阵剧痛。

雾切一边大声的说着什么，一边蹲在我身边想要抱起我。

“为什么？为什么……”她非常的动摇。“结姐姐大人，不要动！背上被箭——”

箭？

后背传来的剧痛，是因为被箭刺伤了吗？

但是是谁……?

我在无法起身的情况下，勉强扭过身，朝熊熊燃烧着的建筑物那边看去。

看到了一个在慢慢靠近这里的人影。

烧焦的上衣拖在雪地上，如同亡灵一般摇摇晃晃地走着。衣服和身体到处都被火烧烂了，一眼看不出是谁……但是从他用手捂住左眼的动作可以大致推测出来。

在那里的，是夕霸院。

还活着吗？

他的右手上拿着什么东西。

“那是……十字弩？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东西……”雾切颤声道。“明明不可能有那种东西才对………”

“雾切妹妹，快逃……”

我勉强发出声音，手铐还没有被铐到她的手上真是太好了，她现在还有机会一个人逃走。

夕霸院慢慢地接近。

伴随着衣服在雪地上拖行的声音——

“把我的遗产还回来……”

仿佛是从地狱传来的呼声。

“雾切妹妹！”我从口袋里拿出那张黑色的卡片。“那家伙的目的是这个，我会用这个拦下他的脚步，你趁机会赶紧逃走。”

“不行！情况变了！”雾切带着快要哭出来的表情，强势地说道。“必须重新来过才行……必须要从头再推理一遍才行！”

雾切这样说着，从我手中夺走了黑色卡片。然后跑到离我大概五米远的地方，面向夕霸院举起了黑色卡片。

“你在找的是这个吧？”

雾切大声说道。

夕霸院停下了脚步，看向那边。

雾切似乎是打算引开夕霸院，让我趁着这个时机逃走吧。

夕霸院的脚步变快了。

他那破烂不堪的身体还剩下那么多的余力吗？他猛地一踏雪跑了起来……径直冲向我。

“结姐姐大人！”

雾切发出微弱的悲鸣。

夕霸院就这样借着那股冲劲用鞋底踩住我停了下来。然后像是想起了什么，把刺在我背上的箭硬拔了出来。

“唔啊！”

疼得不禁叫出声来。

星星点点的血迹散落到雪地上。

“住手！”

听到了雾切绝望的悲鸣。

夕霸院把从我身上抽出的箭，放到手中的十字弩上，重新装填。因为箭只有一支，看来比起黑色卡片，他更优先于这个。

“不要动！”

夕霸院将十字弩朝向雾切。

雾切在试图接近夕霸院，但还是差了数米的距离。

她停下脚步，懊悔地看向夕霸院。

两个人以手臂够不到的距离对峙着，在这个距离下，持有十字弩的夕霸院占有压倒性地优势。

夕霸院的脸被火烧烂了，所以看不太清楚表情。衣服几乎都破了，露出的皮肤变成了红黑色。还能活着真是不可思议。原本箭应该是就这样贯穿左眼扎进了头部，也就是说这并没能成为致命伤吗？

那时我突然注意到了。

在透过他破损的裤子可以看到的大腿上，有着V字形的旧伤痕……

“好啊。我把这张卡给你”雾切双手高举卡片说道。“但是，不能对我们出手，否则我现在就在这里折断它。”

“你打算谈判吗？”

夕霸院用嘶哑的声音说道。自用手按住的左眼那里，红黑色的血像眼泪一样滴落下来，将脚下的雪染成猩红。

“把那个扔到这里来。”

“不，在确保我们的安全之前我是不会放手的。”

“劝你……不要惹怒我”夕霸院的声音里再添了几分仇恨。“我已经……有想把一切都毁掉的想法了，所以……”

我匍匐在雪地上，抬头看向夕霸院。

按着左眼的左手——在那只手中，看到了什么闪闪发光的东西。

是小刀。

恐怕是从门美的尸体上拔出来的吧，前端有血迹，他假借捂住伤口把小刀藏了起来在等待时机。

“雾切妹妹…小心！那家伙的左手——”

我还没说完，他就把藏起来的小刀扔向了雾切。

雾切对我的声音作出反应，快速地摆好了架势。

但是迟了一瞬间。

小刀朝雾切的胸口飞去。

她已经逃不出那个投掷线了。

来不及了——

于是雾切立刻将左手放在前面，掩护住了身体。

小刀无声地刺入雾切的手掌。她露出痛苦的表情，用右手按住被刀刺伤的左手，跪在了那里。

如果那把小刀是用来杀害门美的凶器的话，应该是涂了毒药的。虽说已经使用过了，但也不能说神经毒素的影响已经完全没有了。

“雾切妹妹！”

黑色卡片不知什么时候从雾切的手中脱离，落在了雪地上。

但是，夕霸院却对此视而不见，一心只有追击跪倒在地的雾切，将十字弩的前端瞄向了她。

箭矢瞄准了雾切的额头

雾切终于抬起头来，意识到了死亡已经迫近眼前。

“很遗憾，你『没有』。”

夕霸院的手指扣上扳机。

那一瞬间，我把手铐拷在了他的脚腕上。

那是雾切刚才把一边拷在我手上，并打算自己戴上另一边的手铐。空着的那一个还埋在雪里，我想起了那个的存在。

我和雾切的『回忆之物』——

这样我的右手和他的左脚就连在了一起。

我用力一提手腕，夕霸院就如字面意义上的脚底打滑难以维持平衡。十字弩的准星从雾

切身上偏离，也不能随心所欲的扣动扳机。

我顺着那个气势一口气站了起来。

手铐上的锁链最多也就一米左右。我站起来，夕霸院的脚就自然而然地被抬到空中，那个结果是他就这样脸朝下摔倒在了地上。

“可恶！你做了……!？”

夕霸院因为无法理解自己正遭遇的状况而不知所措。我没有给他考虑的时间，拼尽全力拉动手腕，向着熊熊燃烧的天文台前进。

“呜啊啊啊啊！”

手铐深深陷进了我的手腕。

背上的伤口传来剧痛，我自己也知道血在不断渗出。

即使如此也不能停下脚步。

拖着那个几十公斤的重物，尽可能的远离——

为了保护她！

“结姐姐大人——等等！”

回过神来时，背后传来的呼唤声，已经越来越远。虽然我很担心她的状况，但是现在已经不能回头了。

幸好地面上有雪，就算只是我的这点力量，也能勉强拖动。

“你这混蛋，住手！”

夕霸院翻过身变成仰面朝上的姿势，朝着我发射了十字弩。

箭又一次刺进了我的后背。

但是，疼痛已经只会成为让我愈加疯狂的燃料。

“哈啊啊啊！”

“住手！你给我往手！”

夕霸院开始猛烈挣扎。

我没有理会他，终于回到了天狼星天文台前。火焰在空中盘旋上升，热浪灼热了我被雪和眼泪沾湿了的脸颊。

“至今为止你绑架了多少孩子?”

我一边用余光看着燃烧的天文台，一边越过雪地继续向前进。

“……什、什么？”

“那个『零』反正也是靠自导自演弄到手的吧？我……明明是如此仰慕的！”

“你在说什么？”

渐渐看到了虚空。

风势越来越强，简直就像是雾切妹妹想要阻止我的胡来一般。

但是，不能就此止步。

眼前是一片黑暗。深谷横亘，前方是通往地狱的悬崖。底下到底是怎样的，只能从狂风的呼啸声中加以想象。

“难道你……住、住手！”

夕霸院试图站起来。但事情并没有如他所愿，也许是因为我控制着他的一条腿的缘故。但他本来就是全身被烧伤的状态，连站立都已经是很勉强了吧。

“七年前……你杀了一个叫五月雨萤的女孩，还记得吗？”

我回头向他问道。

“什…你在说什么？”

“在那个案件中，有很多侦探为了帮助她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虽然我不记得每一个人的名字……但其中也有你吧，目的是钱？还是名誉?不管是为了什么……都没必要杀了她吧！那为什么，要杀了我妹妹！”

“是吗，那时候的……确实我也加入了搜查是事实。但你是否误会了什么？难道你以为我就是绑架犯吗？你有什么证据……”

“我想起来了。在那天，我——”

因为手工雕刻版画的课题推迟了，所以我比平时晚了一点回去。回到家时发现妹妹不见了。这时妹妹已经被绑架，被强行带到了停在家门口的车里。

妹妹一定，是在车里呼喊着我向我求救吧。

不——实际上是被堵着嘴，所以没法发出声音也说不定。真相是如何我无从得知。

但是直到现在我的脑海中还是回响着她的声音。

那个时候，如果再稍微警惕一点的话……

没有任何怀疑就回到家的我，连从背后靠近的绑架犯的存在都没有注意到。

突然回头一看，眼冒金星。回过神来，我两手已经贴在了地板上。

后脑勺像被火烧一样灼热。

眼泪自然地涌了出来。

是被什么人殴打了。

巨大的柱子般的影子，就落在我身旁的地板上。

还以为会被杀死。

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的恐怖。

必须要站起来。

如果不直面这份恐惧的话，就什么都结束了。

我被迫作出决断。

我知道如果不在这里做出决断的话，一切都会失去。

擦干眼泪，站起来。

没有时间犹豫。

不做不行。

我紧紧抓住犯人的双腿，拼命抵抗，然后和犯人扭打了在一起。

在死亡逼近眼前的极限状况下，我意识到能结束这种情况的方法只有一个。

用这把刀将其刺死。

回过神来，我的手上握着一把刀。

那是课题中要使用的雕刻刀。

没有犹豫。

然后——我刺了人。

那生动的触感，并不是想象的产物。是现实。我刺了下去，我刺了人。我刺穿了人！

到底在做什么啊？

为什么我会做这种事？

低头看着手上的血。那毫无疑问，是人的血，是我做的。

这是梦吗？

血腥味。

刺穿对方身体的刀。

颤抖着的我的手。

这些毫无疑问都是现实。

犯人在大腿上被刺着雕刻刀的状态下，飞奔着离开了我的家。

“你大腿上的伤口，就是证据！”

我拉动手铐，将夕霸院的脚向上提。在七年前绑架犯被我刺伤的同一部位，有一道旧伤痕。那种独特的V字形伤痕，毫无疑问是雕刻中使用的三角刀所留下的痕迹。

“这样啊…你是那时的…这是什么偶然吗？还是说…是谁策划的……”

“你承认了？”

“不，你错了……钱？名誉？那种东西对当时的我来说根本无所谓，只是……你的妹妹她……是『有』的那一边啊。”

夕霸院这样说着，咧着烧烂了的嘴角笑道。

脑子里一片空白。

这种家伙……

绝对不能得到原谅。

除了终结他的生命之外别无他法。

除了用死偿还，没有其他能拯救这个肮脏生物的方法！

“结姐姐大人！不行！”

雾切的声音。

她还在天文台的对面，没能站起身，还是保持着跪在雪地上的姿势。大概是因为神经毒素的影响吧。尽管如此，她还是拼命地拖动身体往这边追来。

“雾切妹妹！”我为了不被风声盖过，大声地向她说道。“你什么都没有做错！所以请你务必…今后也一直……”

就在这时，天文台那边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连脚边都被震到晃动了起来。

下一个瞬间，天文台被巨大的火焰包围，紧接着一切都爆炸了。燃烧着的墙壁、柱子、穹顶、玻璃窗、天体望远镜，这一切，都变成了大小不一的碎片，向四方飞散。

接着强烈的爆风迎面袭来，我无法抵抗那压倒性力量。尽管手铐的另一端挂着数十公斤重的重物，但我还是像枯叶一样被吹飞到空中。

背后，是悬崖。

说是加了自爆程序，看起来那不只是单纯的威胁啊。

在将坠落入谷底的时候，看到了雾切的身影。

多亏了她和天文台之间还有些距离，所以没有被爆炸的气浪吹飞，她正用愕然的表情看向这边。

你什么都没有做错！

我大声喊道。

所以请务必，今后也一直……

凛然地活下去吧。

3

眼泪已经，不再流了。

一定是因为，已经流完了一生的份吧。

脸颊湿润是因为积雪的缘故。

我想要拂去脸上的雪，突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不协调感。

我的右手够不到自己的脸。

手腕感到疼痛。

注意到时，手上正戴着手铐。顺着从手铐那里延伸出来的锁链看去……有人的脚。看到的只有脚，躯体被埋在像山一样的瓦砾下，不知道变成怎么样了，至少肯定没有活着吧。

看不见天空。

但是雪还在继续下着。

这里是……谷底。

我掉入了地狱。

明明是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周围却模糊地散发着光芒。

是因为燃烧着的瓦砾四散在各处的缘故。大概是因为天文台的爆炸，被吹飞到了谷底吧。

想尝试动一动身体，可是完全不听使唤。

看来我也和那个只剩脚还残存的男人——夕霸院有着同样的命运。

我的双腿被夹在，被烧得通红还冒着浓烟的瓦砾之间，为什么感觉不到热度和疼痛呢？我本想思考一下……还是算了吧。

视野模糊。

对了，眼镜。

因为没有眼镜，所以看不清楚周围的状况。

我还……活着吗？

到最后为止都有正确的活着吗？

如果我是更优秀的侦探的话……

如果不是毫无长处的女高中生，而是富有才能的天才的话。

应该就可以保护好她了。

懊悔。

结果，我还是什么都保护不了。

“结姐姐大人！结姐姐大人，你在哪里！？”

有声音。

那是……

萤？

萤应该很久以前就已经死了。

是吗？我，死了吗。

萤在拼命地呼唤着我。

说起来在小时候，也有这样玩过捉迷藏吧。如果我一直坏心眼的藏着不出来的话，她就会不安地呼唤我。

“结姐姐大人！”

瓦砾被挪开，能够看到她的脸了。

嘿嘿……被找到了吗？

“等我一下，我现在就救你出来！”

她想要把压住我下半身的瓦砾搬开，是某处柱子的一部分吗？简直就是个巨大的木炭，以她的力量是无论如何也举不起来的吧。

不仅如此，她的手已经被烧得通红，只是抓住物体都很痛苦的样子。

为了找到我，到处寻找了吧。她拨开燃烧着的瓦砾，来到了我身边。

谢谢。

只是这样就足以让我得到救赎了哦。

萤……

“振作点！结姐姐大人！”

她的声音。

我睁开了闭着的眼睛。

在朦胧的视野里有萤的身姿。

她的手轻轻地靠近了我的脸之后——

视野突然清晰了。

简直就像魔法一样。

在那里的不是妹妹的萤，而是雾切响子。

“雾切妹妹……谢谢……”

眼镜，你帮我找到了啊。

“结姐姐大人，一定要活着回去啊！”

“求你了！”

“对不起我把你错当成犯人了。请让我改正错误，不然就这样下去的话我……”

你什么都没有做错。

所以挺起胸膛吧。

啊啊……

樱花的花瓣。

真漂亮啊，雾切妹妹。

你是多么的……

第五章 雾切响子

1

雾切响子在床上醒了过来。

闻到了消毒水的味道。

床的旁边竖着一个输液架，从那里伸出的管子，和自己的手腕连在一起。

这里是病房。

感觉到疼痛，看向自己的双手时，发现从手腕到指尖被雪白的绷带缠了好几层。

伴随着痛苦，记忆也慢慢地复苏了。但那是十分暧昧，抓不住重点的片段，像是渗出绷带的血一样，模糊不清。

凝视着那只手时，病房的门被敲响了。

出现在那的是一个高中生模样的女生。

结姐姐大人——!

记忆一下子涌现出来。尽管意识几乎要被这股洪流吹散，雾切还是闭上眼睛忍耐住了。在这寂静的黑暗中，与五月雨结度过的几个月时光飞速闪过。

终于平静下来，睁开眼睛。站在那里的不是结，而是一个穿着水手服的陌生女高中生。

“你醒了啊！我现在就叫护士。”

她笑着说道，按下了呼唤铃。

你是......谁？

雾切想要询问，但没能发出声音。

但是对方似乎从雾切的表情中察觉到了她想说的话。

“我名叫远秋津菜砂。”说着恭敬地低下了头。“虽然和雾切小姐是第一次见面，但是经常听宿木先生提起您的事情。”

“宿木......”

“以前，被卷进同一个事件的——”

这时护士来了，测量了雾切的体温和血压，并确认了点滴和绷带的状态。

“关于您的身体状况，稍后会由主治医生向您说明，请您再稍微等候一下。”

护士这么说着，离开了病房。

与她擦肩而过，另一个穿着水手服的女高中生和一个高个子男子走了进来。

那个戴着墨镜穿着西装的男人看起来很眼熟。是在『武田鬼屋』事件中遇到的侦探，萨尔瓦多·宿木·枭，他曾帮助我们解决过几起案件。

“又做了相当胡来的事啊。”

他这样说着，用手里拿着的白色手杖确认了一下椅子的位置，然后坐了下来。另一个穿着水手服的女孩子挽着他的胳膊肘搀扶着他。

“正如你所看到的，那件事让我的视力下降了。本来眼睛就对光很敏感，所以对日常生活也没造成多大改变……在处理工作方面的事上，我请了她们两位来帮忙。”

“再次做个自我介绍……我是远秋津菜砂。她是滩月夜。我们两人都是圣安娜学园的二年级学生，现在在宿木先生的身边帮忙做侦探工作。”

性格稳重的红发孩子是菜砂，戴着发箍的长发孩子是月夜。从结那里听说过这两个名字，她们是被卷入『利布拉女子学院』事件的女高中生。

“你是中学生，就算等级比我高也别得意忘形啊。”月夜躲在宿木后面说。“感谢我们吧，救了你的可是我们。”

“虽然她这样说，但是我们也没做什么值得感谢的事。”宿木浅笑着说。“倒不如说应该向你道歉。如果我们更早一点到达天狼星天文台的话，也许就能防止事件的发生了。”

天狼星天文台——

那句话让雾切心痛不已。在她的脑海里，最后爆炸的那个瞬间还像照片一样鲜明地残留着。膨胀的火焰和四散的建筑物残骸。还有在爆炸气浪的吹动下，向悬崖对面坠落的结的身姿——”

“让我先来解释一下，你会在这里的理由吧。”宿木推了推墨镜的边框说道。“我们得到了新仙帝死去的消息后，前往了沉睡着他的遗产的天狼星天文台。因为我觉得如果能得到那个遗产，就相当于得到了接近组织中枢的垫脚石。”

“啊，可别误会了。”菜砂插嘴说。“宿木先生是以消灭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为目标在进行活动的。”

“不管怎么说——当我抵达现场时，展现在我眼前的是难以置信的光景。天狼星天文台已经不存在于那里了，那里只剩下看起来像是天文台残骸的什么东西散落在地上。”

宿木他们在那里发现了雪地上的血迹。试着追寻着那个痕迹，发现它一直延续到了山谷间的悬崖。

在悬崖的底部，无数的瓦砾堆积如山，据说其中有一些还在冒着淡淡的烟。

“我没有找到任何可以称之为遗产的东西，正当我放弃了想回去的时候——我发现了倒在瓦砾旁边的你。”宿木指着雾切说道。“身患低体温症，双手重度烧伤——说实话，我当时觉得你已经不行了。但是你却这样平安地保住了性命，这也许可以说是奇迹吧，虽然我并不

相信那种东西。”

“结姐姐大人呢？”

雾切向他问道。

那是她在这个病房里说出的第一句话。

“关于她……”

宿木这样说着，低下头，花了很长时间寻找合适的话语。

那种沉默已经是答案了。

雾切可以很轻易地推测出他之后要说的话。

“——她已经回天乏术了。”

“这样啊……”

雾切望着白色的窗帘。

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哭喊。

这件事对菜砂他们来说似乎很意外。

“我说你啊。你连为她的死感到抱歉的感觉都没有吗？难道说，连悲伤的情绪都没有感觉到吗？”月夜不停地诘问道。“你这还算是人吗？还算是侦探吗？”

她可能是在说的过程中触及到了痛处吧，说到最后已经变成了哭声。

“住口！”

宿木制止了她。

“但是…但是……”

最终，月夜还是一个人在那里泣不成声，只得由菜砂去安慰她。

——还算是侦探吗？

雾切自问。

自己……作为侦探，可能已经死了吧。

本来，就不是抱着保护或是帮助别人的想法去做侦探的。只是因为我从出生开始就是侦探，仅此而已。

但是和结一起度过的时光，却越来越让我体会到了自己的无力。我以作为侦探而生为荣的骄傲，实际上只是单纯的傲慢自满而已也说不定。

结果，谁也保护不了，谁也拯救不了。

就连身边最亲近的人，都没能保住。

“与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的战斗还没有结束”宿木说。“虽然新仙帝已经不在了，但是

他的遗志至今仍然被组织继承着。不仅如此，『堕天』了的侦探们，在新仙死亡的同时，也散落到了世界各地。他们没有听闻遗产就飞奔而来的廉价野心。取而代之的是——狡猾的一边躲藏一边等待着下一个领袖人物的出现。如果向他们发以号令，他们随时都会露出本性乱闹一场吧。所以——”

虽然不是在这种时候该说的话，宿木先作了个铺垫，然后继续说道。

“我希望你能和我们一起做狩猎他们的工作。我们需要你的力量。”

宿木用平静的声音劝导道。

但雾切只是摇了摇头。

事到如今自己还能做什么？

雾切响子已经死了。

在那天，和她一起。

2

出院的时候，樱花已经凋谢了。

对于雾切来说，这个春天即将在白色的窗帘和孤独中结束了。

即使出院了，手上的绷带好像还暂时不能取下来。没有伤到神经已经算幸运了，医生是这么说的。但是雾切看着自己残破的手，并不觉得有多幸运。

从医院出来的那天。雾切坐上了巴士，是和结一起乘坐了好几次的巴士。

目的地是侦探图书馆。

把手肘支在窗边，一边看着流转的景色，一边回顾在天狼星天文台发生的事件。在雾切的脑海里，事件还没有结束。

问题是十字弩的存在。

夕霸院受到的是由弓或是类似弓的什么造成的伤，但如果天狼星天文台的某个地方有十字弩存在的话，就有必要重新进行推理。因为，能够射出箭矢的人只有结，这一前提变得不再成立了。

我们找遍了主楼的都没有见到过十字弩。但是，如果不被先入为主的观念局限住，认真地排查记忆，冷静地梳理逻辑的话，应该是能找到正确答案的。

那么十字弩是藏在了哪里呢？

恐怕——是在地下通道。

在从地下通道上到本馆的楼梯最底部。地板上设置的埋设灯上的玻璃板，不知为何是由冰制成的，在那个冰底下，很有可能就藏着十字弩。

而且不只是单纯的放置着，更是设置成了具有杀伤性的陷阱。

比如像是这样。把准备好的箭的前端朝向楼梯上面的状态下，固定十字弩。在访客来访的时候，冰板遮挡了视线，所以无法确认到地板下十字弩的存在。

但是冰板总会融化。是自然地融化了呢，还是利用了照明的热度呢……至少调节成了半日内冰板就会消失的程度吧。

然后当有人打开本馆的弹门，准备下楼梯的时候，弩箭的陷阱就会启动。

仔细回想的话，左眼被箭刺伤的夕霸院，是倒在了弹门附近。放在门上的塑料瓶也倒下了。虽然那个塑料瓶也有可能是夕霸院点火的时候弄倒的。

但无论如何，弹门都是他打开的。

为什么他能打开从室内打不开的门呢？那是因为他从冰柱中取出黑色箱子，拿到了电子钥匙卡片。

那张黑色卡片不止能取下手铐，还能打开弹门的锁。

他得到了遗产，想要赶快离开。虽然也可以从窗户出去，没有这么做可能是因为不想被追踪到脚印吧。他注意到弹门可以打开，所以想穿过地下通道，从B栋出去。

但是打开门，正要下楼梯的时候，箭从下面飞了上来。是使用扳机和钢丝制作的简单陷阱吧。夕霸院就这样按照某人的计划，被箭击倒了。

那么，设下这个陷阱的人是谁呢？

被箭射中的夕霸院本人可以除外。

雪村，还是门美？

其中任何一方都有可能是幕后黑手。但他们作为受害者被杀害也是事实。

如果是以黑卡为钥匙的陷阱，那么设陷阱的人就是组织方面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知道房间会倾斜到九十度以上，那样的话，应该是可以避免自己被密室诡计杀害的。但是他们都成了诡计的牺牲者。所以他们不是幕后黑手。

剩下的是五月雨结——

但是她也不是设置了十字弩的犯人。因为她将螺丝刀交给了我，还尝试帮助我打开那个冰盖。如果知道十字弩在那里的话，会明白这种行为是致命的。

结不知道十字弩的存在。

所以——至少她不是『黑之挑战』的犯人。

但是能断言向夕霸院放箭的不是她吗？可以想象她正是因为不知道十字弩的存在，才用发带拉弓射击了夕霸院。比如说，为了牵制想要得到遗产的夕霸院而射出了箭，偶然的命中了目标。

不，很难想象真相是如此。

问题是箭的存在。如果是结射击了夕霸院的话，就等于她事先把箭藏起来了。在那之后那支箭被夕霸院用在了十字弩上，然后轮到结遭到弓箭的射击。夕霸院是知道地下通道里有十字弩，才将其作为武器拿出去的吧。

如果箭是结带来的，是否正好适合隐藏在地下通道中的十字弩的规格呢？十字弩的箭根据制造厂商的不同，长度和重量也不同。等同于子弹不同的话，就没有办法开枪，箭型号不同的话十字弩就不能正常的射击。

射中夕霸院的箭，原本就是设置在地下通道的十字弩上的，这是很自然的推论。

也就是说——结并没有射箭。

夕霸院得到了黑色卡片后，正要从弹门出去时，却中了圈套，被射击了。

根据以上的推论，安放了袭击夕霸院的十字弩的人物，是不存在于聚集在那个地方包括雾切在内的五人当中的。

果然还是有第三者存在吗？

一定是有五人以外的某人积极参与了这个事件。而且，从设置的圈套类型来看，那个人很有可能没有出现在现场。更进一步说的话，那个人肯定是组织里的人。

那个人是谁，现在我已经知道了。

——新仙帝。

住院期间，祖父不比等给雾切打来了电话。中断的定期联络重新开始了。

不比等作为杀害新仙帝的嫌疑犯，被警察拘留了。

通过那个电话，我知道了新仙的死亡是确定无疑的。而且知道了在他死的时候，五月雨结也在场。

『我不知道他们两个人说了什么，因为连追问的时间都没有。但是能想象得到不会是什么轻松的话题。如果五月雨君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响子的话……那恐怕是和响子你有关的话题吧。』

雾切有种被抛下的感觉。世界抛弃了自己而旋转着，结独自一人走到了前方。为什么没有和我商量呢？不管有什么理由，都希望你能亲口告诉我。

从巴士上看到的风景，渐渐变成了幽静的高级住宅街。那是不可思议般没有人烟的街道。

『下一站是侦探图书馆前——侦探图书馆前——』

巴士的广播响起了。

『雾切妹妹，你来按下车的按钮吧。』

“我又没说想按。”

『那样的话我来按可以吗？』

“请随意。”

『……还是一起按吧。我来数一二三。』

“好了，你快按吧。”

『呵呵，开玩笑的。』

雾切按下了窗边的开关。

不久，巴士停了。雾切下了巴士，朝侦探图书馆的门走去。

沿着墙一边走，一边再次整理起事件。

如果有新仙帝在暗中活动的话，事件的情况会有很大的变化。

事件发生的时候，新仙已经死了，所以不可能成为实行犯，天狼星天文台应该还有其他的实行犯。

与其说新仙帝是幕后黑手，不如说是『诅咒』吧。最大限度的利用贪婪心推动了犯罪计划，死后依然如此顽强，令人毛骨悚然——

恐怕新仙向结提出了扮演『黑之挑战』的犯人吧。因为妹妹被绑架的事件，结有必须复仇的对象。雾切预想过他们总有一天会利用那个，但是没有应对此的手段。

『你——无法解明他人的心。不管能做出多完美的推理，都无法理解别人的心情。那是你的弱点。』

一想起那句话，比起手上的伤，心痛更加令人难以忍耐。

结是希望我能解明她的心吗？

是想让我明白她的心情吗？

到最后，我还是不知道她到底是否同意了参加『黑之挑战』。

但是现在我可以断言，她不是这次杀人事件的犯人。

根据是安眠药。

她和雾切喝了同一个水壶里的红茶。

那个水壶里放了安眠药。最初认为结是装作喝了安眠药昏迷的样子，但是现在可以用逻辑确定她没有袭击夕霸院，也就是说她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喝下了安眠药，然后昏倒了。

是谁把安眠药混入的？

每个人都有机会。在交替削冰柱的期间，大厅里的食物有好几次被放在那里没人注意。

从结论来说，一定是夕霸院。

他在第二天的白天开始筹划杀害门美，安眠药就是为此而准备的。他趁削冰工作休息的时候，把安眠药混进了塑料瓶和水壶里。雾切和结那天并没有喝那些水。

然后夕霸院在晚上，将相邻的两个房间——门美和夕霸院的房间同时向上方倾斜，往返于窗户之间。关于密室诡计，正如之前推理的那样。为了使这个圈套成功，必须使受害者昏迷。

就这样，夕霸院杀害了门美。

到这里为止和之前的推理一样。

那么第一天晚上，关于雪村被杀害的情况又如何呢？

如果房间不是相邻的话，密室就不能成立，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果结不是犯人的话，就只剩下门美有可能。

但是他第一天毫无疑问是喝了矿泉水里的安眠药的，可以认为那天晚上他是昏迷状态。

第一天晚上杀害雪村的不是门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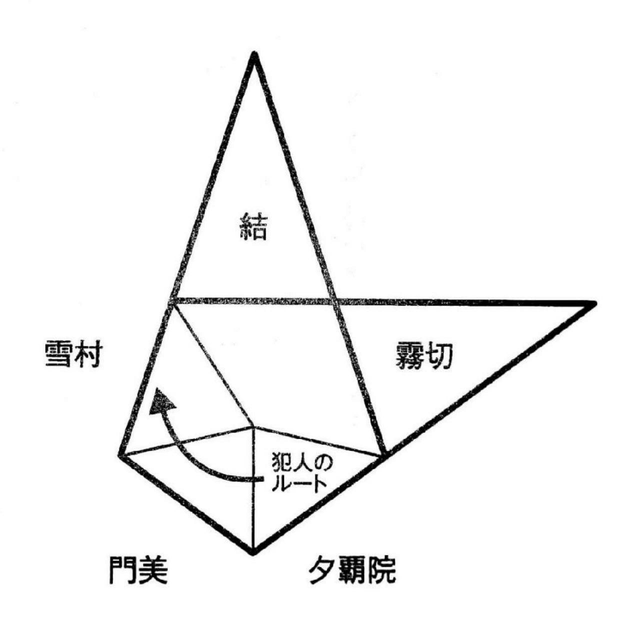
当然也不是结。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前提就是错的。

那个密室诡计只有在犯人和被害者的房间相邻的情况下才能成立——雾切当初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比如说同时倾斜三个房间会怎么样呢？



犯人瞄准的目标是与自己相隔了一个房间的雪村。通常情况下，犯人由于锁链的限制甚至连隔壁房间都无法到达。但是如果将夹在犯人和目标之间的房间也倾斜，三个房间同时倾斜的话——就能在空中形成一条出入密室的道路。

第一天晚上，这中间的房间里有门美在。但是因为他吃了安眠药，所以即使房间倾斜了他也注意不到。

夕覇院就是用这个方法杀害了雪村。

虽说是去往现场的捷径，但手铐锁链的长度应该只能勉勉强强支撑到抵达目标房间。但正是为此而制作了毒刀。只要能到达对方房间的窗户，剩下的就只需把小刀对准受害者然后松手即可。

除了夕覇院以外不可能有其他人是犯人。

这是合乎逻辑的答案。

尽管如此——

为什么会一心认为结是犯人呢？

也许这次天狼星天文台的杀人事件正是设计成了，无论结是否接受『黑之挑战』，都可以让她被认为是犯人的构造吧。结如果自己愿意担任犯人，『黑之挑战』就会按照计划开始进行。

如果拒绝担任犯人——又或者是虽然接受了犯人的角色但因为犹豫而没有实行——为了即便如此，也能保证计划的顺利进行，必须要事先投入可以推动案件发展的棋子。那枚棋子，便是夕霸院。不过，他是否有意识到自己是被操纵的棋子这件事就不清楚了。

这就是新仙帝留下的『诅咒』。

他为什么特意做了这么复杂的事情呢？

雾切向亡灵询问。

是想让我毁灭吗？

是想让我尝到作为侦探却犯下重大失误这一屈辱吗？

那样的话——你已经如愿以偿了吧？

把重要的人当成了犯人。

然后……杀死了她。

推理的轨道应该是随时都可以完成修正的。没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对方是结。

和她一起走过的路。

和她一起度过的时间。

想和她一起去的地方。

她喜欢的东西。

她的笑容。

她不可能是犯人。

与逻辑相比感情占了上风。

所以——作为侦探必须要去否定这一点。去否定是理所当然的。在开始这样烦恼的节点，我可能就已经丧失推理的平衡感了。结果，没有注意到最终得出的答案是扭曲的。我将『她不是犯人』的这一假设，当成了自己感情用事的结论，然后将其舍弃掉了。

因为想要贯彻作为侦探的意志，所以把一切都搞砸了。

如果会变成这样的话，从一开始就不要知道她的事情就好了。

要是没想过去了解就好了。

别人的心——

结姐姐大人

为什么没有否定我呢？

3

雾切穿过侦探图书馆的大门，进入了那栋西式风格的建筑物里。古木和书的香味让人感到有些怀念。

向柜台提交登记卡，申请更新。五十多岁的大叔接过了卡片，开始用缓慢的动作操作里面的电脑。

“啊，有更新呢。要进行更改吗？”

雾切点头。

过了五分钟左右，职员拿来了新更改过的卡片。

雾切响子 DSC编号『910』

卡片上刻着『0』这一数字。

但是雾切的表情一点也没有变。没有什么值得开心的，也没有人可以分享喜悦。只是这样的话，就能更容易被希望之峰学园的星探注意到了吧。仅此而已，这个数字再无更多价值。

但是现在，已经找不到在和父亲见面时想说的话了。就这样去见他，他恐怕也会误解为是想得到安慰才来的。一想到那样的未来……就感到有点厌烦。

“有给我的留言吗？”

雾切向职员打招呼，并没有期待着什么，只是想着……万一。

“啊，有的呢。”

工作人员慢慢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开始迟缓地摸索柜台后面的架子。雾切在柜台周围徘徊着消磨时间。在那之后过了将近十分钟，职员终于回来了。

“有一张便条呢。请过目。”

职员递出纸条。

在那上面用熟悉的笔迹这样写着。

『我的生日』

是结的笔迹，绝对没错。只是看到那个，内心就开始骚动。

但是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写。

结的生日是八月三十一日。

她非常期待下一个生日。说是要一起去海边，因为她对此干劲十足，所以记得很清楚。

试着去调查DSC号码『831』的书架。

『831』的侦探只有一个，拿在手里打开文件。简介栏上盖有表示已故的印章，上面记载了卒年，完全是个陌生的侦探。

啪嗒啪嗒地翻着文件时，书页之间露出了一个白色的信封。

信封的正面还是熟悉的笔迹。

『被找到了吗？』

仿佛能听到她的声音。

雾切拿起信封，把文件放回了原处。

移动到没有人的阅览室，深呼吸，然后在从积满灰尘的窗户照射进来的光线照亮下，打开了信封。

里面叠着几张信纸。

熟悉的笔迹的另一边，浮现出了她的笑容。

『致雾切妹妹

你现在在读着这个，

就意味着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吧。

我和你最后的事件，怎么样了？

如果能让你毫发无损地回去就好了。

我为什么会从你面前消失了呢，

对此你可能会感到很疑惑。

但是详细的事情不能告诉你。

用你擅长的推理来试着解开吧。

在那答案的前方一定有我的存在。

你以前说过这样的话呢。

当侦探，

和活着是同一件事。

我听了那个之后，

就在想你是背负着多么沉重的东西啊。

尽管如此你还是一副平静的样子，

不会说泄气话，笔直地朝着前方走去……

作为侦探的你看起来非常凛然。

明明年纪比我还小呢。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思考有没有什么能为你做的事。

呐，雾切妹妹。

你那沉重的负担，

我有稍微分担掉了一点吗？

还是说让你，

觉得更加沉重了呢？

也许你现在，

想着要放弃做侦探了也说不定。

一定是背负的东西太过沉重了呢。

那样的话就稍微休息一下回头看看吧。

那里一定有会支持你的人在。

差不多该到分别的时间了。

抱歉啊，雾切妹妹。

总是因为我而给你添麻烦。

最后一行要写的话，最开始就已经决定好了。

所以道别是在倒数第二行。

说到这里你已经明白了吧？——至今为止谢谢你了，雾切妹妹。

五月雨结』

雾切把信纸叠好放回了信封里。把那个放进口袋，走出侦探图书馆。

穿过古旧的门，一个人走在曾经和结一起走过的路上。春末的风送来了绿色的气息。

雾切想起了在病房里宿木说的话。

“我们到达天狼星天文台是在十八日早上——根据夕霸院的死亡推定时间来计算，建筑物爆炸后已经过了半天。也就是说雾切小姐，你至少在谷底的雪中躺了一夜。”

“……这样啊。”

“即便如此，你能够不被冻死成功获救，是多亏了五月雨小姐。”

“结姐姐大人？”

“我发现你的时候，五月雨小姐是为了保护住你的身躯而紧抱着你的状态。”

呐，雾切妹妹。

你那沉重的负担，

我有稍微分担掉了一点吗？

雾切沿着围墙，走回到了公交车站。

像往常一样没有行人的安静的道路。

雾切站在无人的公交车站，望着路的尽头，眼泪再也忍不住从眼眶中溢出。

感情对于侦探来说应该是不必要的。

明明至今为止都很好的做到了。

眼泪顺着脸颊滑落。

无论怎么擦拭也抑制不住。

绷带被眼泪浸湿。

雾切终于跪在那里，痛哭出声。

“对不起……结姐姐大人……”

雾切在抽泣的同时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结的名字。

你说过呼唤你的话就会来救我的吧？

说过一定会来救我的……

结姐姐大人。

结姐姐大人………

4

在梅雨季到来的时候，缠绕在雾切手上的绷带终于可以解开了。烧伤本身已经基本恢复了，但是外观并没有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医生说如果反复进行整形手术的话，会比现在好些。但是我觉得，消除掉这份伤痕，就像是对自己犯下的错误视而不见一样，所以没法轻易地点头。

绷带脱落后，终于可以用自己的手编三股辫了。但是右侧一直没有编，就那样放着。虽然她说过的“总有一天”，大概是永远不会到来了——如今就像一个小小的咒语这样。

某个雨天，雾切拜访了结的坟墓。换乘电车和巴士，花了五个小时才到达。在半山腰，目光看到了下面的一个小镇。那里就是结出生成长的城市吗？

结的墓，就这样随意地立在墓地的一角。看到还有新的花放在那里，我稍微安心了一点，还有其他人会来悼念她。

雾切把花放在了墓碑前，双手合十。

“今后也请继续守护着我。”

说完站起来，双手戴着黑色的手套。

然后用手机联系了宿木。
“上次说的那件事，也让我帮忙吧。一起将全世界陷入『堕天』的侦探们一个不剩地排除掉。”

5

数年后——

雾切从希望之峰学园教室的窗户向外眺望。用带着手套的指尖将随风飘动的头发拂到耳后。

三股辫只有左边。就像一个咒语一样。我当然不相信那种不科学、不合理的东西。
但是——有种被守护着的感觉。

也许是雾切他们的活跃起了作用吧，『堕天』的侦探们现在也几乎全部消失无踪了，仿佛春天来临一般，世界平静了下来。但是我不认为战斗就此结束了。在这片和平的背后，雾切的耳朵里清楚地听到了，死神们在屏住呼吸窥探时机的脚步声。

手机震动，收到了新的委托邮件。

雾切离开教室，给邮件上记载的号码打去电话。委托人是住在隔壁城镇的富豪，希望能委托她解决自己家里发生的一起杀人事件。

“我知道了，没问题……”

一边用手机对话，一边转过走廊的拐角处。

这时从拐角处出现了一名男生，迎头撞上了雾切。

两个人都当场摔了个屁股蹲。

“对，对不起！”

男生慌慌张张地大声说道。

“我才是，抱歉了。在打电话的途中——”

就在这时，外面有一个黑色的球打破玻璃窗飞进了走廊。

它以惊人的速度掠过雾切他们头顶，轰隆一声陷入了走廊的墙壁里，简直像是由大炮射

击出的一样。

仔细一看，那是比赛用的铅球。

“小樱把铅球误认为是手球给扔出去了！”在破碎的窗户的对面，出现了雾切的同班同学。“没事吧？”

“嗯。”

“姑且。”

雾切站了起来，重新观察起了埋入墙壁的铅球。如果没有撞到他而是普通地走着的话，也许会被直接攻击到。因为在打电话的时候注意力分散了，所以也没办法避开吧。

“啊，那个……雾切同学，这个，你掉的东西。”

他捡起掉在地上的卡片，递给了雾切。那是侦探图书馆的登记卡。摔倒的时候，好像从卡包里掉出来了。

“谢谢”

“那个是，侦探的——”

“跟你没关系。”

说着从他身旁穿过，向走廊走去。

即使是同班同学也不打算和别人建立关系。如果太过深入了解他人，会成为判断错误的重要因素。如果抱着感情的话，就更不用说了。

当雾切打算就这样离开时，他搭话道。

“雾切同学！接下来是要去做侦探的工作吗？”

雾切无视那个声音，继续向前走着。

“难道是隔壁城镇的杀人事件？”

听到这句话，雾切不由得停下脚步回头看去。

“那个，我可能目击到那个犯人了……”

会有这样的巧合吗？

雾切抱着胳膊歪了歪头。

他究竟是什么人？

记得好像是作为『超高校级的幸运』入学的男生——名字是苗木诚。

“好啊。让我听听你想说什么吧，苗木君。”

（全书完）

后记

《弹丸论破雾切》系列启动是在七年前。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雾切响子对我来说只是个『别人家的孩子』——要比喻的话，就是某一天突然来到教室的转校生。

散发着生人勿近的气场，带着阴郁的表情。过去冠有“神秘”之称的她，正如传闻中的那样，是个无法摸透她本性的人。从熟知她的小高和刚先生那里，试着问了许多关于她的事，观察了她的言行举止……就这样，在七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教室的角落望着她，结果，站在窗边的她，在用长远的目光注视什么，我想我大概连一半都猜不透吧。

尽管如此，系列能出版至第七册，顺利迎来完结，一定是多亏了从游戏本篇开始就一直支持着她的各位粉丝们。对此再次表示感谢。

故事的结局在系列开始的初期阶段就已经大致决定好了。虽然在中途多次被诱惑着想要扭曲故事的发展，但这相当于否定了她们的生存方式，所以我没敢这么做。我自负即使选错了选项，也不会失去诚实面对选择的心。和她一样。

说到七年，我觉得这个时间，正好足以让单相思化成回忆。我希望，在大家的心中，至今为止的故事都能成为淡淡的回忆，永远留存下去。

最后，向参与本系列发行的相关人员，以及拿到本书的读者们表示感谢。

感谢各位的支持。

北山猛邦